




37

7

1955



中國語文 1955年7月号(总第37期)目录

提高我們的政治警惕性，徹底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韋　慤

«人民日報»陸續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証实了胡風和他的集团的骨幹分子原來是反革命分子。他們混進了革命隊伍，有的混進了共產党，爲的是要進行反革命的勾当。他們有自己的組織、有反党、反人民的綱領，用兩面派的手腕和隱蔽的方式頑强地跟党和人民爲敌。

胡風曾在江西"剿共"軍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早就和國民党許多特務头子有联系。他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一貫地傳播着資產階級的主观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他口头上說追隨着共產党，但是事实上他領導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惡活動。

他一貫地堅持他的錯誤思想。在他所著的«对文藝問題的意見»那篇文章裏，他提出了反動的文藝綱領：反对作家掌握共產主義世界观；反对作家跟工農兵結合；反对進行思想改造；反对民族形式的文藝；反对文藝爲当前的政治任務服務；取消文藝界統一組織，取消共產党对文藝的領導。他对党的文藝方針，对党所領導的文藝事業，对進步的作家，不斷地進行極其惡毒的攻擊。他竟荒謬到那种程度：把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汚衊爲"圖騰"小册子。

在最後一次進攻失敗後，他才寫出他的"自我批評"，企圖用假檢討蒙混过去。同時他指示他的骨幹分子——張中曉——"……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爲了事業，爲了更遠大的未來！"由此可見，以胡風爲首的反革命集团是不甘心於失敗的，他們还準備着繼續進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惡活動。如果不加以鎭压，就是养虎爲患。

从«人民日報»所揭發的材料看來，胡風反革命集团不單是極端仇視，痛恨党的文藝方針和党所領導的文藝事業，並且对中國人民在共產党的領導下所獲得的偉大的革命勝利和輝煌的成就，都是深惡痛絕的。胡風把党所領導的文藝事業汚衊爲"这殭屍統治的文壇"。他接着說："但我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到我看準了的時候，我願意割下我的头顱抛擲出去，把那個髒臭的鉄壁擊碎的。"

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骨幹分子，如阿壠、蘆甸、張中曉等，十分仇視人民革命政权和新中國的一切。阿壠詛咒人民革命政权的"滅亡"、"完蛋"。蘆甸把革命陣營看作是"枯黃的葉子"、"腐朽的屍体"。張中曉寫信給胡風說："对这個社会秩序，我憎恨。"

他們旣然那樣憎恨人民革命事業和人民革命政权，那麼他們的希望寄託在什麼上呢？很明顯，他們的希望是寄託在反革命政权的復辟上。这就是爲什麼胡風指使他的嘍囉們採取"挖心战"和"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战術"來破壞人民革命事業，妄想从內部來瓦解人民革命政权的原因。难道这不是很明白的嗎？

自从胡風反革命的罪行被揭發後，蔣介石匪帮要他到台灣去，並說他"有胆有識，値得贊揚"。这不是証明了胡風反革命集团得到蔣匪帮的支持嗎？

現在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醜惡的、猙獰的面孔和反革命的陰謀被揭露了，这是中國人民在同反革命陰謀的鬥爭中所取得的重大勝利。同時，正如«人民日報»6月10日的社論指出，我們必須从胡風事件吸取教訓，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並且都要学到一項本領，要善於辨別反革命分子，以便把一切反革命的陰謀揭露出來。"社論又指出："必須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地有分別地对於清查出來的这些分子給以適当的处理。这是整個革命隊伍一切成員的任務，这是一切愛國者必須注意的大事情。"

我們語文工作者应該响应«人民日報»那篇社論的号召，提高我們的政治警惕性，爲徹底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同時，我們語文工作者应該把这次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個政治任務，跟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思想建設工作結合起來，加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学習，以提高我們的思想政治水平，爲消除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爲擴大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作用而奮鬥。



拼音文字中的声調問題

周 有 光

一 声調的社會職能

声調一方面表現爲物理現象，另一方面表現爲社会現象。作爲物理現象，声調主要是元音的高低升降變化。作爲社会現象，声調是區别詞兒意義的一种條件。声調雖然以物理現象而存在，可是声調在語言中所以有它一定的重要性，却是由於它在一定場合下担負着區别詞兒意義的社会職能。声調成爲漢語和其他漢藏語言的一种特徵，是因爲它有这樣的社会職能。声調成爲漢語拼音文字必須研究的一個問題，也是因爲它有这樣的社会職能。

在漢語詞兒裏面，每個重音音節都有一定的声調。可是，不要誤認漢語詞兒統統是依賴声調來區别意義的。正相反，依賴声調區别意義的僅僅是漢語詞兒的一小部分，就是那些同音異調的詞兒。同音異調詞兒多半是單音節詞兒。多音節詞兒很少同音異調，所以多音節詞兒一般都不依賴声調區别意義。

古代漢語裏，單音節詞兒佔據多數。現代漢語裏，多音節詞兒的比重不斷增加，大約已經佔據詞彙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漢語多音節化的必然性是不难理解的。現代北京話有四百多個音節，加上四种声調變化，成爲一千多個有調音節，假如不用多音節詞兒，就只能構成一千多個詞兒，超过一千多個，就不能避免同音同調的同音詞兒了。任何一种語言決不能局限於一千多個詞兒。就是加上一些單音節的同音同調詞兒也还是不够的。我們無限制地發展着的思想要求我們用可以無限制地增加的多音節詞兒來表達。多音節詞兒在漢語最古的文字記錄裏就已經有了。現代漢語的多音節化更有迅速的發展。

社会的發展和現代教育的逐漸普及促進了漢語的多音節化。在口語裏，在書面上，多音節化的發展都是顯然可見的。人民的知識愈提高，口語裏应用多音節詞兒的需要也愈多。从文言文到白話文，也就是口語多音節化在書面上的反映。

詞兒並不因爲多音節化而失去声調。声調却因多音節化而逐漸失去區别意義的作用。多音節化的果，声調雖然保留着它的物理存在，但是逐漸失去它的社会職能。詞兒的多音節化与声調區别意義的用正在以相反的方向發展着。

同音詞当中有同音異調詞兒和同音同調詞兒。於同音同調詞兒，声調並不發生區别意義的作用。調只是區别詞兒意義的條件之一，它並不能解决一同音詞的問題。

声調的特性跟元音和輔音的特性不同。第一，調是附着於元音或元音輔音的結合上面的。離開元或元音輔音的結合，声調變化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可是離開声調變化，元音和輔音仍然存在。因此，音和輔音是構成音節的基本條件，而声調只是構音節的補助條件。第二，声調的明確性比較微弱，調主要是元音的音高變化，音高變化不及元音或輔本身的音位變化來得明確而肯定（这在異地人更容感覚到）。第三，声調的穩定性比較微弱。声調在非音音節上變成失去個性的輕声，受了前後音節的影或口氣的影响又發生一定的變化。从1932年的《國音用字彙》到1955年的《同音字典》，二十年中北京話声調就變了不少，例如"拙""跌"等一些古入声字这是陽平，現在變爲陰平。元音和輔音也有改變，可是像声調那麼快。第四，声調調值的普遍性比較狹小值（声調的实際高低升降）只在很小地區中是相同的往往鄰縣各不相同（北京跟天津就不一樣）。語言学比較各地方言調值的異同和它在歷史演變中的分合係，把紛歧的調值歸納成彼此相通的調類。可是各調類多少不一（少的三調，多的七調、九調或更多彼此相通的規律不很簡單，而且还有不少例外（例入声在北京話中的声調分配）。第五，声調區别詞意義的作用範圍比較狹小。在同音異調的詞兒中間它有區别意義的作用；在一般詞兒中間，它不是區意義的決定條件。換言之，声調要在元音和輔音

揮區別意義的作用時候方才發揮區別意義的作用。《聲实驗錄》的作者劉半農說："音質（輔音和元音）于語言，比四声重要得許多"。声調的特性決定它漢語中的重要性次於元音和輔音，因此声調在拼音字中的地位也就不能跟元音和輔音等量齊觀。

二 声調的標記範圍

声調在漢語裏既然还有區別詞兒意義的作用，漢拼音文字就应当標記声調。不过，標記声調有兩种同的意義。一种是作爲正音符号即語音教学的工具標記声調。另一种是作爲詞兒定型即文字形態的一分而標記声調。二者不可混爲一談。

学習標準語，需要学習声調以及其他語音特點輕音等)。爲了方便語音教学，需要有声調符号及其它語音符号(如重音符号等)，幫助指導正確發在詞典上，在語文課本上，在各种通俗讀物上，是指導正確發音的地方，都要標記声調，最好每個兒每個音節一一標記，不僅標記四声，有時还要標輕声和變調。正音符号是一种語音教学的工具，它目的在指導正確發音。它是作爲外加物加到文字上的語音符号，不是文字本身的構成部分。

詞兒定型中的声調標記作用不同。它是詞兒的書形態，是文字形態的構成部分。它也可以指導發音(連變調)，可是它的主要目的在區別詞兒的面貌，幫助區別詞兒的意義。在文字形態上，只有对於意義必不可少的地方才把声調標記出來，其他一不標。当然，不標声調並非否定声調或廢除声調，是在文字形態上不寫出而已。

作爲正音符号，声調应当儘多標記；作爲詞兒定声調应当儘少標記。爲什麽要有这樣的不同呢？二者的目的不同。正音符号只在有關正音教育的上应用。它是給学習文字和標準語音的人們看所以要儘多標記。定型的詞兒是正式的文字。正文字是千千万万已經識字的人們每天要閱讀，或用机器來轉動的。文字使用的羣衆性和頻繁要求文字形態儘可能地簡明。爲了簡明，就应少標調，只把區別意義所必要的声調寫進正式文面去。假如有調皆標，那就造成累贅和浪費了。

一方面要求簡明，另一方面还要求精密。爲了精拼音文字不能放棄區別詞義的声調條件，同時还要其他條件來區別声調所不能區別的詞義和詞性。像"社会主義"、"帝國主義"这樣的多音節詞兒，同音詞問題，寫成 shexuizhuji、diguozhuji，不調，已經是够明白了。对初学的人們，当然可以標記声調，指導發音。学会以後，不標声調，決不会讀錯声調。假如把声調標記加進文字，作爲固定形態的一部分，寫成 shèxuìzhǔjì、diguózhǔjì 或 shehhueyjuuyih、dihgwojuuyih，天天这樣書寫，这不是自找麻煩麽？單音節詞像"賊"(zei)、"丢"(diu)、"黑"(xei)等等，既沒有同音異調詞兒，当然也不須標記声調。声調和重音同樣是語言的節律❶。西洋文字如俄文、英文等不把重音標記作爲文字形態的構成部分，也是爲了使文字簡明。

依賴声調區別意義的同音異調詞兒要在文字形態上標記声調。例如："買麻"(上、陽)、"賣馬"(去、上)、"埋媽"(陽、陰)，可以分別寫成 mǎi má、mài mǎ、mái ma，或 maai max、maih maa、maj ma。同音異調詞兒如其詞類或功能不同，不怕混淆，在文字形態上不須標記声調。例如："所以"和"蓑衣"，一個虛詞，一個实詞，同樣寫成 suoji，也不相混❷。一組詞類或功能相同的同音異調詞兒，不須全部標調，至少其中最常用的一個可以不標。例如："大(da)"和"打(dǎ 或 daa)"，"看(kan)"和"砍(kǎn 或 kaan)"，前一個最常用的詞兒(大、看)不須標記声調。同音異調的多音節詞兒只要標記一個重音音節或一個足以區別意義的音節。例如："建立"、"見禮"，不必寫成 giànlì、giànlǐ 或 gianhlih、gianhlii，只要寫成 gianlì、gianlǐ 或 gianlih、gianlii 就可以了。輕声(如"兒子"的"子"、"衣服"的"服")、擬声(如"辟拍"、"辟歷拍拉")和外來音(如"布爾加寧"、"莫斯科"、"雷達")都不須標記声調。文字形態上应該標記声調的範圍，大致是輕声、擬声、外來音以及一些最常用詞兒以外的詞類相同的同音異調詞兒，这主要是單音節詞兒。

上面說过，声調的穩定性是微弱的，它受前後音節的影响而發生一定的變化。例如：北京話裏，兩個上声連接，前一個就變陽平。"好"(上，xǎu)和"米"(上，mǐ)連接，說成"好米"(陽平、上，xáu mǐ)。又如：上声後面連接平声(陰或陽)或去声，上声就變"半上"。"好"(上，xǎu)加"人"(陽平，rén)，就說成"好人"(半上、陽平，xâu rén)。这樣，"好"这個音節就有幾种不同的声調：原調和變調。"好"的声調雖然變化，它的意義沒有變化。正音符号要求發音正確，应当根據變調標記。文字形態要求同一詞兒有同一面

---

❶ 田恭：《語言的節律》，見《見中國語文》，27—28 期。

❷ "Suoji 一件"當然是"蓑衣一件"，"suoji 如此"當然是"所以如此"。"Suoji suoji 丢了"，可能弄不清那個是"所以"，那個是"蓑衣"，但這有什麽關係呢？

貌，应当根據原調標記。(區別詞義或詞類的声調變化，不算變調，在文字形態上要照实際調。例如：表示"愛好"的動詞"好" xàu 要標去声)。

三 声調的標記方法

声調標記有好多种方法，但主要的不外附加符号和字母拼寫兩种方法。

用附加符号標調，这在注音字母裏就早已有了成例。注音字母的办法是：(1)陰平省略不標，(2)陽平在字母上面加[ˊ]，(3)上声在字母上面加[ˇ]，(4)去声在字母上面加[ˋ]，(5)輕声在字母左面加[・]，(6)如其需要標記入声，在字母上面加[˙]，(7)北京的"半上"變調沒有規定符号，《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彙》把上声符号反过來，寫成[^]。

拼音文字不妨繼承注音字母的成例。在文字形態上，陰平和輕声不標，陽平、上声和去声用三种符号。(陽平符号可以把向右上挑ˊ改爲向左下撇ʹ，这樣書寫方便，也符合國際習慣)。正音符号在需要時候还可以標記陰平(可用[ˉ])、輕声(便利横寫起見，點可加在字母下面)、半上和入声。

附加符号的放置地位可以有兩种。一种是加在音節的主要元音字母上面，如其元音字母省略，加在主要輔音字母上面。例如：愛 ài，眼 iǎn，死 š，十 śh。另一种是加在音節末尾的右边靠近上角。例如：愛 aiˋ，眼 ianˇ，死 sˇ，十 shʹ。(新出版的《同音字典》中注音字母的声調符号就是加在右边靠近上角的。)

声調符加在元音字母上面，这跟國際習慣是符合的，同時也可以表明声調主要就是元音的音高變化。可是，字母加上符号，对於文字的机械化是一個累贅。在打字机上增加幾個符号困难还不很大，在字母排鑄机、電報打字机、郵址刻印机等机器上，就要增加字母模型，这等於增加字母總數。元音字母和可能構成音節的輔音字母都加上三种符号，要增加 21 個到 33 個(最多 48 個)字母模型(例如 a,e,o,i,u,y,j; z,c,s,r; 或 ㄚ,ㄜ,ㄝ,ㄛ,ㄧ,ㄨ,ㄩ,ㄦ,ㄗ,ㄓ,ㄘ,ㄔ,ㄙ,ㄕ,ㄖ,ㄫ 各三個)。这等於把字母總數增加一倍以上，对於机械化的不便是不难了解的。如其把声調符号加在音節末尾，就只要增加三個符号模型，非常方便。对於電報，音節末尾的符号用字母代替(例如用 -x,-v,-h)，也比代符字母夾在音節中間妥当。(例如在電報上寫 ianx 比寫 iaxn 好)。音節末尾的声調符号还可以兼作音節分界的用处。

用字母拼寫來標記声調，只要變化運用原有的字母就可以達到目的，沒有專造字母增加字母總數的必要。變化運用原有字母的方法，國語羅馬字已經有精細的設計。它運用加字法(加 h,r)、叠字法(重元音字母和 -h,-l)和改字法(i,u 改 e,o 或 y,w; ng nq)，擬訂了如下的声調拼寫規則：

陰平：(1)用基本拼法。(2)声母m,n,l,r 後加 (如mhau 猫)。

陽平：(1)開口韻元音後加 r (如 char 茶，to 同)。(2)韻母第一字母 i、u 改寫 y、w (如 tyan 田 hwei 回)，單元音 i、u 改寫 yi、wu (如 pyi 皮， 果)。(3)声母如爲 m、n、l、r，用基本拼法(如 民)。

上声：(1)重疊單元音(如 faan 反)。(2)複 头尾字母如爲 i,u，改寫 e,o (如 goan 管，hae 海) 但既改头不改尾(如 neau 鳥)。(3) ei,ou、ie、uo 重 e 或 o(如 meei 美，guoo 果)。

去声：(1)韻尾 -i,-u,-n、-ng、-l 改寫 -y, -nn,-nq,-ll (如 gay 蓋，yaw 要，bann 半,ganq ell二)。(2)無韻尾的加 -h(如 shih 戲)。

这种声調拼寫規則过於繁複，而且音節分界 (例如"使用"拼成 shyyyong)，似乎可以簡化如下：

陰平：用基本拼法。

陽平：音節後加 -x (但末一字母 i,u 改寫)。

上声：重疊主要元音字母。

去声：音節後加 -h。

附加符号和字母拼寫兩种方法，各有優點。附 符号的最大優點，是它一方面可以區分同音異調 另一方面又不更動文字的基本形態。它可以兼充 符号和定型標記兩种作用。在拼音文字的初創時 何处应標，何处不標、何处多標、何处少標，一 於約定俗成。在不更動文字基本形態的條件下， 附加符号，就不妨多方嘗試，各行其是。最後，在 定俗成的拼音文字上，必要的符号会保留下來，不 要的符号会脫落掉❸。字母拼寫的優點是形態顯 但它缺乏伸縮性。所以附加符号可能是比較容易 各方贊同的办法。

从國語羅馬字到拉丁化新文字，在声調問題上 过了全標和不標兩种嘗試。今天已經到了可以總 种嘗試从而解決標調問題的時候了。根據声調在 裏區分詞兒意義的作用，確定声調在拼音文字形 的標記範圍，同時保留正音符号的適当運用，这 就是可能的解決吧。

---

❸ 黎錦熙先生風趣地稱爲"網斛式"。

談南方人学习北京声調的問題

江　成

漢語調類的數目在各地很不一致，最少的只有三最多的達到十一類。不过要談各地調類之間的關必須按照平、上、去、入四類來談。把声調分成類实在是統攝各地調類關係的很科学的方法。現在們談声調，也应該按照这四分法來談。

在这四声中，入声情形比較特殊，放到後面去現在先談其餘三声。

因爲各地調類之間有一定的轉變規律可尋，所以地人学起北京的調類來，並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樣需要全部逐字硬記的。

拿比較容易理解的輔音來做比方：上海人学習北的团音，只要注意把自己方言裏的尖音併到团音裏就行了。調類多的地區的人学習北京調類，採取的是这個办法。上海人学習把尖音併到团音裏去，基本还是一种意識活動；而廣州人学習把陰去和陽去併北京的去声，則往往是不自觉的，或者幾乎是不自覚凡是去声分陰陽的地區(除一部分吳語區)的人，習北京的去声，據我了解下來差不多都是如此。

各地調類和北京調類的區别，基本上就在分不分陽(指"上下")上面，所謂学習北京調類，基本上也学習把陰陽合併。

據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說，丹陽話的平声不分陰陽的。丹陽人学習北京調類的情形我不了據推測，他們学習區分陰平和陽平，大概和某些学習區分ㄗ、ㄘ、ㄙ和ㄓ、ㄔ、ㄕ一樣，是需要硬記的。

總看全國調類紛歧的情形，各地人学習北京調類有規律可以遵循，而且遵循这個規律來学習北京調往往是很自然的，不自覚的，我过去教学北京声調類・調值)，一直採用直接教学法，舉例讓大家讀而不加分析，效果往往很好，原因大概就在这裏。

所以我們在談声調的時候，不必强調調類紛歧給教学造成的困难。撇開声調的陰陽區别不談，各的調類基本上是一致的。

調類一致並不等於每個調類所包括的單字在各地全一樣。例如"塊"字，有些地方讀去声，有些地方上声。这种紛歧在各地和北京之間是有的。

據我初步統計，廣州話裏和北京話調類不同的非入声字有93個，佔調查的字彙總數2515的3.71%❶。其中不同的大部分是陽上字，如"柱""旱"等在北京已經變入去声；另外一些是北方口語裏的字，如"抓(廣州讀上，北京讀陰平)"，"嚷(廣州讀去，北京讀上)"之類。

福州話裏和北京話調類不同的非入声字有109個，佔統計的字彙的總數2934的3.34%❷。

客家話裏和北京話調類不同的非入声字有136個，佔統計的字彙的總數2676的5.06%❸。

这裏要說明一下，因爲根據的材料不同，各個材料所包括的單字不完全一樣，有些單字在甲材料裏有而在乙材料裏沒有，因此總的字數不能完全相同。在統計時，凡是我認爲常用字，卽統計在內。另外，有時一個字在北京有兩种讀音，如"企"讀上声又讀去声(意義不變)，在廣州字彙裏只讀上声一种，也作爲相同看待。有些字，声母或韻母不同，而根本無通轉規律或無明顯的規律可尋的，不管調類是否相同，都不統計在內，如"糾"北京讀如"鳩"，廣州讀如"斗"，"鉛"北京讀如"牽"，廣州讀如"圓"之類。有些字因意義不同而調類不同的，在各地也基本上一致。如"愛好"的"好"讀去声，"好壞"的"好"讀上声；"丸散"的"散"讀上声，"散開"的"散"讀去声之類。这些一律統計在內。

據教学經驗來看。廣州人和福州人一般似乎很少注意到各地的字調有紛歧，他們大都把注意力放在調值上面。因此在教的時候要特别选出一些調類不同的字給他們記住，使他們注意："抓"不是"爪"，"嚷"不

❶ 这是根據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廣州音常用詞表»統計的。«詞表»共有3000字，其中485個是入声字。

❷ 这是根據的«戚參將八音»統計的。我把其中我認爲常用的2934個非入声字选出來和北京音对照，得出來这樣一個比例數。

❸ 这是根據D. Mac Iver編的«Hakka Syllabary»統計的。这本字彙是否可靠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懂客家話。好在我並不一定要求得到精確的數字，比例稍有出入無關大局。又據王力的«中國音韻学»說，有些上声字在客家話裏轉入陰平，我在統計時沒有發現这個現象，可能这本字彙裏所拼的只是讀書音。

是"讓"，"鼻子"不是"避子"或"屁子"。由於这類字不很多，他們从來沒有表示过有困难。我曾留神过一些自学北京話的廣州人，他們是在說得比較熟練之後才開始注意糾正個別字調的。

在整個教学中，声調的確是比較輕鬆的課程。这因爲声調的轉變比較規則。拿福州的"春"韻的613個非入声字來說，其中277個字的韻母，福州人在学北京音時要硬記，227個字的声母要硬記，而声調要硬記的只有31個字。因此，教学的結果，声調總是最先被学生掌握住。

至於吳語，因爲手边沒有現成的材料，字調無从統計。这裏只能根據吳語的特性來談。

吳語區內各方言間的字調也很不一致，例如杭州的字調幾乎完全和北京的一致，而紹興的則和北京的有比較大的分歧；像新上海話，它的声調已經一半脫離了原來的四声格局而形成了下面这樣一個格局：

清長音1（天、霞、鉄、殰）

清長音2（刊、想、告）

濁長音（期、平、買、賣）

清促音［陰入］

濁促音［陽入］

吳語區的人学習北京声調，主要有这樣幾個困难；第一，自己方言裏的陽平，陽上，陽去（埋，買，賣）的調值比較接近，不容易分清；在苏州陽上和陽去已合併，在上海連陽平也併在一起了。第二，有些方言把陰上和陰去併成了一個調子；有些方言陰上（陰去）和陰平雖然不同，但調值很接近，不容易辨別。有人曾經說过，寧波人对"一堆"和"一对"一類的詞"是不大能够明確分出來"的❹。当然这种情形不很普遍，例如杭嘉湖三角地帶的調值都是相当清晰易辨的。第三，有一部分陽上字在北京轉入了去声。

由於字調不一致和調類合併，江浙大部分人学習北京声調，已經比較难於"以類比類"了；頂多只是拿陰平字來比陰平字比較簡單。另外，像上面提到过的"好""散"各有兩种讀音的情形，在一部分地區（如上海）的話裏已經不存在。

从上面这些情況來看，江浙有些人学習北京的調類的確比粵，閩人学習起來困难大一些。

但據我教学的經驗來看，江浙人学得並不見得慢多少。各地人的情形当然有不同，例如杭州人好像比閩、粵人学得还快，而上海人学得最慢。

上海人雖然学得最慢，但是也不如想像的那樣困难。我猜想，这可能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有些詞基本上不必学，如"清長音1"在北京音裏大都變陰平。第二是平常北京話听得多，不知不覺已經記住了一些常用的字的声調，例如"好壞"的"好"不会說成"耗"，"走"不会說成"揍"。第三是在記住声母的時候，同時記住了声調，例如記住了"皮、塗、狂、慈、持、……"讀送氣声母，也就記住了它們大抵是讀陽平；記住"避、度、逛、字、治、技"讀不送氣声母，也就記住了它們大抵是讀去声。如果声調沒有記住，声母也一定沒有記住，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現象。另外也確有一些上海人，声調一直沒有学得很好，不过这些人学習声母和韻母的成績也都很差。（有些学習拼音文字的人只学声、韻不学調，那当然記不住調，这是另一問題。）

江浙人学習北京声調，比較喜欢把某些非輕声音節，如"汽車"的"車"，"電話"的"話"，都說成輕声；还有人常愛照自己方音的習慣自由變調，例如把"發展"說成"發沾"，把"五點鐘（吳點鐘）說成"五……來"。对於多用輕声和隨便變調的習慣，我很注意糾正，因爲这樣說話容易造成誤解。

我在教声調的時候，總是寫出"声調練習表"來，領大家反覆朗讀，而不講調值的轉變規律。因爲当教声調時講調值的轉變規律，容易使学生把調值和調類的兩种轉變纏混，或者会使他們在說話的時候把声調在嘴裏咀嚼一会才說出來。反覆朗讀的教学方法不会產生这种結果。

这樣教起來，即使是江浙人，也是声調比韻母……学会。

上面談的是非入声的教学情況。

入声的情形比較特別。它到北京音裏變成哪個……規律是有的，不过这些規律現在已經不太可靠；有……規律雖然比較可靠，但是不研究音韻学的人無法掌握。有些南方人記住了一些入声字在北京音裏的讀音之後，会不自覺地掌握住其中一兩條比較明顯的規律，如次清音的入声字變成去声字之類。但就一般說來，学習入声字都是一個字一個字硬記的。

不过，硬記的不光是入声字在北京音裏所入的調類，还要記韻。

拿上海話清音的 aʔ 韻做例子，在北京音裏分……下面这些韻（包括調）：

ㄚ（紮）ㄚ́（察）ㄚ̌（塔）ㄚ̀（榻）ㄧㄚ（瞎）ㄧㄚ́（夾）ㄧㄚ̌（……ㄧㄚ̀（嚇）ㄞ（拍）ㄞ̌（百）ㄜ（喝）ㄜ́（格）ㄜ̀（册）ㄭ（濕）ㄭ̀（……（赤）ㄨㄛ́（着）ㄨㄛ̀（綽）❺

---

❹ 見倪海曙編的《中國語文的新生》172頁。

❺ 有些字的變調讀陰平，如"要求"的"要"讀"腰"……些字的變調影响到清濁，如"从容"的"从"讀"聰"不讀"……这兩類字在上海話裏还是分的。

这裏舉的是比較突出的例子。上海話的入声有五……每一韻在北京話裏至少分入三韻（包括調）。

非入声字决沒有这樣厲害的紛亂情形。当然，一
要找出轉變規律來，也可以，不过要通过音韻学，
也是一般人办不到的。所以一般人学習入声字，要
時記住它們在北京音裏讀哪一調和哪一韻。照一般
形看來，南方人是这樣对待入声字的：

1.按照北京白話音的韻和調來讀，如“綠”讀成
，“百”讀成“擺”；

2.按照北京讀書音的韻來讀，保留促音或讀成陽
，如“綠”讀成lu? 或“爐”，“百”讀成po? 或北京
“博”。

我在教入声字的時候是採取这樣的办法：凡是
音常用字彙》裏“○”後面的字，必須完全照北京音
，“Ⓐ”後面的字，韻按照北京音讀，但可以讀成陽
（就是說，他們若讀成陽平，我不糾正）。

我所以要这樣做，第一，因爲入声字除掉轉入陽
的和“○”後面的不入陽平的字，只佔全部常用字的
1%❻，不致影响一般的語義清楚；第二，比較符合
般人学習北京音的習慣，使它們学起來便利些。当
，这個精神不一定适宜用到拼音文字的單音工作上
，因爲拼音文字要求有固定的標準拼法。

總之，根據教学經验，南方人学習北京的声調的
難並不比学習声或韻的困难大。不过这裏所說的不
括北京的不合規格的土話字調在內❼。

我曾經說过，不必强迫各地人学習北京的調值，这裏还要補充兩句。声調是抽象的，只有当調類和某地的調值結合起來的時候，它才是具体的东西。將來教声調，勢必还要拿一定的調值來作爲教学調類的手段，否則教師將無法開口。根據目前南方学習普通話的情形來看，他們大都很自然地就学会了北京調值或不很純粹的北京調值。所以我想，將來即使用北京調值來教拼音文字，也不会有什麼困难。至少这個困难要比学習“声值”或“韻值”小得多。

我想，只要把声調的紛歧和声母、韻母的紛歧比較一下，我們就一定不会过分强調学習声調的困难了，因爲南方人学習北方音，主要困难絕对不在声調上。如果將來教拼音文字是直接教“詞兒”的話，恐怕連“声調練習表”都不需要；学的人記住了一定數量的詞兒之後，对其餘很多詞兒的声調符号大致上可以觸類旁通（当然也有需要“硬記”的）。至於普通話區的人学習声調，問題就更小了。

---

❻ 中國大辭典編纂处編的《簡明字彙》共收3507個字，其中有472個是入声字；在入声字中有142字轉入陽平，有96字是“○”後面的入声字；69字中有讀陽平的20個字，已包括在142字中，故不重複統計。472－142－49＝281。当初我教的時候，只是感覚到这一類的字不多，沒有作过統計；这個統計是最近做的。

❼ 參看《語文知識》12、13兩本中陳剛的《談北京話裏的歧調字》一文。

（接39頁）

（例如“出去”）以及把它用在“做 活 去呢”，“洗
去呢”，“睡 去呢”这一類型的詞組裏，促成这
動詞的另一虛詞用法，即用爲不定式的語尾。这個
尾的名詞性表現在：動詞加上这個語尾之後，就像
有名詞一樣，可以用做主語或是賓語，例如：

說去 好 說，做去 可 难（得很）。

他 走了 外头 看去了。

據 我 看去，他 能 走開。

表示給和取的動詞

101 在及物動詞的內部又可以分出爲數不多但
很重要的一組動詞，这些動詞由於它們的意義內容
許在後面有兩個賓語——間接的和直接的，这也就
成了它們語法上的特點。屬於这一組的不但有表示
的動詞，像“給”和“送”，还有表示“取”的動詞，像
“借”、“買”等等❾。例如“誰 給 他 錢 的？”或
“他 借 我 三 塊 錢”。

用人称代名詞做間接賓語的時候，可以在它後面
上加語・名詞語尾“的”把它轉變爲直接賓語的加
。例如，除了“給 他 錢”以外，在方言裏还可以
“給 他的 錢”；除了“借 他 錢”以外，还可以
“借 他的 錢”，意義不變（參看§33）。

表示說話、感覺和思想的動詞

102 在漢語中，正如在其他語言中一樣，表示說話、感覺和思想的動詞，像“說，看，听，知道”，等等，構成特殊的一組。

这些動詞的語法上的特點是可以用整個句子作賓語，例如：

他 說 他 明兒 來。

在这些場合，句子“他 明兒 來”是動詞“說”的賓語，並且是直接賓語，这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証明：在一些方言裏，它像任何直接賓語一樣，可以被轉變爲動詞・前置詞“把”的賓語，放在主要動詞之前，例如：

学生 nay 把 他 打 哪裏 來的，走 哪裏 去 的 給 說了。（甘肅）

可是因爲在这种句子裏，在邏輯上最爲重要的不是說話或感覚这些動作的本身，而是这些動作的內容，所以在現代漢語中，如我們曾看到过的（§88），在这种場合有使邏輯上的和語法上的謂語趨於一致的傾向。因此產生下面这种对現代語說來是非常典型的句法結構：

我 打算着 是他 來了。

我 思量的 他 明兒 來呢。

最後还有混合格式：……的＋是……。

人 明明的 是 叫 老虎 給 吃了。

在所有这些場合，不論“是”还是“的”还是“的是”，都起着同一個作用——它們突出並强調一個陳述的賓辭，亦即对於这一陳述的主辭所報道的新的东西。

（邵榮芬、鄭祖慶譯，呂叔湘校）

---

❾ 比較法語 lui emprunter, lui arracher, 等等。

試論尖团音的分合

李　濤

中國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早就肯定了的。拼音文字跟漢字不完全一樣，它的字形是用字母根據語言的声音組成的。因此，对於確定拼音文字字形的標準音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現時各方面对於拼音文字应該採用北京音系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团音的分合上意見有着分歧。尖团音的分合对於確定拼音文字的字形有很大的關係，对於它的处理已經引起語言学家和文字改革工作者的注意。

一　尖团音和尖音字

在漢語裏有些地區是分尖音、团音的。什麼叫尖音、团音呢？ㄗ、ㄘ、ㄙ这組声母跟"ㄧ"韻母(或由"ㄧ"開头的結合韻母)或"ㄩ"韻母(或由"ㄩ"開头的結合韻母)相拼合而成的音節，称爲尖音，像ㄗㄧ(卽) ㄘㄧ(齊) ㄙㄧ(西)、ㄗㄩ(聚) ㄘㄩ(趨) ㄙㄩ(徐)这些都是。ㄐ、ㄑ、ㄒ这組声母跟"ㄧ"韻母(或由"ㄧ"開头的結合韻母)或"ㄩ"韻目(或由"ㄩ"開头的結合韻母)相拼合而成的音節，称爲团音，像ㄐㄧ(及)ㄑㄧ(其)ㄒㄧ(希)、ㄐㄩ(居)ㄑㄩ(區)ㄒㄩ(許)这些都是。尖音有38個音節(包括同ㄩㄝ拼合的)，讀尖音的字約有八百多個；团音有42個音節，讀团音的字約有一千多個。但是，有些地區却不分尖音团音，就是說只有团音没有尖音。分尖团音地區的尖音字，在不分尖团音的地區都是念团音的。由於上面这种情况，就發生了漢語拼音文字要不要分尖团的問題。

我國記錄古音的字書，如《廣韻》《集韻》《中原音韻》《五方元音》等是有尖团音的區別的，1605年前後利瑪竇在中國出版的供西洋人学漢字的注音文章裏也有尖团音的區别。但是記錄現代音字書，如《新華字典》《同音字典》等是沒有尖团音的區別的。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全面調查，我們作得很不够，古代的字書上有尖团音的區别和現代的字書上没有尖团音的區別，都还不能有力地証明各地方言对尖团音區别的情况。究竟是不分尖团音的佔多數，还是分尖团音的佔多數，这個問題目前可以存疑，等有了確实的資料之後再來研究。

拿全國範圍內能區别尖团音的人多作爲把尖团
分開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二　尖团音發展的趨勢

語言不是靜止不變的，語言是隨着社会發展而
展的。語音的變化是語言發展的結果，是語言發展
內容之一。現代漢語是由古代漢語發展來的，現代
語的語音是由古代漢語的語音變化來的。現代漢語
多數方言中的舌面音(ㄐㄑㄒ)是由古代漢語的舌根音
舌尖音轉變來的。"精"現在讀作ㄐㄧㄥ，古時的声母
ㄗ；"清"現在讀ㄑㄧㄥ，古時的声母是ㄘ；"心"現在
作ㄒㄧㄣ，古時的声母是ㄙ❶。古時的ㄗ、ㄘ、ㄙ所以
够變爲現代的ㄐ、ㄑ、ㄒ，主要是由於以下的原因：

ㄗ、ㄘ、ㄙ是舌尖前音，發音的時候舌尖向前伸
碰到上門牙的背面，或者接近上門牙的背面，讓氣
受到阻礙。ㄧㄩ在發音的時候，舌头的前部上升跟
顎的前部(硬顎)接近，舌尖抵住下門牙的背面，同
把嘴閉攏，讓一口氣从舌头前部和硬顎的中間流出
發ㄧ音的嘴唇是扁的，發ㄩ音的嘴唇是圓的。ㄐ、
ㄒ是舌面音，發音的時候舌头的前部上升碰到硬顎
舌尖也要抵住下門牙的背面，讓氣流受到阻礙。ㄗ
ㄙ同ㄧㄩ拼合成音節的時候，舌尖要从上門牙的背
向下門牙的背面移動；但是ㄐ、ㄑ、ㄒ同ㄧ、ㄩ拼合
音節的時候，舌尖是不移動的。尖音的拼合，舌尖
運動量大些，所以也就困难一些；团音的拼合，舌
不必移動，所以也就容易一些。在漢語的許多方
裏，在語言的發展过程中，尖音有併入团音的事实
由於語音同化的影响，全國方言中的尖音都有着併
团音的明顯的趨勢。

在过去有些地區是分辨尖团音的，但是現在不
了，像四川。也有些地區是老年人能分而年青人不
分了，像開封。尖音併入团音一方面是由於語音本
在變化，一方面是由於受方言集中的影响。語音本
的變化比較慢，方言集中的影响是比較快的。尖音
入团音的趨勢在人口流動量大的地區就顯得快，而

---

❶ 參考田恭《語音的變化(上)》，見《中國語文》31期

加流動量小的地區就顯得慢些。但是不管變化的快，还是變化的慢，由於方言的集中，語音的同化，在漢語的發展中有着尖音併入团音的明顯的趨勢一點，是不容否認的。

三 尖团音和同音詞

有一些同志拿尖团音的區别可以解决或是减少同音詞作理由，主張把尖团音分開。但是尖团音的區别到底能不能减少或是解决同音詞呢，要回答这個問題必須根據实際的材料，不能憑空臆斷。爲此我曾經作过一次統計❷。在漢語同音詞裏面帶有ㄐ、ㄑ、ㄒ这一組声母的同音詞一共有524組1529個，其中有尖音詞636個，佔總數的42%弱。这524組同音詞是不是能够用尖团音的區别來區分，可以劃分成六類:

第一類，这組同音詞裏面根本就沒有尖音，像:

ㄐㄧㄚ 枷 家 加 夾 甲 假 嫁 駕 價

ㄓㄐㄧㄠ 知交 知覺 直覺 直角 指教 至交

这一類的同音詞用尖团音的區别是不能够解决的。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245組。

第二類，这組同音詞裏面根本就沒有团音，像:

ㄑㄧㄥㄔㄤ 清唱 情場 清場

ㄕㄣㄑㄧㄥ 深情 申請 神情

ㄑㄧㄥㄧ 青衣 情意 情義

ㄒㄧㄌㄧ 犀利 西曆 洗禮

这一類的同音詞用尖团音的區别是不能解决的。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181組。

第三類，这組的同音詞在三個以上，只有一個尖音，其餘的都是团音，像:（右上角有*的是尖音）

ㄑㄩㄢ 圈 蜷 权 拳 全* 劝

ㄒㄧㄢㄑㄧ 掀起 限期 賢妻*

ㄒㄧㄤㄏㄨㄟ 香灰 香会 相会*

这一類的同音詞可以用尖团音來區别。區别的結果，每組裏減少一個同音詞。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18組。

第四類，这組的同音詞在三個以上，只有一個团音，其餘的都是尖音，像:（在左上有*的是团音）

ㄒㄧㄑㄧ 錫器 習氣 *稀奇

ㄑㄧㄤㄅㄧ 槍斃 牆壁 *強逼

ㄓㄐㄧㄝ 枝節 直接 肢*解

ㄑㄧㄥㄕ 情勢 請示 *輕視

这一類的同音詞可以用尖团音來區别。區别的結果，每組裏減少一個同音詞。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14組。

第五類，这組的同音詞一共有兩個，一個是尖音，一個是团音，像:（右上角有*的是尖音）

ㄑㄧㄢㄒㄧㄢ 牽線 前*線

ㄑㄧㄥㄧㄡ 輕油 情*由

ㄔㄥㄑㄧㄤ 城牆* 逞強

ㄒㄧㄕㄡ 吸收 洗*手

这一類的同音詞可以用尖团音來區别。區别的結果，每組可以減少兩個同音詞。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30組。

第六類，这組的同音詞在四個以上，尖音的和团音的都在兩個以上，像:（右上角有*的都是尖音）

ㄐㄧㄏㄨㄟ 機会 級会 集*会 際*会

ㄕㄐㄧ 失計 時計 実際* 史績*

市集* 世紀 事蹟* 史記

这一類的同音詞雖然有尖团音的區别，但是用尖团音也只能把一組同音詞分化爲兩組，这对於同音詞的解决沒有实際的價值。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36組。

統計的結果是：利用尖团音的區别可以在1529個同音詞中解决92個同音詞（第三類的18×1加第四類的14×1加第五類的30×2），佔ㄐ、ㄑ、ㄒ組同音詞的6%强。

拼音文字的尖音寫法对於不会讀尖音字的人來說，是文字的一种特别寫法，要想学会只有死記。爲了區别ㄐㄑㄒ組的百分之六（92個）的同音詞，不得不死記住百分之四十二（637個）的特别寫法的字；爲了記住这百分之四十二的尖音字又不得不对非尖音的百分之五十八（882個）的普通寫法的同音詞加以懷疑。这就等於說爲了區别百分之六的同音詞，必須死記住百分之百的尖音寫法和团音寫法。这种解决同音詞的办法不能算是一种明智的办法。况且利用这种方法只能在字形上區别百分之六同音詞，还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就是还有1437個ㄐㄑㄒ組的同音詞仍然得用其他的办法，像標注声調，另用特别寫法等來加以解决。这樣區分尖团音的結果是只会增加拼音文字在学習和使用上的困难，而对於同音詞的解决是無濟於事的。

四 處理尖团音的原則和意見

文字是書寫語言的一套記号体系，理想的文字必須是同語言——語言的声音密切相結合的。因此，漢語拼音文字的字形必須根據漢語的实際語音來拼寫。尖团音的分合是漢語語音的一部分，不能孤立地加以解决。根據这個，提出第一個原則：尖团音的處理必須用活語言的实際語音作根據。

---

❷ 統計的材料有：林迭肯的《國語拼音詞彙》，中國文字改革協会的《語典》，陸志韋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等。

語言是在不斷的發展之中的，它的發展是隨着社会的發展而來的，不是人們的意志所能安排得了的。語音的變化是語言發展的內容之一，語音的變化也不是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根據这個，提出第二個原則：尖团音的处理必須是合於語音變化的自然規律的。

拼音文字的擬製是爲了滿足人民大衆在文化上的需要的。因此它应該是爲人民大衆所易於接受的。根據这個，提出第三個原則：尖团音的处理必須是便利於人民大衆学習的。

拼音文字的同音詞是需要也是必須加以解決的，根據这個，提出第四個原則：尖团音的处理必須是有利於同音詞的解決的。

这四個原則如果可以成立，那麼尖团音的处理在原則上应該是：尖团音合併，如果確实有必要可以利用尖音作爲某幾個字的特別寫法。

所以要这樣作，首先是因爲这樣作是有着活生生的語言的実際的語音作爲根據的。漢民族的民族共同語是北方方言，北方方言的地點方言是北京方言，在北京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北京話是漢民族的民族共通語。承認北京話是民族共通語並不否認北京話仍然要在發展的过程中吸收其他方言的優良成分來丰富自己。但是这种吸收只能是吸收其它方言的某些語詞，而決不能吸收其它方言的某些音素。事实上北京話在过去已經是在这樣發展着並且今後也仍然是要这樣繼續發展的。

其次，尖团音的合併並不影响語言的了解，这 要舉出一件事情來就可以証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联播節目時間所使用的語言 沒有尖团音的區別的北京話（这北京話称得上是漢 族的民族共通語或標準語，如果有人懷疑說这個还 是標準的，那麼在漢語裏沒办法找到標準語了），但 並沒有影响到誰的了解。不分尖团音的人听起來能 解是很自然的，但是也从來沒有听見过能區分尖团 的人对廣播的不分別尖团音提出过不同的意見。

尖团音的合併是便利於人民大衆的学習的，非 音區的人学習尖音是非常困难的，而尖音區的人不 尖音却是比較容易的。非尖音區的人学習尖音要一 音節一個音節地死記，一個語詞一個語詞地死記。 音音節38個，組成語詞可以多得成千上万，要想完全 住，不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是要尖音區的人不拼尖音 是一句話：把尖音也都寫成团音。兩者难易的比較 很顯然的。

尖音因爲在歷史上的確是漢語裏曾經有过的 素，因此在確实有必要的時候用它給某幾個字作一 特別寫法是可以的。漢語裏的同音詞，在用声調加 區別之後，还会剩下爲數不多的同音詞，这時候就 以利用尖音來給这些同音詞作特別寫法，來加以解 的。因爲利用尖音的音節數目是非常少的，所以不 誤会这是尖团音的全分或半分。

（接43頁） 应該趕快定出一個規範來，在廣播、戲劇、学校等方面都要使用这個明確的規範。遺憾的是文化部和教育部对这個問題还沒有予以應有的注意。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对这個問題过去也沒有進行研究。今天特地召開座談会來听取各方面的意見，爲的是今後要想办法來研究和解決这個問題。我們大家想一想，还有哪些問題，应該提到語言研究所8月召開的学術会議上去討論。

是不是应該分"尖团音"这是確立標準音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南京、上海等地大多數人士認爲应該分，这個問題是应該好好考慮的。应該充分蒐集贊成分"尖团"和反对分"尖团"的意見，提到8月的会上去討論、解決。我們常說標準語以北京話爲基礎，这只是假定的用語。標準語和標準音是有區別的，標準音是以政治上文化上先進的地方的語音爲基礎的，也就是以首都北京的語音爲基礎；標準語应該以北方的普通話卽官話爲基礎，它比北京話要廣泛得多。漢語標準語的語法、詞彙应該拿官話方言作基礎。漢語各方言在語法上的差別很少，在詞彙上的差別也不大。漢語標準語雖然以北方官話爲基礎，但是还要吸收外地的詞彙。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說过："第一，要向人民羣衆学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丰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实際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东西，於我們適用的东西。……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会，这'幹部'兩個字，就是从外國学來的。我們还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东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第三，我們还要学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們堅決反对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該繼承。"（《毛澤东選集》，838頁）。標準語雖然是以一個方言作基礎的，但是它比任何一個方言都丰富，修辭手段比任何一個方言要來得多。高爾基曾經 过："標準語是人民的語言，是經过語言巨匠加工的語言。 以人民的語言爲基礎，並且經过文学的加工，經過歷史 的磨鍊。它比口語要丰富得多，比口語更具有表現力。"

現在有些人对標準語的意義还不明白，我們应該号召 会輿論進行宣傳，在各种報紙期刊上發表文章，使大家了 標準語的重要意義。戲劇演員对語音規範化有很大的作用 苏联的小劇院和藝術劇院的語音是全國人民学習標準音的 範，其它國家也一樣。爲什麼我們的戲劇工作者和電影工 者还沒有提出語言規範这個問題來呢？各地人都要求学習 京話，但还缺少參考讀物，例如剛才電影工作者提出來的 音对照表。語言研究所可以組織上海、廣州等地的同志進 这項編寫工作。舉办通俗的講座、宣傳標準語的重要，也 很必需的。俄語方言差別不大，但給教師編了不少小冊子 讓他們能更好的掌握標準語的規範來進行教学。我們也应 这樣做。中小学教師还应当与学生的家長們联系，使他們 了解標準語的意義，而且讓家長們也幫助推行。

剛才大家所說的許多問題，全都应該解決。不能認 快的就解决了，但是也不能拖延。这個問題解決得越快， 中國的文化就会發展得越快。

文字改革与建立標準語有很大關係，也应該刻不容 進行这項工作。因爲如果拖延下去，对全國人民更進一步 团結，对人民文化的發展会有很大的妨礙。

以上談的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方言成分，方言 標準語，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和翻譯等等問題也很重要 不过時間已經不早了，有机会再談吧。我希望語言研究所 經常召開这樣的座談会。

最後我还要說一句，進行建立統一的標準語的工作是 大家來做的，語言研究所要多做些組織工作。

不应当歪曲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任言信

編者按：本刊第36期發表了李仁先生的《拼音文字必須有類符》一文，該文作者的正面主張是拼音形声字，作爲他理論根據的是漢語是單音節語（關於对漢語是單音節語理論的批判請參考本刊第11期《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第35期《單音節語問題的实質》等文）。以此作爲理由，他批評了拉丁化新文字。但是作者对拉丁化的介紹或了解並不合乎事實。我們考慮到这种不合乎事实的看法，也許有它的一定的代表性，所以發表出來，請大家討論。这裏我們發表了任言信先生的文章，对拉丁化新文字作了一些介紹，並且指出了上述文章中不妥的說法。

《中國語文》第36期登載的《拼音文字必須有類符》一篇文章，对於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肆意曲解和污衊。此地我向讀者們說明幾點事实。

首先，我要向讀者們說明歷史事实。在最近四十年中，对於中國文化有貢獻的拼音方案只有三种，即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在最近二十五年中，拼音文字成爲一個羣衆性的運動並在人民解放鬥爭中發生一定作用的就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解放以來六年之中，拼音文字对於文化建設較有貢獻的也就是拉丁化新文字，它在鉄路電報以及其他各种重要技術上都獲得了一定的成就。今天，拉丁化新文字擁有相当多的实際使用者。当然，拉丁化新文字並不是完全成熟的，它还有缺點需要研究改進，並不是國家規定的正式文字，这都是事实。但是，把拉丁化新文字說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敗”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到今天爲止，除了拉丁化新文字之外，还沒有另一种拼音文字做着大規模的实驗，將來拼音文字不論採用拉丁字母与否，拉丁化新文字的实踐總是未來正式拼音文字的初步基礎。我們知道，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先烈瞿秋白和他的革命同志們在研究改進过去歷史上各种拉丁化方案以後擬訂出來的。这個方案雖然还应当進一步研究改進，可是歪曲事实加以攻擊是不应当的。

下面，讓我們看看《拼音文字必須有類符》一文是怎樣曲解和污衊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

第一，該文作者給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戴上第一頂帽子：“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他說，在拉丁化新文字中，“一個意義可以有許多形式的字，如‘是的’一詞可以有 shd，shdi，sdi，sgo，sgei，snei，sge；‘什麼’一詞可以有 shmo，mage，maga，osh，os，najang，sma，simo，zage，zago，moz…等等的形式”。

拉丁化新文字眞是这樣寫的麼？懂得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們不在少數。有誰把“是的”或“什麼”任意寫成这許多形式呢？拉丁化新文字的寫法，在二十五年之中是在不斷研究改進着的，但是決不是可以亂寫成各种樣子。“是的”原來寫成 shdi，後來改成 shde，又有人試驗簡化爲 shd，可是並沒有人寫成其他各种樣子。“什麼”寫成 shemo，有人寫sheme，可是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寫法。該文作者舉了十一种“什麼”的寫法，可是其中一种正確的寫法也沒有舉出，这不是有意混亂視听是什麼？

一种拼音文字在“正字法”未完全肯定以前，有一些詞兒寫法須要研究修改，这是常有的事。俄文在十月革命後經过一度較大的“新正字法”的修改，到現在还在年年討論正字法問題。一种文字進行正字法的研究，这說明它是在不斷生長和完善。这是好事情，不是壞事情。拉丁化新文字只有正字法的修正，並沒有一個詞兒隨便亂寫的事情，而且在研究修正中的詞兒的拼法也只有極少幾個。

該文中舉出的这些例子也許是由“方言拉丁化”的假定推出來的。但是即使是方言拉丁化，同一体系还是只有同一的寫法，決計不能雜湊。雜湊的寫法是該文作者自己揑造的。

該文又說，拉丁化新文字“一個字可以有許多的意義，如 ba 可以有‘把、巴……’，sh 可以有‘是，

屁……'等"。關於解决同音詞問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正在研究運用語言中固有的條件和合乎現代語言科学的方法擬訂分化和定型的办法(參看《中國語文》和《語文知識》許多研究文章)。同音詞是任何語言中都有的現象，方塊漢字也有很多字是同音詞。方塊漢字当中还有許多現代漢語已經不用的字，这也不可跟現代漢語当中活着的字混爲一談。可是該文作者竟把語言中的同音詞現象說成是拉丁化新文字的"無政府主義"，把拉丁化新文字称爲"沒有固定性的無政府主義的文字"！

第二，該文作者給拉丁化新文字戴上第二頂帽子："犯了極端民主化的錯誤"。他攻擊的是方言文字的主張。他說："……实行方言文字，即廣东一區就办不到"。"所謂廣东話，並不止廣州白話一种，还有客家話、潮汕話等等。""以廣州話爲標準呢，还是以其他地方的話爲標準？以廣州話爲標準，便对其他各區人民沒有講民主，若以其他各區的話爲標準，則結果更壞。"

过去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曾主張各大方言區要以其政治經濟中心的語言爲基礎，擬訂方言拼音文字方案，並以北方話拼音文字作爲全民族的共同文字。近幾年來的研究結果，認爲漢民族只应当有一种全民族的通用文字，方音符号只用來作爲特种場合(如地方戲台詞等)記錄方言之用，以及作爲方言區人民学習全民族通用文字時候的教学工具。

应当說明，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曾主張方言文字，可是並沒有反对全民族的共同文字，正相反，他們是一向主張以"北拉"作爲全民族共同的拼音文字的雛形的。他們曾主張方言文字以一個中心地點爲基礎，批判了一縣一种文字的主張，並沒有"極端民主地"主張以任何地點的語言代表全區。所謂"方言區"也有它的一定科学意義，並不是"廣东話"中可以包括客家話和潮汕話在內。看來該文作者並不了解廣东話的"廣东"和廣东省的"廣东"是含義不同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的主張近幾年來發展成爲主張只有一种全民族的共同文字，在这上面有條件地運用方音拼寫。一种新興的文化運動的主張必然要逐步修正与改進。我們应当欢迎他們的修正与改進，不应当抓住他們現在已經放棄了的过時的主張，而且錯誤地歪曲地解釋这些过時的主張，加以漫罵和攻擊。

第三，該文作者給拉丁化新文字戴上第三頂帽子："犯了空想主義的錯誤"。他說，拉丁化新文字沒有"从实際出發"是經不起"实践的考驗"的。这眞是閉着眼睛罵人。只要舉一個例：东北全區鉄路電報都应用拉丁化新文字，这是不是从实際出發？由於鉄路電報在东北試用的成功，現在正在研究如何擴大推行，这是不是經得起实践的考驗？

該文作者又說，"他們的原則，依我看來，一共有三個：(一)要能够却又要只能寫口头語；(二)文字裏不許用不發音的字母；(三)文字的一個字母，只許代表一個音，一個音只能用一個字母來代表。"該文作者根據他的"看來"，給拉丁化新文字下了結論："總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都是空想的，不能解决实際問題"。

拉丁化新文字要求能够寫口語，可是誰說过"却又要只能寫口头語"？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不是还在討論如何吸收文言詞兒以丰富現代的語彙麼？拉丁化新文字要求文字以表音爲原則，可是誰說过"不許用不發音的字母"？拉丁化新文字不是把"再"寫成 zaai，当中有一個 a 不發音麼？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不是还在公開討論運用不發音的字母或符号表示声調或其他語言條件以分化同音詞麼？当然，不發音的字母只可以在必要的場合下应用。拉丁化新文字要求在可能情形下一母一音、一音一母，可是誰說过"只許"兩字的？拉丁化新文字不是用 g-、k-、x-變讀爲 ㄐ、ㄑ、ㄒ 麼？不是用 e 表示 ㄜ 和 ㄝ 麼？正相反，拉丁化新文字是反对过分拘泥"一母一音"原則的。这究竟是誰在"空想"？而且，把拉丁化新文字說成建立在这樣三個原則上面，是完全莫名其妙的說法。

除了上面三頂大帽子以外，該文作者还給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扣上另外三頂帽子：一、基本理論不健全，二、不能繼承既有的文献，三、犯了窒息語言的錯誤。这三頂帽子下面蓋着的是同樣歪曲和武斷的語言。爲了珍惜篇幅，我暫且放下不談了。

該文作者說，他一、"檢查了过去新文字運動失敗的原因"，二、"研究了許多現代文献"，三、"研究了現有知識分子的客观情况和他們使用文字的習慣"，四、"研究了漢語詞彙中詞類的構成"，五、"研究了包含約七千字的字典"，六、考查了俄、英、法的文字拼法"，七、"研究了南北方言"，八、"比較了各種區別同音詞的方法"，九、"比較了絕对詞兒連寫与相对詞兒連寫兩种方案的優劣"，十、研究了文字改革的政治路線……"！好大的口氣！他"研究出來的是什麼呢？就是把我們的一切語詞分爲"蟲豸類"、"言語心情類"等等十七類，每類後面加上一個拉丁字母(有兩類例外)，例如"蚕"寫成 canc，"愁"寫成 chou…這樣一种別人早已談过並早已拋棄掉的东西，就是該文作者的"偉大創造"。怪不得我們的成語裏有这樣一句話："大言不慚"！

僮族文字同僮語的基础方言和标準音問題*

謝爾久琴柯教授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苏联顧問）

今天有机会同大家談論一個重要的和文化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僮族文字的問題，我感到很高興。这是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問題，要作周密的考慮，細緻的研究。在一次座談会上是不能很好地解決所有的問題的，所以，今天我主要只談幾個比較重大的問題。这些問題昨天同志們都熱烈地談論过。現在我來談一談按照馬克思主義論點应該怎樣製定文字，推行文字，使文字很快地成爲提高文化的有力工具。

在談这些問題之前，我先談一談僮語的一些情况，也談一談方言劃分的問題。我在北京的時候，看了一些不完整的材料，也和同志們交談过。初步印象是：南部和北部的方言差別很大，南部的人和北部的人不能通話。所以当時我想，可能要製定兩种文字。到了这裏以後，進一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和袁家驊教授等談了話，我就沒有製定兩种文字的想法了。但是方言的劃分还需要進一步研究。在这裏我們应該想到斯大林同志關於方言的論點。斯大林同志在給桑席葉夫同志的回信中很明確地指出了地方方言的特點。他的論點应該作爲我們劃分僮語方言的根據。斯大林同志在那封覆信裏說：“‘階級’習慣語，正確些說，应当叫作同行語，並非替人民羣衆服務，而是替狹小的社会上層分子服務。此外，它們沒有自己本身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它們無論如何不能發展成爲独立的語言。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替人民羣衆服務，並且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爲民族語言底基礎並發展爲独立的民族語言”（«馬克思主義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43頁）。这樣看來，方言的主要特點，是由它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決定的。一個方言所以區別於其他方言就在於它們在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上各有自己的一些特點。有了这些特點，所以才分爲不同的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及基本詞彙的方言才可能成爲独立的語言。

談到民族，我們知道，有些民族（нация）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过程中形成的，有些人羣（народ）〔这兒指我們中國所用的廣義的“民族”——譯者註〕在殖民地的條件下沒有也不能發展成爲民族。我們这裏說的民族（нация）是指資產階級的民族和社会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的，社会主義的民族是在社会主義條件下形成的，在其他條件下形成的則是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有些人羣在殖民地的條件下沒有机会形成爲民族，只有在社会主義時期才形成爲民族，他們在社会主義時期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有了發展的條件，有了發展的保証，这樣就逐漸地形成爲民族。

我們現在來爲僮族創製文字，正是爲了給僮族很快地發展成爲新的類型的民族，即社会主義的民族，創製有利的工具。現在，在解放以後，所有的條件都具備了，僮族有發展成爲一個新型的民族的一切保証了。爲僮族建立統一的民族標準語和創製文字是促成僮族形成新型的民族的有力因素之一。

在昨天的座談会上，僮族的知識分子，在座的爲僮族創製文字的工作同志，指出僮族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应該創造一种文字，这一點意見是一致的。關於方言的劃分，大家的意見是把僮語分成八個方言區，这八個方言區又歸併成南北兩個大方言區。从語法結構方面說，南北的差別不大；从基本詞彙方面說，北部各方言內部大体上是一致的，南部各方言內部大体上也是一致的，南部和北部可就有些差別。从語音方面說，南北一共可以細分爲八個方言區，大家的意思是这樣。不过根據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地方方言有自己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的論點，僮族的方言只能分成南部和北部兩個方言。劃分方言要从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上去看，光从語音上去劃分是不合適的。比如柳江有三十七個声母，有許多圓唇音和顎化音，來賓有帶喉塞声的鼻音和 kɣ，pɣ 等一套帶 ɣ 的声母，武鳴也有它的語音特點，但这些語音差別，只是方言內部的差別。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的差別在於詞彙，而不在於語音。所以我們把僮族語言劃分成兩個方言是合理的。

---

* 譯者按：本篇是1955年4月29日苏联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在桂西僮文研究指導委員会座談会上的發言記錄。最近由口譯者把原記錄向謝爾久琴柯教授重述了一遍，他在個別地方又作了一些訂正補充。

我們要爲僮族創造文字，就得选擇一個基礎方言，只能說选擇南部方言或北部方言做基礎，而不是选擇某一地點的土語做基礎。过去我們在苏联爲各少數民族創造文字都是以方言做基礎。漢語也是以北部方言爲基礎，而不是以北京土語爲基礎的。俄語也是这樣，它是以中部方言爲基礎的。意大利語以塔斯干地區的方言爲基礎，法語以法蘭西島（Île-de-France）地區的方言爲基礎，也都不是以很小的土語做基礎，而是以方言做基礎的。在爲僮族製定文字的問題上，我們要用北部方言做基礎，不用南部方言做基礎。至於語音，那只是標準語中的個別部分問題，这比標準語的問題小得多，後面还要討論。關於选擇基礎方言，有人談到來賓，說是那裏有一個礦廠，有發展前途，可以作爲基礎方言。但是我們不能以經濟條件作爲选擇標準語的唯一依據。如果这樣，就有點像馬爾把語言当作基礎的上層建築一樣，可是語言不是上層建築，它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單从經濟观點來看，就是把它当作上層建築了。斯大林同志說，我們的文化，按其內容是社会主義的，按其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說按其語言是民族的。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文化越高，語言就越丰富。所以我們在解決語言問題的時候，要考慮的主要是文化、政治條件，而經濟條件不是直接規定語言發展的。因爲語言是文化的民族形式，如果把礦廠作爲條件，作爲根據，就不对了。一個礦廠是不能起什麼作用的。來賓附近雖然有一個礦廠，但工人可能大多數是文盲，他們对这個問題的解決起不了什麼大作用。根據材料，那個地方的經濟並不大發達，也沒有什麼發展前途，所以把礦廠作爲唯一條件來解決基礎方言問題，不合馬克思主義的观點。

至於標準音和標準音的規則，那是個正音法的問題，就应該选擇一個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都是先進的，对其他地方有影响的。所以我們要在僮族自治區找一個文化高，政治經濟有發展前途的地點，拿它的語音做基礎方言標準音的依據才是合適的。这樣的地點在什麼地方呢？我說，在南寧附近，因爲南寧附近是文化、政治集中的地方，是一個中心的地點，能够对其他地區有很大的影响，其他地方的人民和它有較多的联系。

我們知道漢語的標準音是以文化、政治中心北京的語音爲依據的，我們以它爲依據，就因爲它的文化高，在漢族政治文化的發展上，过去和現在都有很大的作用。莫斯科音被採用作爲俄語的標準音，也是因爲同樣的理由。雖然列寧格勒过去曾經有二百多年做过首都，並且也是很大的經濟中心，但標準音还是以文化中心在文化上有特殊作用的莫斯科爲準，因爲它可以把这高度的文化普遍到全國去。總之，標準音主要应該考慮到文化條件，要考慮那個地點是不是文化中心。

我們僮族的標準音选哪裏好呢？我說，应該在南寧附近，文化比較高的地方，这地方也正是僮族的中心，關於这點大家比我知道得清楚，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我們討論到標準音的時候，应該从教育学上的價值來考慮。在北部方言區內有幾個土語（говор），要从教育观點上去看，哪一個土語最容易学。比如柳江有37個声母，有許多圓唇音和顎化音等等，这是其他方言區所沒有或很少的。來賓有許多喉塞鼻音，有pɣ，k
等一套音，看來这是古老的成分，这一套音在北部，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失掉了。田东、百色声母簡化了，也是跟其他地區不同的。从教育学上的價值來看，中心地點的語音是比較合適的。但我得說，这和我個人利益沒有關係，我既不是武鳴人，也不是來賓人，或龍津人，我是从原則來考慮問題的。（苏联顧問說到这裏時，他自己笑了，大家也笑了。）

我們知道，解放前廣西省政府設在桂林，後來搬到南寧來了，就因爲它地點適中，交通方便，能联系各方面。此外中心地點有很多学校，培养着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由於社会的需要，中心地區中現在沒有鉄路的地點，比方武鳴吧，將來也会有的。这些條件決定了標準音应以中心地點爲準。請注意，我这裏說的是標準音，並不是基礎方言。昨天覃应机主席也說到中心地點在經濟上的作用，有發展的前途。

下面談談張均如同志昨天談的問題。她打了一個比方，她說，武鳴話好像一個小孩兒，像它的父親又像它的母親。这個比方很好。假如把北部方言比做父親，把南部方言比做母親，那末，也許它多像父親一些，像母親的成分少一點，也許还像它的姑姑，舅舅（西部土語等等）哩！

我們現在就是要选擇一個自然造成的能联系各方面的中心地點作爲標準。在規定標準音時，不是从數字方面來看的，比方說使用那個土語的人有多少等。这樣的數字有時候可以照顧，但也不是非照顧不可的。选擇基礎方言一定在北部，因爲它有四百多万人口，而南部只有二百多万人。但談到標準音的時候，不見得就应該这樣看。北部有幾個土語，它們的語音不一致，我們只应該选擇一個。在这裏有些同志說选擇一個作標準，同時照顧到其他土語。那是不可能的，那樣

只能造成一种混亂現象。过去我們苏联有人那樣做过，但是都沒有做到，都失敗了。我們有很多僮族兄弟都会講漢語，漢語的標準音假如也要照顧廣东話，福建話……等等，根本是不可想像的，是一定沒有結果的。我們的語音应該是以一個地點爲標準，这個地點应該在文化上是比較先進的地點，在政治上、文化上起作用的地點。

僮語以中心地點的語音作標準音，如果又要照顧柳江的圓唇、顎化声母，來賓的喉塞鼻音，以及百色的特點等等，那一定不能成功的。我們所选的不是任何一個地區的語音，也不是一個很小地方的語音，而应該是一個中心地點的語音。俄語以首都莫斯科音爲標準音，漢語以北京音爲標準音，僮語也要以一個中心地點的音作標準音才合適。

下面我想分別談一下大家提到的三個問題：(一)土語的"純粹性"和"一致性"的問題；(二)怎樣照顧南北的方言；(三)怎樣創製我們的文字，推行我們的文字。

我們先談一談土語的"純粹性"和"一致性"的問題。我們知道，語言是交際的工具，它跟人民的歷史有密切的關係，語言根據內部發展規律起變化，同時語言由於它的使用者經常跟外界接觸交往的結果，也發生變化。因此，詞彙不是很整齊的。比如俄語裏边就有許多別的語言的成分，因爲它和突厥、蒙古諸族有交往，所以就吸收了它們語言的成分，俄語 баш-лык(毛製头巾)，башмак(靴子)就是从突厥語來的借詞……，俄語也吸收了許多西歐的語言成分，吸收了瑪爾芬蘭語系的語詞，吸收了高加索山區民族的語言，韃靼語詞等等。有時候这种相互影响也發生在語音方面，我的故鄉羅斯托夫城附近的一個村子，由於接近突厥族，过去常把 молодец(小伙子)說成 молодес，отец(父親)說成 отес。突厥語过去沒有 ц 音，所以 отец 說成了 отес，現在由於俄語借入大量詞彙，如 ЦК(中央委員会) центр(中央) конституция(憲法) революция(革命)……已經有 ц 这個音了。这說明語言的互相影响，詞彙、語音、有時甚至語法都能有影响。特別在詞彙方面，影响更大。

我們知道，要找一個很整齊、一致、純粹的土語是很困难的。隨着文化的發展，語言的內部規律也在不斷地丰富發展。跟其他的地方頻繁交往，可以促進語言的發展變化。漢語就是这樣，它是根據自己發展的內部規律不斷發展丰富起來的，而它跟其他語言的相互影响也促進了它的變化。僮語也是这樣，它吸收了一些漢語成分，甚至於吸收一些越南、孟高棉語的成分。詞彙互相影响，互相發生作用是很自然的現象。就是語音方面，也有互相影响的現象。所以我們找不到也不需要找一個很"整齊""一致""純粹"的語言。

語言是經常地發展，不斷地改進，完善着的。斯大林同志說过，基本詞彙是比較穩固的，語法結構还更穩固些，發展最快的是詞彙。这裏說到語法和基本詞彙的穩固性，不是說它不變化，只是說比起一般詞彙來，語法和基本詞彙變化得較慢。斯大林同志說："語言的文法構造比語言的基本詞彙變化得更慢。文法構造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它在語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變化要比基本詞彙更慢。它当然逐漸發生變化，它逐漸改進着，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規則，用新的規則充实起來"。(《馬克思主義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23頁)。所謂語言的"一致性""純粹性"应該这樣解釋：某一個地方的語言比較"一致"、"整齊"、"純粹"，是因爲那裏的人和外部的生活脫節了。我和袁教授等談过，以僮族地區來說，語言最"純粹"的地方可能是最偏僻的角落或山地，那裏的人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區裏，和外界的接觸較少，受外界影响小，語言中保持了一些古老的东西，因而比較"一致"、"整齊"、"純粹"。至於一個中心地點，那裏交通發達，和外面的人交往多，關係密，要求語言"一致"、"整齊"、"純粹"是不可能的。有時候在一個村莊中，他們的語言比較"一致"、"整齊"、"純粹"是有的，但那不是我們所要找的。

我們知道民族是發展的，民族語言也是發展的，生活中經常有新东西出現，这些新的概念就加進了語言中去，成了它的成分。苏联过去有些民族主義者，强調語言的"純粹、一致"，排斥外來的成分，也就是排斥先進的影响，拒絕常常是通过新詞彙表現出來的苏維埃的影响，这顯然是錯誤的。

过去苏联在选擇別洛露西亞語基礎方言時，有些民族主義者提議要选最純粹的呼達羅夫話作爲基礎方言。呼達羅夫是一個小村莊，它跟別洛露西亞的文化發展沒有多少關係。在那個小村莊中，从前是住的地主、富農，跟文化教育沒有什麼接觸，他們的語言保持了很多的古老的东西。那些民族主義者要把它选爲基礎方言，他們的理論是：借用外來的語言，就影响了自己語言的"整齊"、"一致"和"純潔"。但我們知道，在社会主義時期，新的概念不斷地產生，那些新概念要用新詞彙來表達，俄羅斯先進的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所創造所使用的新詞彙是一定要傳到其他語言裏去的。我們知道，那些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語言"純粹性"的理論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理論，他們是企圖把別

洛露西亞人和俄羅斯人隔開的。事实上那些新的概念、新的借詞只能使別洛露西亞的語言更丰富更發展，不会对它發生不好的影响。

这是苏联过去所發生的情况。我在北京的時候，看过俄譯本的«毛澤东选集»，我記得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那篇文章中曾提到反对"宗派主義"反对"形式主義"。在对待新詞概念上，我們是不应該有宗派主義、形式主義的思想的。毛主席曾指示說：首先"要向人民羣衆学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丰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实際生活的"。同時，"要从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东西，於我們適用的东西。因爲中國原有語彙不够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國吸收來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会，这"幹部"兩個字，就是从外國学來的。我們还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东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參看«毛澤东选集»，第二版838頁)。这樣看來，毛主席曾經指示过必要的時候可以借用外國語，來丰富漢語的詞彙。借詞对我們並沒有什麼壞影响，它只会使我們的語言更丰富。联系我們的实際情况來說，不应該怕我們的語言裏有許多借詞，也不应該强調語言的純粹性。

再舉一個例子來談談。談到給中國少數民族語言選擇基礎方言問題時，有人提到应該找一個很少受其他語言（主要是漢語）影响的地方的話做基礎方言。那些人以爲，如果受了其他語言如漢語的影响，就要失去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就違反了或者影响到少數民族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因此他們提出要选一個離漢語越遠越好的地方作爲基礎方言。我們知道，从古到今，漢族的文化一直是比較高的，在它的發展过程中，產生了許多新概念。这些是应該吸收的，吸收了並沒有什麼可怕。吸收了这些成分，这些少數民族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还是保留着的。忘記了特別是通过借詞才經常使語言丰富和發展，而要找一個很"純粹、一致"的語言，是錯誤的，其政治後果一定是不好的。

我們要选擇北部方言作爲基礎方言，它的標準音就要选擇文化上最先進的地點，要选擇中心地點，这樣才能够影响其他地區。但要选擇中心地點，語言就不能够很"純粹"，它跟其他地區交往多，彼此影响多，自然是不可能"純粹"的。反过來說，語言"純粹"的地方倒多半是文化經濟生活跟其他地區脫節的，人民的生活比較孤立的，最偏僻的地方，文化發展上最落後的地方。

現在談一談如何照顧南部方言的問題。

僮族是一個統一的民族，一定要創造一种統一的文字，在这方面同志們談了很多。同時也談到統一的標準語对文化發展，民族發展是一個有力的工具，是很正確的。是的，应該創造一种文字，使它对僮文化的發展起很大的作用。我們的文字应該是統一的，是所有的人共同学習和使用的。我們絕不能因字問題而使南北部方言區分裂開來。南部方言有兩多万人口，它有它自己語言的特點，这和北部方言不同的；比如它有送氣音，还有其他的特點，我們該想办法去照顧。越南也有一民族使用跟僮族語言似的語言，他們也有送氣音。在創造文字的時候，好也能考慮到照顧他們。当然这個問題要由他們自去解決，我們能做到对他們有所幫助的話，那就好。要照顧南部方言，照顧的办法也很簡單。比如字母表上加一些符号來表示南部方言的特點。苏联过这樣的經驗，我給"阿巴津"語[高加索的一個少民族語言——譯者註]創造文字的時候就是这樣的阿巴津語分爲兩個方言，其中人數少的一個方言，音的特點是有双唇顫抖的 br[ψ] 等三個音，因此加了三個符号。文字是一种，在字母表的前部是大一致的字母，只是在字母表後面在括号內加上少數言特有的音符。課本是編寫統一的一种，在課本內加上一些補充，大致每册有三四頁補充頁。大家都这同一課本，但其中方言差異的地方要加以說明，方言跟標準音对照一下。小学生在一二年級的時候要使用这种加補充的課本，到三年級的時候，这种充就很少了。小学畢業(四年)以後，就沒有什麼補了。所加的補充是这樣的：要說明某字某音在本地裏是什麼，在標準語裏是什麼，給他們有個对照，就方便了。前面是標準音，後面括号內是本地音，樣照顧，使得兩個方言區的人民都滿意。学習的候，一方面学習帶補充的东西，同時要熟悉標準語規範。到了三年級以後，这些補充就很少或者沒了，以後就只用一种標準語了。所以能够这樣，原很簡單，經过学習，他們已能掌握標準規範，因此不用補充了。最初的時候，这樣照顧是必要的，然，他們一看跟自己的語言不同，他們就不滿意。

在語音上，可以这樣的照顧，就是加幾個符号詞彙有差別的也可以这樣照顧，前面的是標準詞彙，後面加上括号的是地方的詞彙。这樣，前面看懂，一看後面就懂了。或者是製定一個詞彙对照表在後面，某個詞在前面讀不懂的，有了表一查就了。語法上的差別也是有的。如阿巴津語的"我走

иш，方言說 сцойт，可以寫成 сцит(сцойт)。到了中根本就不用補充了。那時只用統一的標準語。

通过学校的教学和普遍流行的印刷品，經过幾年後,就可以完全过渡到一种標準語去,根本不用補充了。阿巴津的文字現在就只有一种統一的文字，取消那三個補充符号。他們的方言差別是不是不大呢？能比僮語还要大些，他們还有語法上的差別，但都趕起了變化，統一成一种規範的文字了。

現在还有一個問題需要談一談，那就是第三個問題——怎樣準備推行文字？

我們对僮族語言文字，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現在該準備很快地把这种文字推行到学校裏去，使用在版物上。人民也很迫切地要求这种文字快點出來，此，我們得加緊工作，使它早日实現。在語音、詞、語法方面，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可以根據这材料來決定問題了。但是有些同志說："我們的詞不一致"。其實詞彙不一致並不是什麼毛病，它只不是表示我們表情達意的手段有許多同義的詞罷了。如科学術語(如生物学、數学以及其他各部門科学的術語)方面可能就沒有矛盾，所以問題不在我們在有許多同義詞(各地詞彙不一致)，倒是在於我們術語还很少。例如苏联創造阿巴津語的文字時，兩方言中表示"蛇"的詞有兩個，我們認爲是方言的差，後來發現其中一個是"毒蛇"，一個是"無毒蛇"，義並不完全相同。所以凡是遇到这种情形，最初我可能感到有些麻煩，某一個詞，可能本地沒有，对不了解，但沒有關係，过幾年就沒問題了。編寫課時，詞彙方面可能还会發生恐慌，感到不够用，那还得找一些老年人來問問，是不是还有別的說法，尤是在編寫像動物学、植物学的課本時，更会感到詞不够。有一种突厥語，"鳥"字有三個：куш，карлачипчик。開始時我們沒有問清楚，以爲是詞彙的別，以後發現第一個表示大鳥，第二個是不大不小鳥，最後一個是小鳥。所以詞彙多，只能使標準語豐富。要知道每個地方總有它的特點，這方面不必心。

一般說來，標準語的詞彙都比方言詞彙丰富，假以北部方言爲基礎方言，它的詞彙就不單是北部的彙，它一定还要吸收各地的詞彙，吸收南部方言的彙，以至於吸收個別作家作品中的成分，個別文、政治活動家的詞彙，还要从其他語言借用一些詞。所以我們說，方言間的詞彙有些差別，並不是缺，反而是它的優點，可以利用它們來表示許多不同的概念。学習標準語，開头幾年会有一些困难，有不了解的地方，但过一些時候，通过教育，宣傳，出版物的傳播，大家都学習，閱讀，就可以了解。這是一個規律，用不着擔心。

現在我們就应該準備一切條件來推行我們的文字，在这些工作中，語言研究所应該做些什麼工作呢？語言研究所过去做了許多工作，它对僮語研究工作有許多貢獻，有很多对工作有幫助的經驗，这都很好。以後应該繼續方言的調查研究，找出各個方言的特點，寫出方言綱要，供給教師和幹部作参考。另外語言研究所还要配合僮文研究委員会收集更多的詞彙，編纂詞典、語法綱要，給教師、幹部参考。

僮文研究委員会要組織各方面的力量，準備推行文字，它要同民族事務委員会，教育廳，以及有關各級人民政府經常联系，去研究怎樣準備條件做推行工作，还要和文化機構，電台、出版机構联系，做好推行文字的準備工作。

教育廳則应和教育部联系，研究怎樣着手共同編輯各科課本和教学参考書，供給教学和学習的人使用，同時要培养教師。

所有这些工作，現在我們就应該着手進行，如果等到方案批准之後才去着手進行，那就失掉了很多時間，所以現在就应該開始做。我們僮文的一切基本問題，都已經清楚了。因此，可以根據現有的材料製定方案，培养教師、幹部，進行一切準備工作。僮族的知識分子很多，我們的工作不是很困難的。苏联在創造文字的時候，人才沒有这麼多，当時假如有这麼多的人才，就不会感到那麼多的困难了。各位对僮族文字工作是熱愛的，積極的，可見我們的問題容易解決。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就是要防止本位主義，比如在基礎方言問題上，來賓人要选擇來賓話，武鳴人要选擇武鳴話，龍津人要选擇龍津話等等，要防止这种情形的發生。我們要从國家的利益，整個民族利益來看問題，不要从個人的得失去考慮問題，要拿出所有的力量來促使僮文快快推行起來。

僮族語言是屬於漢藏語系漢傣語族的一個語言，僮文是其中第一個新創的拼音文字，它对其他民族有很大的影响，对漢字改革也有幫助，就这方面來說，僮族同志应該是很自豪的，我衷心預祝僮文的成功。(全体熱烈的鼓掌)。

請容許我再說一句，現在我們的條件，我們的準備工作已經差不多了，我們应該想尽一切办法，使这套文字在明年(1956年)10月1日能够推行。

(刘湧泉口譯，施政記录)

关于汉語有沒有詞类的討論

本刊編輯部

本刊展開漢語詞類問題的討論是从1953年10月開始的。到1954年8月以後，双方進行了熱烈的爭論。參加这個討論的，不但有國內的語言学家，而且也有苏联的語言学家；不但有年老的語言学家，而且也有全國各地的年青的語文工作者。應該指出，苏联穆德洛夫同志的參加，对於我們的爭論的展開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經过这次討論，我們深刻認識到：學術上不同的意見，应当充分展開爭論，只有这樣才能把我們的認識向前推進一步，使問題得到解決或者接近於解決。当然，漢語的詞類問題現在还不能說已經得到了解決。差不多在我們進行爭論的同一個時期，苏联語言学界也舉行了關於各种類型的語言的詞類的討論大会；会上雖然肯定了詞類是各种類型的語言的固有的範疇之一，但是对於劃分詞類的標準也还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認識（參看本刊1955年5月号40—42頁）。可見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需要我們全体語文工作者認眞地切实地進行全面的深刻的研究，才能解決的。吕叔湘先生說："認識問題（按指漢語詞類問題）的複雜性，我想，該是走向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要佔有材料。……在这方面，咱們过去做的工作眞是太不够了"。應該說，不單是漢語詞類問題，就是漢語研究領域內的一切問題，我們过去所做的佔有材料的工作都是非常不够的。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就是要詳細佔有材料，深入鑽研。除了詳細佔有材料之外，还須注意研究問題的思想方法，沒有正確的思想方法，即使佔有的材料很丰富，也很難得出科学的結論來的。爲了使今後的討論更深入一步，本刊特把这次討論的一些情况作個簡單的說明，扼要地敍述一下双方的論點，指出某些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某些問題还沒解決，爭論的焦點在哪裏，希望同志們在現有的基礎上針对这些还沒解決的問題加以研究。

討論是这樣引起來的：高名凱先後在本刊發表了«關於漢語的詞類分別»（1953年10月号）、«再論漢語的詞類分別（答Б.Г.穆德洛夫同志）»（1954年8月号）、«三論漢語的詞類分別»（1955年1月号）三篇文章，始終主張漢語的实詞沒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的分別，贊成这個主張的有刘正埮（«語言学界也应該廣泛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1955年3月号）；反对这個主張的則有曹伯韓（«对於漢語語法研究的幾點意見»，1953年11月号；«漢語的詞類分別問題»，1954年10月号）、文鍊、胡附（«談詞的分類»，1954年2月号，3月号；«詞的範圍、形態、功能»，1954年8月号）、顏景常（«对於語法討論的意見和希望»，1954年3月号）、Б.Г.穆德洛夫（«漢語是有詞類分別的——对高名凱教授的文章提一些意見»，1954年6月号）、陳乃凡（«漢語裏沒有詞類分別嗎？»，1954年8月号）、鍾梫、趙淑華、金德厚、王还（«漢語的詞類問題»，1954年8月号）、吕叔湘（«關於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1954年9月号，10月号）、俞敏（«形態變化和語法環境»，1954年10月号）、陳陵（«區分詞類不能割裂意義和形態»，1954年10月号）、吴魯（«"不"能和名詞联合嗎？»，1954年11号）、刘冠羣（«漢語詞類分別的商榷»，1954年11月号）、伯晦（«我对劃分漢語詞類的看法»，1955年2月号）、胡明揚（«試論我國語言学界目前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1955年3月号）、山石（«語言学界应該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1955年3月号）、姜遠（«向語言学界提三點建議»，1955年3月号）、莫木（«關於"再論漢語的詞類分別"的例証問題»，1955年3月号）、黎錦熙（«詞類大系——附論"詞組"和"詞類形態"»，1955年5月号）等人。

高名凱主張漢語實詞沒有詞類區別的邏輯是：區分詞類不能拿詞的意義、声調變化、功能和結合關係作標準，而只能拿標明各种詞類的特殊形式，即狹義的詞形變化作標準（大前提），这种標明各种詞類的特殊形式是不存在於漢語的，而漢語的構詞形態也不足以作爲區分詞類的標準（小前提），因此，漢語的實詞沒有詞類的分別（結論）。

高名凱着重地論証了拿詞的意義規定詞的類別的錯誤，他說，漢語有名、動、形容等概念，但是这些概念是用詞彙的方式表達出來的，不是用語法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如果以爲有名、動、形容等概念，就須有名、動、形容等詞，那就是邏輯的分類，而不是詞的分類，因爲它沒有注意到詞類的特殊的物質外壳，而沒有物質外壳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这個論點，穆德洛夫、陳乃凡、俞敏是同意的。曹伯韓、文鍊、胡附、鍾梫、趙淑華、金德厚、王还、吕叔湘、陳陵、伯晦、黎錦熙等人也都同意不能單拿詞義來作劃分

類的標準，呂叔湘並補充說明了用詞義劃分詞類在實踐上的困难。但是他們認爲在劃分詞類的時候，不能抛開詞的意義不管，因爲詞義是和詞的形態有机地構成的統一体，不能分割開來。呂叔湘說：“無論用什麼方法劃分詞類，詞義是一項重要的參考資料，如果分類的結果跟詞義大相衝突，準保不受欢迎”。

漢語的声調變化，根據高名凱的分析，只有區別詞義的作用，沒有區別詞類的作用。所以高名凱認爲主張从声調上來劃分詞類的实際上仍是从意義出發，是不正確的。穆德洛夫、陳乃凡都同意这個論點。黎錦熙也說声調變化主要是表示詞義的，俞敏認爲声調變化在現代漢語裏只剩下一點殘餘，已經不能歸出條例。曹伯韓則認爲声調變化是意義的區別，同時也是詞類的區別。

高名凱否認詞的功能可以劃分詞類的理由是，同一功能的詞，不一定同類，正如木头和鋼骨都可作柱樑，但木头不就是鋼骨一樣。他說，以英語爲例，作主語的可以是名詞、動詞的現在分詞、無定式動詞、形容詞，可見从功能上看，是分別不了詞類的。即使从功能上能够給詞加以歸類，高名凱也不承認它是詞的類别。他說：“即使有的所謂‘名詞’只能具有名詞的作用，也不等於說它們就是名詞，……詞甚至於可以只具有一种功能，也不等於說这個詞就是某一詞類的詞，因爲詞類是詞法上的問題，它必具備一個條件：有某种表示概括性的範疇的特殊的詞形變化來把这個範疇鞏固在詞本身上面的時候，这個詞才有詞類”。主張功能是劃分詞類的標準之一的，有曹伯韓、文鍊、胡附、穆德洛夫、陳乃凡、鍾棱、趙淑華、金德厚、王还、呂叔湘等人，其中以陳乃凡說得最明確。他說，詞的屬性不是老跟它的表面特徵一致的：有時同一個詞類而有不同的形態，有時不同的詞類却有同樣的形態，有時詞就根本沒有形態，如果光看形態，而不抓住詞的功能來辨認詞類，那就会得出“同形的詞同類，異形的詞異類，無形的詞無類”的結論。他並强調“要摸詞類的底，光看形態还不行，要緊的還是研究它們的功能”。这裏所謂功能，是指詞在句中的職務和詞的結合能力而言的，高名凱的所謂功能，只是說的詞在句中的職務，兩個人指的範疇不完全相同。如果拿詞在句中的職務來定詞類，即按句子成分來定詞類，文鍊、胡附也認爲只能作爲輔助的手段，呂叔湘对这標準所存在的嚴重缺點更作了詳尽的分析。黎錦熙則認爲按句子成分來辨别固有的詞類，同按詞和詞的結合關係來鑑定詞類有同樣的意義。

詞和詞的結合關係，高名凱認爲是詞義配合的問題，不是詞類的問題。他承認詞的組合是一种語法形式，但是他指出，語法形式和詞的變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某种詞之所以爲某种詞，並不是依靠它同别的詞組合在一起才確定的。英語裏和前置詞联合的有名詞、動詞的現在分詞和形容詞，法語裏和前置詞 à 联合的有名詞和動詞，我們認識它們是名詞或動詞，並不依靠它們和某一個前置詞联合，而是依靠它們的形態。他說，如果从詞的組合關係上去規定詞類，那就意味着否認了形態的語法作用，从而有詞的變化的語言和沒有詞的變化的語言就沒有什麼語法上的不同，誤認一切語言都有詞類，一切語言的詞類都是一樣的了。反对高名凱的人大都認爲結合關係是劃分漢語詞類的主要標準。他們指出，只有個別詞的結合現象，才是詞義配合的問題，而整個詞類的結合現象，則是語法問題而不是詞義配合的問題。他們認爲詞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爲了表示各种結合關係而產生的，孤立的不与其他的詞發生關係的詞永遠也不会起詞形變化，因此直接地从結合關係上來規定詞類是可能的。文鍊、胡附說：“詞類是結構中的類，詞形有變化，一定与結構有關”。又說：“形態是在結構中產生的，沒有結構，也就沒有形態。狹義的形態只是廣義形態的外部特徵，因此，沒有外部的特徵，也能歸類”。穆德洛夫舉 пальто 和 рано 形式相同，其所以能區別前者是名詞，後者是副詞，就是从它們和别的詞的結合關係上看出來的。曹伯韓也舉出英語的实詞 little, more, less 等等兼了幾類，也是从詞与詞的結合關係上辨認出來的。

結合關係包括鑑定字在內。高名凱承認它也能表示語法範疇，而且这語法範疇也可能是屬於某一類詞的，但是他認爲这只是說表示这語法範疇的鑑定字能够使和它組合在一起的詞具有某种詞類的功能，不是說和它組合在一起的詞就是某种詞類。呂叔湘認爲鑑定字雖不能用作劃分詞類的主要根據，但是可以用作輔助手段。

形態問題双方爭論很熱烈。高名凱承認詞尾“者”“子”“兒”“头”“性”等等是漢語的形態，可是他認爲这些是構詞法的問題，与詞類分别沒有關係。至於“了”“着”“們”“的”，高名凱不承認它們是形態。他說，形態是詞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了、着、們、的”並不是非与詞根結合在一起不可，不用它也可以，換個成分，換一种說法也可以，因此只能認爲它們是表示語法作用的語法工具或補助詞，不能認爲它們是漢語的形態。關於重疊形式，高名凱認爲只有詞根的重疊才是詞的變化，而詞的變化並不一定是詞類的標誌，因爲構詞法也应用詞的變化。他指出漢語的重疊形式是不是

詞根的重疊，还有待於深入研究，即使是詞根重疊，这种重疊形式也不是某一類詞區別於另一類詞所特有的，因此也不能拿來作爲劃分詞類的根據。反对的人認爲構詞的形態和標明詞類的形態是統一的，他們舉了漢語中許多名詞是由動詞形容詞加上詞尾"子、兒、头、者"等等而轉變來的事实。鍾梫等四位根據《英語語法》一書指出起構詞作用的同時也起分别詞類的作用。鍾梫等四位又指出"們""着""了""的"不是表示詞或句子之間的關係的，和補助詞的性質根本不同。俞敏更根據梵語語根可以單用，德語動詞詞头和詞根可以拆開的現象說明高名凱对於形態的了解是不完全正確的。至於重疊形式，俞敏舉"人""好""飛"三個詞爲例，說明它是漢語中最顯著的狹義形態，黎錦熙則認爲它主要是關係構詞法。

總起來說，爭論的焦點在这裏。主張沒有詞類分别的人說，只有狹義的形態才能分類，漢語詞尾"者""子""兒""头""性"等等和重疊式是廣義的形態，即屬於構詞法的，不是狹義的形態，所以漢語不能劃分詞類。反对的人說，劃分詞類要憑幾個標準，不能光靠狹義形態，所以漢語能够劃分詞類。

这次爭論雖然还沒有解決漢語的詞類問題，但仍然是有收穫的。一，大家明確了不能單憑意義來分詞類。二，大家明確了漢語是有形態的，不过和印歐語言的形態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三，主張漢語有詞類分别的人認爲漢語詞類問題是很複雜的，不能用一個標準，而必須運用幾個標準才能解決問題。

在主張漢語有詞類分别的人中間，認識还不一的地方在於：第一，劃分詞類的標準有的主張兩個，有的主張三個，有的主張四個。同時，標準的數目同的，內容也不一定相同。第二，幾個標準之間哪是主要的？哪個是次要的？第三，幾個標準是同時用呢，还是一次只用一個爲主？

除了詞類問題本身而外，还有三個問題也是需明確一下。(一)取消詞類分别是否等於取消語法？句話說，沒有詞類分别是不是还可以有語法？(二)述語法現象是否应該分别一般和特殊？可否用後者斥前者？(三)討論現代漢語的規律的時候，可否用代漢語的情形(以及保存在現代的成語裏的情形)作論據？这些問題在双方的爭論裏也接觸到了，但是沒有从理論上來加以解決。無疑地，这些問題的解決对於我們認識漢語的詞到底有沒有詞類區别会有很的幫助，雖然它們的意義还不限於詞類問題上。

附帶地說一下，關於漢語詞類問題的討論，已經起了中國語言学界的重視，在北京大学成立五十七年的紀念大会上，在中國科学院学部委員会的成立会上，也都進行过討論。王力先生在这兩個大会上了專題報告，提出了充分的理論根據，認爲漢語的詞以分類。苏联謝爾久琴柯教授給了王力先生的報告個很好的評價，並且指出了報告中在引証苏联学者於漢語詞類的意見的時候把專門研究漢語的学者和專門研究漢語的学者平列起來是不妥当的，苏联的学家們一致認爲漢語是有詞類的。

对許紹早的批評的荅辯*

傅子东

一 詞的性質和功用

許紹早說我是按照詞在句子中的功用來規定名詞裏头的抽象名詞的，因此，他指出这是跟我的語法理論——不是詞的功用產生詞的性質，而是詞的性質產生詞的功用——相矛盾的。如果眞是这樣的話，自然是個矛盾，可是事实上我並不是按照詞的功用來規定名詞中的抽象名詞的。

我在我的《語法理論》中已明確指出，表事物動作的詞"团結"和表示抽象事物的詞"团結"，表事物性態的詞"幸福"和表示抽象事物的詞"幸福"，各代表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詞典上它們是作爲兩個不同的东西而出現的，不过它們的形体相同罷了(參看本書33—34頁)。这就是說，作爲名詞的"团結"性質上是和作爲動詞的"团結"不相同的，作爲名詞的"幸福"性質上是和作爲形容詞的"幸福"不相同的。"团結"作爲一种东西或名詞出現在說話者的头腦中時，說話者就可以說出"团結从鬥爭中產生"，"幸福"作爲一種东西或名詞出現在說話者的头腦中時，說話者就可以說出"幸福結合健康"；"团結"爲一种動作或動詞出現在說話者的头腦中時，說話者就可說出"大家团結起來"，"幸福"作爲事物所具有的一种性質狀態出現在說話者的头腦中時，說話者就可以說出"社会義制度和新民主主義制度下的人民都过着幸福生活"。所"团結从鬥爭中產生"的"团結"是作爲一种东西或名詞進入子而扮演主詞，不是作爲一种動作或動詞進入句子後因演了主詞而轉變爲名詞的；"幸福結合健康"的"幸福"是作一种东西或名詞進入句子而扮演主詞，不是作爲事物所具的一种性質或狀態進入句子後因扮演了主詞而轉變爲名的。認爲詞類進入句子後可以轉變它的性質，在我看來，不是与客觀的实際的語言現象相符合的。

* 許紹早批評我的文章，題爲《漢語語法理論中的些問題——讀傅子东著語法理論後》，見《中國語文》1955年1月号，29—33頁。本文所引許紹早的說法都是从那篇文歸納出來的，請讀者自己去參看，这裏不一一標註出处了。

許紹早在引証了我的“不進入句子中或跟句子沒有任聯繫的詞是客观上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一句話以後，接就質問我說：“既然詞在不進入句子中時是不存在的，那詞性怎樣又是在進入句子之前就已經確定了的？進入句子連詞也沒有，何來詞性？”並且还作出斷語說：“所以位次者連自己也不知道詞性应怎樣解释”。許紹早先生，不是連詞性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而是你沒有弄清楚我那句話意思咧！試以“鳥飛”爲例，“鳥”是執行“飛”这個動作的东“飛”是这种东西執行的一种動作。“鳥”的名詞的意義或性“飛”的動詞的意義或性質，在進入“鳥飛”这個句子以前已經確定，这是常識所肯定了的。“鳥”和“飛”進入句子前詞典上有独立的意義或性質，進入句子後在句子中彼此各一定的地位，或有相互依存的联繫；它們的意義或性質，後進入句子後表現爲動作的主体，表現爲主体執行的動更明確地被認識出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一方有独立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必然与資產階級進入同一的資主義社会，它的性質从資本主義社会的關係中更明確地被識出來。詞有独立的存在，正如無產階級有独立的存在一不進入句子中或是跟句子沒有任何联繫的詞是客观上決可能存在的东西，正如不進入資本主義社会或跟資產階沒有任何联系的無產階級是客观上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一試問我的“不進入句子或跟句子沒有任何联繫的詞是客上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和你了解的“詞在不進入句中時是存在的”有什麼共通之处呢？

二　詞性的發展

許紹早說我对“發展的詞性”沒有解釋；並且說我不是按發展的詞性來分詞類。事实自然也不是这樣，上述的抽名詞“团結”和“幸福”就具体地証实了我是按照詞性的發展區別詞類的。作爲跟具体的东西相同的东西，“团結”或“幸福”可以記述一种執行動作的东西——这個客观的現象，就可以和記述一种东西所執行的某种動作如“產生”或“結合”——这個客观的現象，联繫起來，在“团結从鬥爭中產生”或“幸福結合健康”的詞羣或句子中更清楚地表現出它們的名詞性質，即指某种動作的執行者——这個具体的东西同性質的抽象的东西。既然是跟具体的东西同性質的抽象的东西，它們就可以被附加詞限制或修飾，恰如指具体的东西的名詞被附加詞限制或修飾一樣，例如“一种团結”，“我們的幸福”，“鞏固的团結”，“將來的幸福”，“一种人”，“我們的筆”，“堅固的壁”，“將來的陣地”。“团結”或“幸福”在这些詞羣中的名詞意義或性質也顯明得像普通名詞一樣。所以这個“团結”或“幸福”的名詞性質是常識所肯定的。英語中無數的兼性詞，有力地証明了同一的形体上附著兩种不同的客观的存在，即兩個不同性質的詞。就英語說，兩個不同性質的詞，作爲兩个不同的客观存在，附著在同一的形体上的，跟兩個不同性質的詞，作爲兩個不同的客观存在，通过語尾變化或屈折形式附著在兩個不同的形体上的，是完全一樣的。我們漢語裏面只附著在同一形体上的名詞和動詞，有的通过四声不同，讀音上有區別，如“中”，作爲名詞或形容詞讀陰平，作動詞讀去声（漢字拼音化時，標明四声，形体上也就有了區別）；但是名詞的“中”，形容詞的“中”，動詞的“中”，是三個不同的客观的存在，因爲它們的性質是各別的，名詞的“中”是指一种空間的位置，即一种具体事物，形容詞的“中”是指事物的一种性狀，動詞的“中”是指事物的一种動作。可是形容詞的“中”，動詞的“中”，是从名詞的“中”孳生或發展出來的。“团結从鬥爭中產生”中的“团結”本是動詞，“幸福結合健康”的“幸福”本是形容詞，这只能說是許紹早自己的話語。

許紹早問：“毛澤东時代是中國黃金時代”一句中的“毛澤东”和“黃金”都是名詞，“木人”的“木”是由單音的名詞孳生出來的形容詞。爲什麼同是名詞，在句子中執行同樣的職務，一個仍是名詞而另一個又成了形容詞呢？”我可以回答，中國大辭典編纂处編的《國音常用字彙》（45頁）在“木”字下註明：(5)“謂呆笨”，最近它出的《同音字典》(79頁）解爲(4)“發僵”，(5)“呆板”，现行通俗的字典如《学文化字典》(12頁）和《新華字典》(85頁）等，無不有这樣的註解，这就是詞性發展的確認。作爲“木材”的“木”，“木”是名詞；作爲“呆笨”的“木”，“木”是形容詞。一般字典爲什麼对於“木”的某一個意義能確定爲“呆笨”，就是照習慣；“木”或“呆笨”爲什麼是一個意義，因爲是習慣所公認的。（參看《語法理論》，20—21頁）。

許紹早又問：怎麼知道“从來沒有紅过臉”的“紅”和“圈豹檻虎”的“檻”还沒有質變而“圈”又變了？我回答可以从《國音常用字彙》看出來。《國音常用字彙》在“檻”字和“紅”字下所作的注解，沒有指任何動作的意義，但在“圈”字下却注明：(4)“以物圍之，如言用磚先把这塊地圈起來”（216頁），因此我們知道这個“圈”至少从公元前一百餘年起由量變發展到質變，孳生出動詞“圍”的意義；“檻”和“紅”仍然是名詞和形容詞。

許紹早看到我不承認“中國的解放”的“解放”是動詞，却又承認“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的“明”和“巧”是形容詞，“夫星之隊(墜)，木之鳴”中的“隊”和“鳴”是動詞，因此，說我是忘了这些在語法形態上的相同而鬧出了笑話。讓我們看看这些在語法形態上是不是相同吧。《孟子》的原文是“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可見“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是兩個讓步副詞句，即“雖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与“離婁雖明，公輸子雖巧”的意思，接續助詞“之”在这裏是起着接續主詞和述詞的作用。至於“中國的解放”的“的”是接續偏位詞和扮演主詞的抽象名詞的，它跟“日月之明普照大地”才是同一類型，而和“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却無相通之处，怎麼能把它們相提並論呢？（參看傅子东《傅氏文典》2冊，37—44頁)。“星之隊，木之鳴”是“星之隊於地也，木之鳴於空也”的意思，这兩個“之”字与“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的“之”字相同，跟“中國的解放”中的“的”字不相同，因此也是不能混而爲一的。由此看來，認爲“中國的解放”是主謂結構的，当然就破壞了語法上詞的形態，也就不能不是錯誤的。

三　位次論

“位次”，“位次形態”，我在《語法理論》中已有明白解釋（詳該書第五章），我想用不着重複，这裏只就許紹早提出的幾個具体問題來解答一下。

“什麼詞類基本上必然充当什麼句子成分，即在句子中具有什麼功用”。这句話中的“詞類”是特就名詞而言的，名詞必然充当主詞或賓詞，只基本上是这樣的，因爲名詞憑藉了其

他的位次形態还可以充当述詞、補詞、偏位附加詞、从位附加詞。“基本上”“必然”这兩個詞一先一後，意義很明白，許紹早是不須疑訝的。

在一定的对話環境中，“东方紅”是“东方天色變成紅了”的意思，“紅”的形容詞的面目通过扮演主詞的補詞的功用更清楚地呈現出來，“變成”是“紅”的述位这個位次形態所給予的。“从來沒紅过臉”这句話的意思，在一定的对話環境中是“[我]从來沒使臉變成紅”，“紅”的形容詞面目通过扮演賓詞的補詞的功用更清楚地呈現出來，“使……變成”是“紅”的述位这個位次形態所給予的。比較英語的 red（紅）和 redden（內動詞：變成紅，外動詞：使……變成紅），我們就可知道这個述位的位次形態在作用上跟英語或印歐語系語言的構詞法中語尾變化是相同的。“紅”这個形容詞的性質，無論在說話者的头腦中或在組成的句子中都是顯明的；認“紅”爲動詞，是常識斷然否定的。由詞的位次形態新生出的意義是和詞典上詞的意義判然各別的。

“虎”在字典上的意義，除指一种動物外，还“喩威武猛勇”，“喩”是比喩，比喩的不是字的本義。“青年团員胡志祥是眞虎”，“虎”是名詞，“眞”是副詞。副詞只能对動作或某种情態加以修飾。“虎”在補位，補位这個位次形態使“虎”的特徵“勇猛”出現，“眞”这個副詞所修飾的是“勇猛”，不是“虎”字的本身，“眞虎”是“眞像虎那樣勇猛”。

“毛澤东時代是中國黃金時代”，“毛澤东”跟“黃金”这兩個詞執行了跟形容詞同一的職務，爲什麼不是形容詞？我們的答覆是：詞的性質是由詞的概念或意義來決定的，不能由其他任何什麼標準來決定的。“毛澤东”和“黃金”都是名詞，这是常識所肯定的；它們憑藉偏位这個位次形態限制了扮演主詞的名詞“時代”，和扮演補詞的名詞“時代”，可是它們的性質不因功用上与形容詞相同而改變，它們仍然以名詞的面目出現於詞羣之中。这就是說，它們和形容詞在功用上雖相同，意義上是各別的。在一种对話環境中，“毛澤东時代”是“毛澤东領導中國人民的時代”，“毛澤东”对“時代”是領有關係；在另一种对話環境中，“毛澤东”对“時代”是類別關係，即不是成吉思汗時代，拿破侖時代，而是毛澤东時代。不管对“時代”的關係怎樣，“毛澤东”这個詞是和任何种類的形容詞的意義有區別的。“黃金”这個詞在这裏是“像黃金那樣最有價值或最可宝貴”的意思，与性態形容詞相近似，但它是以具体的事物表示出这樣的性質的。偏位是有印歐語系語言的領格語尾變化的作用的。

“蘋果綠色衣服的女郎把臉兒虎了起來”，“蘋果”仍然是名詞，也是常識所肯定的。它憑藉从位这位次形態才能限制那扮演偏位附加詞的形容詞“綠色”，这個位次形態給予它以介詞“像”的意義，“蘋果綠色”即是“像青蘋果皮上顏色的綠色”。这個“蘋果”的从位在作用上和印歐語中狀態格的語尾變化相同。“我今天走了二百里”，“二百里”这個名詞語憑藉从位这個位次形態，才能限制那扮演述詞的動作“走”；“这個布[是]有二尺五[寸]寬”，“二尺五[寸]”这個名詞語憑藉从位这個位次形態才能限制那扮演補詞的形容詞“寬”，因爲从位这個位次形態給予它們以副詞“多”和“很”的意義，这从位在作用上就和印歐語中數量格的語尾變化相同。

以上幾段，可以参看《語法理論》，37—39，121—126 頁。總起來說，詞序或詞的位次作爲一种形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絕不是像許紹早所說的“專从想像出發”的。

四　述性詞

若干名詞、形容詞等都可以在述位，也都可以轉變性詞；述性詞的性質出現在前，述性詞的功用出現在後，意味着述性詞的性質決定述性詞的功用。許紹早認爲使變爲述性名詞等，是功用決定了性質的說法，是不正確“学習苏联先進經驗的中國人正努力工業化”，“学習苏联經驗的問題是中國最迫切的問題”，这兩個句子中的“学联先進經驗”，照詞的功用決定詞的性質的原則，都应述性形容詞；但是第一個“学習苏联先進經驗”是指人所的性能，第二個“学習苏联先進經驗”指跟抽象的东西一事物，前者是述性形容詞，後者是述性名詞。它們都位，執行同一的職務或表現出同一的功用，但由於它們質的不同，前者和“聰明的中國人”中的“聰明的”相同，和“[經濟]革命的問題”中的“[經濟]革命”類似，因爲就問題類別这一點說它們的意義是一樣的。也就是說，述詞和抽象名詞在偏位，都可对事物加以類別的限制，或事物類別的關係。（参看《語法理論》，87—90頁）。

許紹早問，“述性从什麼地方看出來”，我的答覆是性詞既都是在述位的詞轉變成的，因此具有述詞的种能，即可以帶賓詞或補詞或賓詞和補詞，可以有助動詞它們，有从位附加詞修飾它們，这就是具有抽象事物、物性能或動作狀態等等意義或性質的述性詞所含的述性就是說，述性詞的述性从它所具有述詞的种种性能看出述性詞是詞羣或句子中的东西，和詞典裏的詞是对立的，但作爲一個句子成分，它的意義或性質，是可以比照詞典裏的詞的意義或性質來判定的。在一种对話環境“学習苏联先進經驗”（述詞有廣狹兩義，“学習”認作述性是比照狹義的述詞而言，“学習苏联先進經驗”認作述性比照廣義的述詞而言）作爲一個述性名詞語出現在我們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学習苏联先進經驗是中國最迫切題”，恰如在一种对話環境中，“勞動”作爲一個抽象名詞們头腦中出現時，我們可以說出“勞動創造世界”似的。一种对話環境中，“学習苏联先進經驗”作爲一個述性名出現在我們头腦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学習苏联先進經驗題就是我們迅速地工業化的問題”，恰如在另一种对話中，“勞動”作爲一個抽象名詞在我們的头腦中出現時，可以說出“勞動底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解決的問題的。在又一种对話環境中，“学習苏联先進經驗”作爲一性形容語出現在我們头腦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学習苏联經驗的中國人正努力工業化”，恰如在又一种对話環境中動”作爲一個性態形容詞在我們头腦中出現時，我們可以“勞動人民是要支配全世界的”似的。在又一种对話環境“学習苏联先進經驗”作爲一個述性副詞語，在我們头腦現時，我們可以說出“我們去莫斯科学習苏联先進經驗”話，它表述詞“去”的目的。在一間着火的煙霧騰騰的屋子屋外的人喊屋裏的人“跑出”（如同說快快地出），在操場球的因缺一個球員喊靠近操場的一間屋裏坐着的人“跑出第一個“跑”是以述性副詞的性質出現的，第二個“跑”是演述詞的動詞性質出現的（第一個“出”是述詞，第二個是空間副詞，“到外面”的意思）。在一定的对話環境中，

“跑”这個動作的方式來記述動作情况的迅速这個客观的，我們就通过詞的位次或一定的位次形態使“跑”这個動變爲指動作狀態的副詞，如第一個“跑出”的“跑”。一定次形態使“跑”轉變爲指動作狀態的副詞，恰如一定的位態使“鳥飛”的“鳥”表現爲主詞或動作的主体一樣，不应爲詞羣或句子中的固定的序列，如在前或在後，而应了在一定的对話環境中一定的位次。“跑”的一定位次形態“跑”以“快快地”或表動作的一种狀態的意義，恰如本文節所述的位次形態給予名詞形容詞或名詞語以介詞、動副詞的意義似的；它是有印歐語系語言中語尾變化或屈式使動詞轉變成散動副詞的作用的。“跑出”的“跑”具詞的意義或性質，因此表現出限制述詞“出”的功用，即从位附加詞或執行从位附加詞的職務。

述性詞的存在是一定的位次形態所給予的，旣是一种存必然地具有一定的意義或性質，这一定的意義或性質决它的功用，即使它能充当句子中一定的成分。就“跑出”儘管这一定的位次形態是跟“跑”所憑藉來表現出它的功即執行从位附加詞的職務，是同一的位次形態，但它的出現在前，功用出現在後，正如腦髓的活動出現在前，個活動而來的思惟出現在後一樣。“跑”的一定的位次形變化或消滅，它这個述性詞的存在也就喪失了；“存在”一定的意義或性質的，有一定意義或性質的“存在”消失从这個消失的存在可以出現它的功用自然不是客观上可的現象：这也可以說明述性詞的性質出現在前，功用出後。

述性詞指抽象的事物的就是述性名詞，指事物的性能的述性形容詞，指動作的狀態等等的就是述性副詞；旣已成名詞、形容詞或副詞，当然就不能有語法上的主詞，是說，它旣不再具有表現爲動作主体執行的動作的意義質，自然就不能在它和動作者間出現着相互依存的關係。們可以保証学習苏联先進經驗”的“学習”和“我們可以保联先進經驗的学習”的“学習”，兩者是有嚴格的區別的，是述性名詞，指動態的抽象事物，後者是抽象名詞，指的抽象事物，前者在詞羣中才有它的存在，後者在詞典有它的存在。

述性詞的定義在这裏可以說明了，就是：作爲可以在述詞憑藉一定的位次形態而轉成的詞羣中或句子裏的东述性詞，指以含動作方式表現出的抽象事物，或事物的或効用，或動作的狀態、方法、目的、効果等等。現在以進而回答許紹早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了。“爲什麼謂語形式’就要受到‘这是主观的唯心論見解’的批評，而述性副詞’就不是唯心？”那是因爲“謂語形式”的制作人看見詞的性質，只看見詞的功用，而“述性副詞”的制作清了詞的功用背後还有詞的性質，詞的性質是詞的功用决定者。

許紹早問：“爲什麼‘不懂就是不懂’中的第一個‘不懂’性名詞(按第二個‘不懂’是在補位的述性名詞)呢？爲什‘我要自己掙飯吃’中的‘吃’是述性形容詞呢？爲什麼好把敌人包圍而消滅之’的包圍是述性副詞呢？而且述性的名詞性，述性形容詞的形容詞性，述性副詞的副詞性不是‘在它進入句子之前已經確定了的’？如果不是，怎能詞的功用不是產生詞的性質的’呢？”“不懂”是指動態的象事物，所以它能扮演主詞，執行動作者的職務；“吃”是事物効用的述性形容詞，所以它能扮演偏位附加詞，執行賓詞“飯”的職務；“包圍”是指動作方法的述性副詞，所以它能扮演从位附加詞，執行限制述詞“消滅”的職務。許紹的質問正足以說明他是不知道詞羣中的語法範疇像詞典裏一樣同是詞的性質決定詞的功用，以爲詞羣中的語法範当然是由功用來决定性質的。

“爲什麼‘团結’(团結从鬥爭中產生)是抽象名詞，而‘不懂’(不懂就是不懂)又是述性名詞呢？爲什麼同樣可以做句子中的述詞而在这种句子中做主詞的会有兩种不同的解釋呢？而且这‘述性名詞’是不是詞典上的名詞呢？如果不是，那麼‘扮演句子中的主詞必然是詞典上的名詞’又怎樣解釋呢？”“团結”是詞典上的东西，指靜態的抽象事物，“不懂”是詞羣裏的东西，这裏的動詞“懂”憑藉一定的位次形態變成指動態的抽象事物。“懂”和“团結”，作爲指事物動作的動詞(詞典裏的东西)，才可以充当句子中的述詞，如“学語法的应懂詞性”的“懂”和“大家团結起來”的“团結”。“团結”，作爲指抽象事物的名詞，“不懂”，作爲指動態的抽象事物的述性名詞，才可以充当句子中的主詞。詞羣裏的語或从句比照詞典上的詞判定爲述性名詞語、名詞句等等，然後我們才能明瞭它們的功用，也就是說它們的性質決定了它們的功用；所謂‘扮演句子中的主詞必然是詞典上的名詞’，这個名詞当然包括跟它同性質的名詞語、名詞句，还包括代詞和在某种性質上同於名詞的引用語。許紹早一方面堅持葉思丕森的功用論的观點，認爲詞的功用决定詞的性質，另一方面堅持葉思丕森“詞的本身性質不變”的說法，認爲詞性是不發展的；又不理解詞羣是同樣地根據它的性質才表現出它的功用的；怪不得要提出上述的質問了。

五　漢語的特徵和省略

“‘省略’就中國語說，像中國語無性、數、格的變化，無人身、動式、動時、語態的變化一樣，是最重要的特徵”。(《語法理論》，105頁)。至於漢語中的助詞，日語中大部有的，但也应認爲漢語的重要特徵，漢語中後附的助動詞也可以算爲漢語的重要特徵。就位次形態說，印歐語系語言中有着無語尾變化的格，这在实質上和我們的位次是相同的(因爲从格產生的意義实質上是从位次形態產生的)，漢語的位次也只能是漢語的重要特徵。漢語句子成分的次序，特別是就古代漢語說，較長的賓詞常提置句首，这也是漢語的特徵。这些最重要的和重要的特徵，研究語法而又学过外國文的，可以說，人人知曉，個個明白。“我吃館子”或“拉三千元”这類話所表現的偶然突出的語言習慣，正是咱們老百姓創造性的“省略”法，不須用大力來發掘的。許紹早的大張撻伐：“把西洋的語法系統硬套在漢語上，否認漢語的特徵是对漢語的不可容忍的曲解，是將陷入唯心論的泥坑，是將倒退到幾十年以前去”，只是無的放矢。

“省略”的根據是特定的对話環境，我在《語法理論》中(59—60頁)作了詳明的闡述。據許紹早的意見：“所謂省略就是可以確定不移地補出，並且这個形式和原來的形式常見；所謂非省略就是不能確定不移地補出，一般人說此句時不感缺少什麼”。我可以確定不移地回答：不問一般人說某句話時是否感覺缺少什麼，我們是要根據一定的对話環境如实地把沒有說出的东西完完全全地補充出來的。“大家鼓掌欢迎”，在一种对話環境中，我們可以說“鼓掌”表“欢迎”的方式，在另一种对話環境中，我們可以說“欢迎”表“鼓掌”的目的。離開了一定的对話環境，“牛羊父母”和“今天國慶日”，当然是同型的，也就是說“牛羊[是]父母”如同“今天[是]國慶日”一樣。所以，不是許紹早所謂“濫用省略說的人的解釋達到驚人的混亂”，正相反，是那实質上否定省略說的人的解釋達到驚人的混亂。省略的根據旣是对一句話有决定性作用的一定的客观对話環境，那麼，所省略的成分当然是沒有“不能確定不移地補出”的，“牛羊父母”就是“牛羊歸父母”，“今天國慶日”就是“今天是國慶日”。“一般人說此句時不感覺缺少什麼”不能構成“非省略”的論據，因爲一般人雖不感覺“此句”缺少什麼，根據一定的客观对話環境，我們是必然能夠確定不移地補充出省略的成分的。

文字改革和电报叶务

朱学範

文字改革分兩步走。第一步精簡現有的漢字，使它適应当前实際的需要；第二步是从象形体系的形式过渡到表音体系的形式，使它更密切地配合語言，更有效地爲廣大的勞動人民服務。

毛主席早已指示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漢字簡化，正是照顧当前條件的必要措施。毛主席又指示我們："要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字簡化，正是往拼音化邁進的起點。

我們熱烈擁護这一歷史意義的偉大改革。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列舉的簡化字体絕大部分是羣衆已經普遍通用的。这些字的寫法原來是从羣衆中來，經过挑选，而加決定再到羣衆中去。因此，既能够爲已經識字的人所容易接受；又由於結構精簡，異体廢除，給初学文字的人減輕負担。我同意这一实際可行的漢字規範，使大家有個共同的標準。

簡化字的推行，是爲走向拼音文字舖平道路。取消一定數量形声字的形旁，適当地合併一些同音字；於是漢字的數目縮小了，漢字"意符"的作用降低了，以漢字作爲記錄漢語的音標作用突出了。漢字是漢語詞的音節單位更加明顯了，对於漢字統一讀音的要求感到迫切了。漢字的本身經过这番精簡，一方面既易識易寫，用起來方便；一方面人們在寫作的時候也就不得不較多地考慮到習用的複音節詞，把漢字和漢語联系在一起來運用；同時重視了活的語言，極力使文章接近口語，以便讀出來听得懂。这樣养成習慣，文字將不再是脫離語言的符号，而是記錄在紙面上的語言。人們对於文字和語言一致的作用有了深切的認識，自然給祖國文字的拼音化打下基礎。

* * *

对於有關郵電業務的若干問題，这裏先在電報方面就我個人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見。

一

現在初步決定的簡化漢字只有798個，擬廢除的異体字也只有400個，此外的字暫時都还保留原樣。但是就以这一千多字的範圍而論，已經牽涉到四碼制的電碼本。

首先是電碼本的編排問題。其实这也是帶有
性的一個問題——漢字的檢字問題。不过電碼本
題來得更大。

繁体字和異体字停止使用，簡体字和正体字
標準字之後，許多字的部首不同了（不能仍在原
下），筆畫減少了（不能仍按原筆畫計），構成漢
分子移位了（字形有變動），甚至根本變成一個別
樣了（部首、筆畫、字形都有變動）；因此原來排
次序就不能不隨之變動。不論以原部首爲序，以
畫爲序，或者以原筆法爲序，都不能解決問題。

其实方塊漢字本來沒有一個簡易便捷、合於
規律的檢字法；"一檢即得"的檢字法，惟有按照
先後排列的拼音文字才办得到。關於現在各种漢
字法的缺點这裏且不論述，現在漢字还沒有实現
化，在这过渡時期，我認爲可以採用檢音法，把
按照讀音的順序排列。至於是用注音字母，还是
丁化新文字的拼音方案，可以另外研究。總之，
字音的檢字法一定要比根據字形的檢字法便於檢
是無可懷疑的。

電碼本还有它特殊的問題，不是改變一下檢
就可以解決的。"電報四碼制度是不科学的"，早
人提出；但因習用已久，也就保留下來。現在的《
電碼本》仍是四碼制的電碼，其中幾千個漢字，包
的、死的、常用的、不常用的、簡体的、繁体的
体的……它們的排列，不但是按照部首先後，同
按照數碼先後；由於字數多，和給予各個漢字的
已經固定，一個電碼本中的位置已經擠滿，極少活
地。部首与部首之間，字与字之間，再难添入新
寫法不同的字；如果有此必要，还須另外"作字"
如：一個字的變化範圍就上、下、左、右、中五
面加上某些或減去某些，總計十個變動部分，用
0 十個數碼來代表：

1＝上加　2＝下加　3＝左加　4＝右加　5＝中

6＝上減　7＝下減　8＝左減　9＝右減　0＝中

根據十個變動部分所編訂的号碼寫在加上或減去
字的電碼前面，表示这個新字。例如：

（1）"魷"字未經編入電碼本，可寫作 1429 3

卽"尤左加"魚"作成"魷")；

(2) "峃"字未經編入電碼本，可寫作 1331 71311 1472(卽"學"下減"子"下加"山"作成"峃")。

以上这個作字法还是"較爲簡單易記，不增加譯電工作同志的負担"的办法。

一個近万字的電碼本，按說应該够用了吧？实際不然，还要"作字"。爲什麼呢？原因很顯明，那就是所羅列的字數雖多，但大部分是古字和日常生活中少用的字，或是与現代生產根本無關的字。一些可能遇到和需要的字並沒有包羅進去。卷末雖有補遺，而所補的字还是不甚有用的字。这裏任意舉列一列電碼爲例，譬如說人部 8030 至 8039 的十個漢字：伾、佚、佽、佹、佴、佫、仳、倆、侜、佝、——其中有幾個字是我們習用的呢？可見打電報要憑藉四碼電碼本是繁重的。也是不切实用的。

漢字簡化後，廢除了一部分繁体字和異体字，電碼本可以騰出許多地位了，但是能否就此添進簡化字呢？答案仍是不能。因爲電碼中漢字排列的位置是受着部首和數碼双重限制的(每個部首中數碼的前後大体上——不是嚴格的——按照字的筆畫爲序)，簡化字应該看作新字，这些新字的部首和筆畫決不能恰好塡入所騰出來的空碼中去，假若硬編進去，那就更打亂了電碼本原來的編制体例，將越發不便檢查。假若"就地簡化"，也就是說，把簡化了的字替換在原來繁体字的地位裏，就字義而論，問題还不大；但是对使用簡字的人來說，他就还要知道这個簡字的前身，才能查出電碼來。

还有困难。用上述"作字"办法也解決不了。或者根本不能，或者"作"出來麻煩費解，並且使電碼更加複雜。隨便舉幾個例：

(一) 簡化後，字的本身(或者以之作爲構成許多別的字的分子)變了樣，在楷体漢字中原來沒有这种寫法，因此在電碼中"作"不出字來：

韦(韋) 佥(僉) 东(東) 乐(樂) 兴(興)

头(頭) 为(爲) 长(長) 寿(壽) 农(農)

龙(龍)

(二) "作"出來麻煩費解：

邮＝"郵"左減"垂"，左加"由"(6755 80987 33945)

电＝"電"上減"雨"(7193 67183)

学＝"字"上加"八"(1316 10360)，这個上加"八"还要倒寫才像。

习＝"刁"中加"丶"(0431 50027)

以上的類例是極多的。

二

从理論上說，四碼電報沒有前途，它的种种缺點早有定論，原可不必再論，应該另尋出路。爲什麼这裏又就它同簡化字的關係略加敍述？这主要由於四碼制还是当前的一個現实問題，它有較長遠的歷史來源和使用習慣，很难立刻廢止；因此提出來，希望引起討論，促進改革。電碼应該服从語文的需要。簡化字、以及一切应用的字都不应該遷就電碼。電碼的出路肯定是拼音方向。惟有拼音方向方能解決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今年工作計劃之一"研究並試行拼音文字電碼"是及時的和必要的。

四碼電報爲什麼难於改革？这在一個方面是因爲漢字的構造特殊，不易处理。漢字數量太多，漢字中每個相同的音節都有那樣許多不同的寫法；如果每一個音節只有一個寫法，拿北方話來說，四百多個符号也就够了；如果是音素文字，二、三十個字母也就够了。漢字不然，字數上万，爲了區別清楚，以免電報造成差錯(電報上可能造成差錯的原因是多种多樣的，这裏不論)，就勢必对於每個漢字給予一個專有的号碼，把它固定下來——四碼電報应運而生，而其惟一存在的理由也就是在这裏。在另一個方面，四碼電報之所以难以改革，还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問題。它的事实根據是，記憶一個電碼要比記憶一個漢字更难，漢字大体还有規律可尋，不是漫無標準，認識和記憶，还都能藉助於联想；電碼就硬是要死記，無理可說。例如从"一"到"十"的十個漢字是：

0001(一) 0059(二) 0005(三) 0934(四) 0063(五)

0362(六) 0003(七) 0360(八) 0046(九) 0577(十)

其中除 0001(一)之外，電碼与漢字之間的關係实在难於联想；如果說可以由部首的先後去联想，那麼这個圈子又兜得太遠了一些，而且部首也只能劃分若干大類，並不精確，何况部首法的本身还存在問題。因此，熟悉電報四碼的人，至少也和熟悉方塊漢字的人一樣，都是下过多少年眞工夫的。惟其如此，正是由於得之不易，所以难免保守；而初学四碼的人又和初学漢字的人一樣，只有叫苦。

三

以上是說四碼在檢查、記憶和使用等方面的不便。如果从電報的傳遞方面看，四碼也是不科学的。試拿四碼和兩种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和拉丁字母)的符号及其點劃作一比較：

在符号上數碼雖則只有 10 個(注音字母是 37 個，

加上ㄪㄫㄬ是40個，拉丁字母是26個)。但是每個漢字要用四個數碼來代表，而每個數碼的莫爾斯電報符号(莫爾斯符号是目前我國電報通信上普通使用的一种符号)少則1劃，多則4點1劃；1劃的長短从傳遞技術上講应該等於3點，也就是說，每個數碼的符号最短的是3點，最長的就有7點。照这樣計算下來，用四個數碼代表一個漢字，它的符号至少就有13點，多的要到28點。而且四碼電報由0001到9999把漢字按照字典的順序排列下來，其中代表最常用的字的四個數碼不見得是四碼數碼組中符号點數最少的一組，相反，不常用的字也許點劃最少；例如，最常用的字"速"、"運"各27點，"篠"(韻目代日)28點，不常用的字"噶"、"仄"各13點。

如用注音字母，不但每一個字母就能代表一個漢字(这种情形是很多的，因爲可以單独使用的声母就有7個，可以單独使用的韻母就有16個)，而且在通用的注音字母電報符号內，最短的只有一點(例如最常用的"Ｉ")，最長的才有11點；何況注音字母除單独使用的字母之外只有二拼及三拼，也不像四碼電報每個漢字都要用四個數碼來表示。

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的優點更大，字母符号數點數的多少也是照顧到了它的使用頻次的。例如常用的"E"只有一點，"I"只有兩點，特别是由於詞兒連寫，一組電碼可以代表幾個漢字；例如"WENZ"(文字)这個詞兒就等於兩個漢字，而兩個漢字是需要兩組卽八個數碼來表示的。因此就从形式上看，拉丁化新文字電報也比漢字四碼電報爲經濟。用停閉式電報机傳遞電碼与用莫爾斯机不同，數碼与拉丁字母的電報符号是沒有長短的區别的。儘管这樣，拼音文字電報仍較漢字四碼電報爲有利；因爲用一個漢字代表一個音節，每個音節都要四個數碼來表示，而拼音文字的每個音節平均要少於四個字母(拉丁化新文字中單独一個字母可以成爲音節的也很多，例如Z、C、S、R、I、U、Y、等)；並且詞兒連寫，又節省了音節之間的間隔(每個間隔等於3點)，例如用兩組四碼傳遞"文字"这兩個漢字，組間要有間隔，而"WENZ"(文字)是一個詞兒，中間不需間隔。

總的說，四碼電報的缺點在於電碼难記、翻譯費時、易出差錯、並且點劃多、在傳遞上也不經济；而拼音文字電報的優點有：

(一)提高電報速率，降低成本：因爲電碼總點數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傳遞处理時間的長短；而人員、材料、机件、電路的消耗又与傳遞处理時間的長短成正比。

(二)提高電報質量，減少差錯：拼音文字有拼[illegible]的規律，易於識别電碼的錯誤，顚倒和遺漏。舉"改造"(GAIZAO)爲例，如果錯成AGIZOA或IGAOAZ[illegible]一眼就能看出來，不像四碼電報，不論怎樣顚倒，[illegible]能譯出漢字(除非是電碼本中的空白電碼)，必須由[illegible]下文去理解；但这也是不可靠的，因爲錯了字不見得[illegible]了文法，像"母病速歸"錯成"母病逝歸"("速"是664[illegible]"逝"是6641)，一碼之差的例子(見《中國語文》第[illegible]期)是可以發生的。

四

綜上所述，四碼電報的缺點已經很多，应該改[illegible]向拼音化邁進；这是完全必要而且可能的。

四碼電報產生的原因，在於遷就不合理的方塊[illegible]字。四碼電報因漢字的存在而存在，也將因漢字的[illegible]革而改革。

但是，在漢字簡化階段，電碼改革是有困难的，[illegible]主要原因如下：

(一)漢字分批簡化，數目很难最後確定。簡化[illegible]少？作廢多少？結果存在若干选定的字樣？这個大[illegible]提不解決，配合它的電碼就無从編定下來。

(二)漢字簡化後，到底还不是純粹表示音節的[illegible]号(我們不能走音節文字的彎路，这且不論)，儘管[illegible]倡同音假借，但是形声字仍佔絕大多數，因此每個[illegible]体的漢字还是不得不有一個特定的号碼；並且估計[illegible]後选定的漢字決不会少於幾千，那麼，編出來的号[illegible]还是四位數目，同樣不便学習和使用。

(三)由舊四碼改成新四碼不但沒有意義，而且[illegible]於已經熟悉舊四碼的人(尤其是从事譯電工作的人[illegible])又要从头学起，增加困难，在工作上造成混亂。

我們期待实現拼音文字。只有拼音文字才能解[illegible]電碼的困难。

電碼的性質和文字的性質不同；文字改革可以而且应該由六書体系过渡到拼音方向，而傳遞文字的電碼只能緊跟着拼音文字的实現，直接採用拼音文字的電碼。

这樣說來，電報業務是否就不能配合漢字簡化運動呢？也不是。在与公衆接觸的一面來說，目前可以这樣做：

(一)对於譯送來報，以及郵電企業对外文件的用字，都按照选定的簡体字和正体字書寫。

(二)編印一個《选定簡化字的電碼檢字表》，便利發電用戶翻譯電報；但是簡化後的各個漢字仍舊保留原來各個漢字的電碼，並不變動。例如"並"(0017)簡

化後作“𢀖”，電碼仍是0017。

（三）在再版印刷《標準電碼本》的時候，作下列的修定：

1.把簡化字印在原字上面，原字電碼不動。

2.把由異体字中选定出來的正体字保留下來，印在其餘被廢除的異体字上面，同時在各個異体字的電碼上加印黑綫，表示这個電碼以後停止使用。

3.把同音假借的簡化字作爲选定出來的正体字处理，並且把这個簡化字印在原字上面，同時在原字的電碼上加印黑綫，表示这個電碼以後停止使用。

4.如果由異体字中选定出來的正体字在電碼本中原來没有，就把这個正体字印在那個被廢除的字上面，但電碼不動。

5.把上述第（二）項的《选定簡化字的電碼檢字表》加以增訂，作爲这個再版電碼本的附錄。

五

電報是文字应用到現代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電報是傳遞文字的一种工具，是配合文字來服務的；怎樣的文字，產生怎樣的電報。东北鉄路在拉丁化新文字電報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績，証明電報同樣可以爲拼音文字服務，而且服務得更好。

關鍵不在電報是否能够採用拼音文字，而在是否有这樣或那樣一种通行的拼音文字，在全國範圍內或專業範圍內被大家所採用。

在電報專業的內部，就有幾個方面是並不採用四碼的，因爲四碼不方便。內部公電往來，机上談話，用英文；傳遞局名，也是拼音方式。用的什麼字母呢？拉丁字母。这就好办了，如果說電報採用拉丁化新文字，在技術上問題不大；这個过渡比較容易，只看採用怎樣一套拼音方案，和工作人員怎樣熟悉这一方案。

電報業務內部工作用英文是不对的，应用拉丁化新文字來替換，先从机上談話用語着手編擬是可能的。局名拼音也要走这個方向，使拉丁化新文字電報能够先从郵電企業的內部開始試行，以便逐漸取得經驗，作爲日後推及全面的參考。

第一、二批試用簡字表

北京一部分出版印刷業从八月十五日起在書籍報刊上試用第二批簡化漢字84個，連同五月一日開始試用的57個簡字，共有141個。現在把第一、二兩批試用的141個簡化漢字列表如下：

第一批試用簡字

刘（劉）	机（機）	听（聽）	选（選）
劝（勸）	权（權）	胆（膽）	还（還）
团（團）	欢（歡）	与（與）	边（邊）
压（壓）	灯（燈）	艰（艱）	医（醫）
学（學）	独（獨）	万（萬）	鉄（鐵）
实（實）	献（獻）	苏（蘇）	双（雙）
宝（寶）	当（當）	处（處）	难（難）
对（對）	尽（盡）	号（號）	响（響）
从（從）	礼（禮）	覚（覺）	头（頭）
应（應）	称（稱）	观（觀）	养（養）
战（戰）	种（種）	証（證）	体（體）
担（擔）	粮（糧）	丰（豐）	党（黨）
敌（敵）	才（纔）	办（辦）	說　明
会（會）	声（聲）	这（這）	（）內是作廢的字。
东（東）	联（聯）	过（過）	

第二批試用簡字

乱（亂）	坏（壞）	断（斷）	灶（竈）	邮（郵）
个（個）	寿（壽）	晒（曬）	窃（竊）	陈（陳）
备（備）	夺（奪）	条（條）	筹（籌）	际（際）
伤（傷）	奋（奮）	荣（榮）	罢（罷）	虽（雖）
侨（僑）	妇（婦）	样（樣）	罗（羅）	离（離）
伪（僞）	帮（幫）	标（標）	义（義）	电（電）
俘（儘）	庙（廟）	桥（橋）	兴（興）	灵（靈）
优（優）	弯（彎）	档（檔）	举（舉）	齐（齊）
剧（劇）	爱（愛）	歼（殲）	盖（蓋）	
剂（劑）	态（態）	气（氣）	荐（薦）	
务（務）	惨（慘）	济（濟）	虫（蟲）	
劳（勞）	怀（懷）	洒（灑）	蝇（蠅）	
势（勢）	惩（懲）	营（營）	蚕（蠶）	
协（協）	恋（戀）	为（爲）	蛮（蠻）	
参（參）	扫（掃）	尔（爾）	变（變）	
乔（喬）	据（據）	环（環）	赶（趕）	說明
坚（堅）	拥（擁）	画（畫）	辞（辭）	①本批簡化漢字84個；
执（執）	挤（擠）	众（衆）	运（運）	②（）內是作廢的字。
垫（墊）	拟（擬）	碍（礙）	远（遠）	

东北鉄路电报改革工作的經驗总結

鉄道部电务局

(一)实行改革的經过概况

1. 在改革以前電報通信迫切要求電碼改革的一些主要原因:

从1925年由原四洮鉄路車務处黃文健，宮德源等同志創造了注音字母電報，首先在四洮鉄路使用，以後逐漸推行到东北各鉄路局。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东北以後，在1941年8月16日起停用注音字母電報。在东北解放後，从1946年7月1日，又重新使用注音字母電報。1949年11月1日開始在东北各局推行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到1950年8月1日，注音字母電報就全部停用了。

注音符号電報用拼音的方法表示意義，而且又可以編製略号，比漢字四碼電報方便。但是它不能够完全表示出來一定形狀的漢字，字形的結構又不科学，因此，它的使用範圍是东北鉄路和關內鉄路的一小部份，最後被宣告停用。

解放以後，由於逐步的貫澈了新的語文代替了舊的公文套語，電文內容多式多樣地產生了新的寫法；因此感到注音字母電報有下列問題:

(1)連續不斷的寫法，不能明確地區別詞段和音段，收報後譯電困难。

例如: “ㄆㄞㄎㄨㄞㄐㄧㄩㄢㄐㄧㄕㄨㄩㄢㄍㄜㄧㄇㄧㄥ”是派‘会計員技術員各一名”？还是“派会計員及事務員各一名”？这种混亂主要是音段不明確和不分別詞兒連寫的兩种原因。

(2)電報略号混亂電報略号寫在電文之內，無法區別那個是略号那個不是略号，而且一個略号有的代替兩個以上的名称。如: ㄕㄅ代替“沈陽北站”和“收報人”兩個名称。事实: 發報人把“ㄕㄅ”当做“收報人”的意思發報，結果到報譯成“沈陽北站”。

(3)不便摻用必要的記号和特殊寫法　很多生產情况報告的電報需要有%、拉丁字母、分數、正負号、國際通用的單位等等必需的記号，因爲注音字母電報是每字佔用一格的寫法，不能摻用，即使摻用進去，因爲寫法是分格独佔、也不能完全表示出來它的应有的意義。

(4)字型構造不科学　每個字母平均2.6筆，完全具備連寫條件(从左下角起筆落到右下角)的只有ㄱ、ㄧ、ㄝ、ㄦ四個字母；因此，通報当中速度快，將有角有楞的注音字母寫成近似圓形，影响工作效率。

由於有这些缺點，特別是拼音不能表示出來一定的漢字定形，对於注音字母電報必須加以改革，以滿足鉄路通信上的要求。

2. 实行改革前的準備工作:

齊齊哈爾鉄路管理局根據注音字母電報上存在的問題，提出電報改革方案，編製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方案。东北鉄路總局(原名)於1949年4月11日召開东北各局電報工作者会議，討論並通过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方案。

从1949年5月26日開始，东北鉄路總局成立一期新文字電報訓練班。同年八月起，东北各局共办了492班，有11,005人。

东北鉄路總局爲了擬定拉丁化新文字電報推行計劃，派人檢查各局的準備工作。檢査的結果，認爲拉丁化新文字電報不容易寫，容易念。因此，在確定推行計劃的時候，採取了下列措施:

(1)推行時由一點对全面使用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其它各处仍用注音字母。

(2)成立拉丁化新文字電報推行研究組，到推行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的電報所，幫助解決發報寫法上的問題。並对各主要用戶宣傳，同時幫助他們学。

(3)研究組对於發生的問題，出快報，通知有關各局学習。

1949年11月1日，由齊齊哈爾電報所開始使用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發報。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研究組，直接參加这一工作，進行了寫法加工工作(对文言的詞句徵求用戶同意加以修改)，以求得語文一致。对这一工作，一般地收到良好的效果。表現在加工後的電文簡要通俗明白，結果解決了注音字母電報上譯電困难的問題。另外，对於很容易懂得的詞句，如“迅速”硬要改爲“趕快”、“盲目”硬要改爲“瞎幹”等等，这种不必要的修改，很快地給予糾正了。

(二)幾年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的实際效果和存在的問題

东北鉄路推行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的主要目的在於解決注音字母電報在譯電上存在的問題，以保証通信

通。推行以後，收到很大效果。

由於对於發報改進了寫法，音段明確，詞兒連基本上解決了到報譯電的困难。

電報略号明確。因爲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寫法体式詞兒連寫的，編制了字母中間加圓點、加短横、站名用三個字母。它的最後部的字母是不能單独構成的声母，这樣就明確了電報略号的個性，根本地了注音字母時期在略号上不能解決的混亂問題。

中國鉄路電報工作人員，歷來就要学会拉丁字阿拉伯數字電報符号。使用注音字母時期，又必外記憶一套注音字母的電報符号。推行拉丁化新電報以後，不是加重負担，而是減輕一种符号的。

節省紙張。注音字母電報使用的紙張，每字佔一兩字中間有一定的距離，每封電報平均2.5張拉丁化新文字電報，詞兒連寫，字間緊湊，每封平均1.4張紙。

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可以直接利用既有的快速電報設備，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在东北鉄路推行一個時期以由於人員的流動，学習过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員日少，而日常生活的書報中都是漢字，只是電報上拉丁化新文字，很多人不是經常利用電報；因学过的人，对这种文字也就逐漸生疎，以致忘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單位把電報交給專人办理，而这些人員並不具備本單位各項業務上的全面。在發報譯電時，只能依照原稿拼寫，結果就不到語文一致，改變文言字眼，因而到報譯電感受。这种問題，主要地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同音詞

对於用戶（經办人）自已直接寫、看電報的時候，本身業務範圍內一些事物，具備已知條件，不感覚詞是個問題。缺乏已知條件，譯電上对同音詞確一個問題。如："吊車"和"調車"、"土斗車"和車"、"鉛字"和"鉗子"、"電材字"和"電財字"、工員"和"記工員"等等。

特殊名詞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名詞，外人根本無法譯出原來字。如：xeshui＝渴水，kaibici＝開閉漆，bian-扁鉄，giaogang＝角鋼，lun′yan＝輪緣，lundui＝，tungkuang＝銅框等等。

詞

我們知道用漢字寫文章，只有字句組成沒有詞兒之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要詞兒連寫，只在寫法內簡單地說了一下詞的性質。究竟怎樣算一個怎樣不算詞？並沒有具体規定。那麼"主任"是名"工程師"是名詞，"主任工程師"也是一個名詞，寫成 zhurhen gongchengsh？还是寫成 zhurhen-gchengsh？如果分開寫，主任是主任，工程師是工程師，不能代表一個完整的名詞；如果应当連寫的話，那麼对於"技術教育推行先進工作方法合理化建議工程師"的一個職名，寫在一起太長，如果分開寫就失掉一個名詞的完整的意義。

哈爾濱有一條"極樂寺街"，在这條街上有一個技術学校。教育处通知各地学員"來極樂寺街技術学校報到……"，"發報寫成"……lai gile shgie……baodao……"，到報看成"來極樂世界……報到"。由於当時对於分詞方法沒有明確的規定，形成这樣一個笑話。

所以能够產生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擬定計劃的時候，認爲用戶（經办人）親自寫看電報，他們具備已知條件，同音詞不成爲問題。試行以後，因爲電報不多，人員流動頻繁。拉丁化新文字不是日常生活上的应用文字。因爲这樣，就無法鞏固用戶親自看、寫電報的條件，收發電報勢必成爲專人工作。因此，不能不暴露了同音詞的問題。爲了保証鉄路通信工作，解決同音詞的問題。1951年9月6日，鉄電業（51）字第147号部令第15條規定了"对於收發報人及電文中的人名、地名、商号名和生疏的或容易誤解的名詞、術語，可摻用漢字（四碼）。用这种措施解決了同音異字的問題。

電報机上談話

擬定拉丁化新文字電報方案的同時，制定了電報机上談話略号。实行初期，因爲拉丁字母和注音字母併用，在電報上談話也是兩种字母。当時，電報員对於拉丁化新文字还不如注音字母熟練，利用拉丁化新文字談話的很少。在这兩种字母併用的过渡時期，雖然彼此有時各用一套字母談話，甚至在一次談話中有時一部分用拉丁字母，一部分用注音字母，因爲双方都具備已知條件，互相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不能立即听懂对方的談話，反問一下（費些時間）也就懂了。以後，拉丁化新文字電報逐漸推廣，以至最後全部代替注音字母爲止，電報机上談話的文字基本上用了拉丁化新文字。

（三）今後的办法

澈底解決同音詞

东北鉄路爲了解決同音詞的問題，对於必須表示出來一定的漢字的詞，摻用了四碼，这只是一种暫時的办法。爲了澈底解決这一問題，应該統一編制"拼音定型字"，在原有的拼音後面加上不能構成音段的声母。这樣，既能拼音又能表示出來一定形狀的漢字，可以解決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存在的根本缺點。

鞏固既有成績，創造條件、逐步推廣

拉丁化新文字既然能够拼寫中國語言，又能表示一定形狀的漢字，通報效率又高（根據1955年1季度，东北地區[新文字]和關內地區[四碼]的比較，把電文用拉丁化新文字發報，每小時爲147的話；把同樣電文用四碼發報，每小時爲100），所以希望有關通信部門共同研究推廣。

关于解决拼音电报中的同音字問題

張　雁

中華人民共和國鉄道部電務局所作的“东北鉄路電報改革工作的經驗總結”，很明顯地告訴我們东北鉄路上使用的拉丁化新文字拼音電報確実是好的，比注音字母的和四碼的電報强，效率又高。这是值得全國電報通訊部門注意和学習的。

但是在正式拼音文字还沒有建立起來，使用漢字書面語的現況之下，其中有一個同音字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們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臨時規定摻雜四碼的办法，限於人名、地名和一些專門名詞等需要標明其所代表的漢字，避免發生錯誤的時候使用。例如：

Wiliao zhangwo 3265 3055 cingkuang, mei-10 tian jao tichu shumian baogao.

爲了掌握、混水情况，每十天要提出書面報告。

Pai 2799 2504 2494 t-zh ky bgp kaixui.

派楊春明同志去北京開會。

［註］bgp 是鐵路上規定的 Beiging（北京）的專用略號。

从这情形看，摻雜四碼使純拼音的明碼電報，變成一种不純的拼音而帶有密碼的電報（四碼的実質是密碼），而且四碼摻雜在裏面，很容易和一些數詞相混，实在不是一個好办法，需要另想办法來解决。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爲此問題，曾邀請鉄道部、郵電部、新華通訊社等電報工作的同志共同來研討，認爲在拼音電報中要解决同音字的問題，根據國內外一些熱心人士的意見，惟有在同音字的拼音(音段)末尾附加區别同音字的符号(特定的字母)比較妥当；但这种區别同音字的符号，必須不是能單独使用的字母，而且要規定它在这上面是不發音的。首先確定了这條原則，接着选定了 b p m f v d t l k x 十個字母，作爲區别同音字的符号。这些區别同音字的符号如何編排使用，必須編出一本檢字來作依據，於是决定編一本“拼音電報檢字手冊”。其第一部分是从拼音查漢字，內容是这樣：

把電報電碼本上所应用的漢字（根據漢字簡化廢除異体字和現实需用的情況，將有所增刪），分別照拉丁化新文字字母表的順序排列在 27 部四百幾個音段裏，每個音段裏的漢字，常用的排在前面，他的排在後面，依次排号，利用 b p m f v d t l k x 個字母代表 1 2 3 4 5 6 7 8 9 0 十個數目。这樣每個漢字都有一個區别同音字的符号。从 1—9 的字只有一個區别同音字的符号；从 10—99 的漢字用兩個區别同音字的符号。個别音段的漢字特別多有超过 99 的，那就用三個區别同音字的符号，不这些字都是罕用字，將來是要淘汰的。

爲使習慣於四碼的電報工作同志使用上方便見，該手冊編有第二部分，就是从漢字查拼音，內是这樣：

把電報電碼本上所应用的漢字，按原來的四碼 0001 到 9999 排列，每個漢字註有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段)和附加區别同音字的符号。

區别同音字的符号在電文中究竟如何運用，在手冊第三部分“拼音電報方案”的“寫法規則”第十條有詳細規定。主要是这樣：在人名、地名、某些專名詞、文言字、对称意義容易混淆的字和其他容易相的同音字，需要明確譯出其所代表的漢字，避免發生誤的時候，就可以在音段末尾附加區别同音字的符來寫(多音段的詞兒，可以把各個音段連區别同音的符号分開來單独寫)，一切当依“拼音檢字手冊”定的爲準。

根據以上所述，拉丁化新文字拼音電報的同字問題，無疑地已經得到比較好的解决办法了。然，在現階段說，这個办法，僅僅是一個改良的法。东北鉄路電報採用了这個办法之後，摻雜四碼办法就不需要了，即可改變成爲一种純拼音的明碼報了。由此，也給四碼電報改爲拼音電報造成了便的條件，用四碼電報的部門就可以考慮來採用拼音報了。

談談科学用字的同音代替

刘 澤 先

如果您離開書本堆兒出去，深入到老百姓羣兒，您就会看到老百性是多末喜欢“同音代替”。比方貨公司裏就普遍使用“水呼（壺），粉卜（撲），罗絲，旦(蛋)糕，并干(餅乾)，平(蘋)果”等等。

雖然民間早就廣泛地应用了同音代替，可是知識圈子，印刷品上使用得还不算多。从这方面說，我們經驗也許有人認爲还嫌不够。那末，日本人的經驗許值得我們參考一下。我們从近年來日本比較正式印刷品上，也可以見到許多同音代替字，比方，(吡)素，万才(歲)，義(蟻)酸，希(稀)酸，蒸留水，弁(辯)証法”等等。

这次簡化漢字是文字改革的第一步，我們認爲，种同音代替是最富改革性的措施。

通过同音代替，人們才会更清楚地認識到文字只表音就够了；也就会逐漸改變“望文生義”的習慣。們有了这种認識和改變，文字拼音化才能比較順利進行。

因爲文字拼音化基本上就是同音代替的最高發

我們認爲下列的字(主要是自然科学用字)应当用音代替的办法簡化:

版——用“板”代替。“版”字根據«康熙字典»的記«廣韻»上說“同板”，«集韻»上說“或作板”。«辭源»也說：“与板通”。可見“板”字是可以代替“版”的。

鈑——还原成“板”。科学家認爲“金屬板”的“板”用金旁，这個原則未免太不科学化了。如果根據这原則，我們要問：“玻璃板”、“蜡板”、“紙板”、“石、“石棉板”、“洋灰板”、“橡皮板”、“塑膠板”等的“板”該用什麼偏旁呢？

鋇——用“貝”代替。前者常說成“鋇元素”、“金”、“鋇鹽”、“硫酸鋇”等，後者常說成“宝貝”、“”等，兩者不会混亂。

狽——用“貝”代替。前者目前只常說成“狼狽”，者不会混亂。

呎——用“尺”代替。前者«康熙字典»裏沒有，是本人造的字，作爲英文 foot、feet 的譯名，日本人英文的音念。这個字他們現在也不大用了。在我國，爲了清楚，一定要說成“英呎”才行，那末，寫成“英尺”不是很好嗎？

汽——用“气”代替。这兩個字在實用上根本沒有區分的必要。

氫——还原成“輕”。从前的老譯名“輕气”、“輕气元素”、“輕化物”、“輕养化物”什麼的就足够清楚，“氫”字沒有存在的必要。

吋——用“寸”代替。«康熙字典»上雖然有“吋”字，但是那完全跟現代的念法和用法不是一碼事。“吋”字用作英文 inch 的譯名，那是日本的办法，他們就按英文的音念。这個字他們現在也不用了。我們說的時候總是說“英吋”，那末，寫成“英寸”不是很好嗎。

氮——还原成“淡”。原來的譯名“淡氣”、“淡化物”就很清楚，“氮”字可以取消。

碘——用“典”代替。前者常說成“碘片”、“碘元素”、“碘酒”、“碘化物”、“碘酸鹽”什麼的，跟後者的用法“字典”、“典当”什麼的不会混亂。

痘——用“豆”代替。前者常說成“牛痘”、“牛痘苗”、“水痘”什麼的，不会跟後者弄亂。

砝——用“法”代替。前者只用於“砝碼”，所以不会跟後者的用法混亂。

醱——用“發”代替。这個字根據«康熙字典»的記載，应当念“撥”，可是大家早把这种念法忘光了。它只用在“醱酵”裏，而这個詞兒也常常寫成“發酵”，所以“醱”字是可以廢除的。

翻——用“番”代替。後者只用在“幾番”、“番号”、“番茄”等裏面，跟前者的用法沒有什麼衝突。

氟——还原成“弗”。日本人的經驗証明这樣用沒有什麼不好。近來日本人甚至把它寫成“沸”，也不引起誤会呢。

沸——用“弗”代替。这個字本來念 ㄈㄟ，但是現在普遍地都念成“弗”(ㄈㄨˊ)。“弗”在口語裏本來不大用，所以用它來代替“沸”和“氟”也不会混亂。日本人現在用“沸”不用“弗”。

鈣——用“丐”代替，或者最好是用舊譯名“石灰(質)”。

坩——用“甘”代替。它只用在“坩堝”裏。

慣——用“貫”代替。“慣”字，《康熙字典》上說：“又通作貫”；“貫”字，《辭源》上說：“与慣同。《孟子》我不貫与小人乘。”

堝——用“鍋”代替。它只用在“坩堝”裏，寫成“甘鍋”是完全可以的。

氧——还原成“养”。原來的譯名“养氣”、“养化”什麼的非常好，沒有用“氧”字的必要。

瑯——用“郎”代替。在口語裏它只用在“珐瑯”这個詞兒裏，簡化的理由已經在前面“珐”字項下解釋過了。

螂——用“郎”代替。“樟螂”、“螳螂”寫成“章郎”、“堂郎”不会引起誤解。

理——用“里”代替。“里”是長度單位，用法不会跟“理”混亂，所以可以代用。“里”雖然又和“裏”通用，可是“裏子”、“裏面”、“裏外”、“屋裏”等用法也不会跟“理”字相混。

鯉——用“里”代替。它只說“鯉魚”用。

哩——用“里”代替。这樣代替以後，用在字尾作感嘆詞自然不会跟“理、裏、里、鯉”混亂，而学日本人用在 mile 的譯名裏，寫成“英里”也不会引起誤解。

浬——用“里”代替。用作長度的單位寫成“海里”是完全可以的。这种用法原來也是日本人想出來的。

磷——还原成“燐”，完全沒有問題。

氯——还原成“綠”，說成“綠氣”、“有效綠氣”、“綠化物”、“綠酸鹽”什麼的，不会引起誤解。栽花栽樹來“綠化”環境跟有机合成上的“綠化”(chlorination)由於說話的條件不同，也不会弄亂。

膨——用“彭”代替。“膨脹”寫成“彭漲”是完全可以的。

硼——用“朋”代替。前者是化学元素，後者只用在“朋友”裏，所以是不会混亂的。

棚——用“朋”代替。“頂棚”、“帳棚”、“棚子”不加木字旁也不会引起混亂。

稀——用“希”代替。後者差不多只用在“希望”裏，所以前者簡化了也不会弄亂。

橡——用“象”代替。前者差不多只用在“橡皮”、“橡皮樹”、“橡膠”等詞兒裏，所以容易區別出來。

酵——用“孝”代替。“醱酵”、“酵母”、“酵素”寫成“發孝”、“孝母”、“孝素”就行。“孝母”也不会誤会成“孝順母親”，因為我們不把“孝順母親”說成“孝母”。

嗅——用“臭”代替。“臭”字，《康熙字典》上說：“与嗅通”，这兩個字实際上也不会混亂，所以可以代用。

溴——用“臭”代替。这兩個字《康熙字典》和《…学物質命名原則》上都說同音。不过《康熙字典》上說…“尺又切，音臭”；而《化学物質命名原則》上說溴“…臭”。日本人就用“臭”來作这元素的名称，單独說的…候說成“臭素”，並沒有什麼問題。

胸——用“凶”代替。“胸”字根據《康熙字典》…記載，《說文》本作“匈”。“胸”是生理学上的名詞…“凶”是形容詞，所以共同用一個字代表也不会發…混亂。

颱——用“台”代替。“颱”字《康熙字典》裏找…到，这個字的來源我們还不太清楚。有人說中國的“…風”被外國人音譯成 typhoon，typhoon 又回到了中…被翻譯成“颱風”。有人說是來自希臘文 tuphos，…來到阿拉伯寫成 tūfān，再到荷蘭和英國變成了 ty…phoon，到了中國譯成“颱風”。又有人說“颱”字是…據“台灣吹來的風”这意思造的。«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слов» 上說 тайфун 这個字是由中國來的。不管怎麼…这個詞兒寫成“台風”是足够清楚的。

碳——还原成“炭”。从化学应用的观點上看，…兩個字也是沒有分別的必要的。日本人就只用“炭”…來代表这种元素，單說的時候說成“炭素”。我們館…看很複雜的日文化学書，也从來不会引起疑問：是…学元素，还是燃料的炭？

糖——用“唐”代替。後者現在只用來指朝代名…而且用的時候總說成“唐朝”，所以不会跟前者弄混…

醣——用“唐”代替。“醣”、“糖”在化学上根本…不着區分，理由和“碳”、“炭”不必區分相同。Carbo…drate 过去採用日本譯名“炭水化(合)物”或“含水…素”就滿好，再不然說“糖類”也行，何必造一個“…字呢？

搪——用“唐”代替。“搪”字根據《康熙字典》上…“亦通作唐”。《辭源》上說，“搪突亦作唐突”，“…本作唐塞”，可見这兩個字不必區分。

塘——用“唐”代替。“池塘”、“水塘”不寫土旁…不会引起誤会。

溏——用“唐”代替。“溏心兒的鷄蛋”寫成“…兒的鷄蛋”，誰都明白。

棠——用“堂”代替。前者現在只用在“海棠”、…梨”等植物学名称裏，寫成“堂”沒有問題。

螳——用“堂”代替。“螳螂”寫成“堂郎”就行。

膛——用“堂”代替。“胸膛”寫成“凶堂”也不…起誤解。

蛔——用“回”代替。“蛔虫”寫成“回虫”也不…起誤会。

茴——用"回"代替。"茴香"寫成"回香"也不会引起誤会。

逥——还原"回"。根據«康熙字典»的記載，古時本來只有"回"字，"逥"字是後人分化出來的。"逥避"等詞ㄦ用"回"字也一樣清楚。

詐——用"乍"代替。"詐"字«辭源»上說："与乍同"。"乍"字多半用作副詞，而"詐"字多半用在"敲詐"、"詐騙"等詞ㄦ裏，不会弄亂。

炸——用"乍"代替。"炸彈"、"炸藥"、"炸丸子"這樣的用"乍"字都很清楚。"炸丸子"的"炸"字跟"乍"字声調雖然不同，但是那是不重要的事。

痄——用"乍"代替。"痄腮"寫成"乍腮"就可以。

蚱——用"乍"代替"。"螞蚱"，"蚱蜢"用"乍"字也足够清楚。

搾——用"乍"代替。"搾"字是日本人造的字，«康熙字典»裏是找不到的。"压搾"、"搾取"、"搾菜"什麼的用"乍"字不会引起誤会。

樟——用"章"代替。前者只用在"樟腦"、"樟木"、"樟樹"等詞ㄦ裏，跟後者的用法不会相混。

脹——用"漲"代替。本來这兩個字的意思就差不多，"膨脹"也有寫成"膨漲"的，所以"脹"字取消也不要緊。

颶——用"具"代替。"颶風"寫成"具風"不会引起誤解。

上面这些字不过是一小部分例子。这些例子說明，这次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还有很大的擴展餘地，或者說有很多遺漏。

我們应当指出，上面这些例子选擇得很"保守"。所有这些例子都保留了原有的声符，从改革性來看，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姜薑，凡攀，谷穀，玉鬱，斗鬥"這些。但是也正因爲是这樣，我們認爲它們是比較容易推行的。

擴大來說，我們認爲声符相同的字都可以考慮合併(要根據声符在現在的作用会不会混亂等方面來考慮)。

我們完全贊成那些富於改革的同音代替字。但是我們認爲这些容易推行的同音代替字更应大量採納。

更值得重視的一件事是不应当忘掉自然科学用字的簡化。如果这次的漢字簡化把自然科学用字排除，我覚得那是一种錯誤。因爲目前自然科学用字上的毛病最大，最深，这點語文工作者都有認識。固然，自然科学用字的問題並不簡單，但是初步簡化的時候是不应当不管的。

我個人估計，这些字的簡化，在推行上还不致於有什麼困难。可是，就这一小部分自然科学用字推行開了的話，所收的效果会是很大的。它会讓科学界認識到一件新的事情，——文字改革。它会讓自然科学工作者開始改變了過去对於命名上的錯誤認識，而从造字的歧路上回过头來。

我認爲如果自然科学工作者能改變了对文字改革的態度，我們的文字改革的偉大事業就一定能够順利進行。　　1955年3月30日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

即将召开現代汉語規範問題学术会議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正会同有關方面加緊籌備在今年八月中旬召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会議的主要任務是討論漢語規範化的原則和如何建立標準漢語語音方面的明確規範。对標準語的語法和詞彙等方面的規範問題也將在会上提出報告，組織討論，指出解決的方向。这次会議对於確立漢語標準語的規範和推行標準語將要起一定的作用。通过这次會議也可以組織全國的語言学界推動研究工作，開展語言学上某些重要問題的自由討論。会議將邀請國內各地与語言規範問題密切有關的單位代表和個人出席，其中包括語言学者、語文教師、作家、廣播、戲劇、電影、曲藝、編譯等方面的工作者和政府文教部門的代表。

随着我國社会主義工業建設的不斷高漲，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內容日益丰富，我們擁有五億多人口的漢民族不能不有一個統一的共同的規範明確的標準語。有这樣的一個標準語，各方言區之間才能充分交流思想，政府才便於順利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我們的建設事業才不会因爲語言的隔閡而受到某些障礙，國內各兄弟民族和國外友人学習漢語才有明確的準則，我們的文字改革在語言方面才有所依據。語言是人人都要使用的，因此，語言規範化不只是少數語言学家的事，而是我國当前社會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每個人都应該關心的問題。



現代汉語語法研究（六）

苏联 A.A. 龍果夫

動詞內部的特殊的詞義·語法範疇

非動作動詞

91 正如名詞範疇一樣，一般的動詞範疇的內部又可以分爲若干特殊的詞義·語法範疇。

在動詞範疇之內，首先可以分出雖然爲數不太多，可是不論从意義方面看或是从語法方面看都十分明顯地可以劃出來的一組動詞，这些動詞不表示動作，因而“主語做什麼？”的問題，对它們是不適用的。这組動詞包括：

a) 思想和感覚的動詞：“知道，認得，認識，懂，明白，思量，害怕，羞，愛”，等等；

b) 狀態動詞：“疼”；

c) 語氣動詞：“能，願意”；

d) 半实詞性的動詞：“在，姓，像”。

这一類動詞，我們以後將称之爲非動作動詞。❶

因爲这种動詞不表示動作，它們不允許有數量上的變化，所以很少跟加於動詞的計算詞放在一起（§§ 74,93）。例如：“看”可以說“看 （一）-看”，“走”可以說“走 一-走”，可是不能說，*“知道 （一）-知道”或者*“能 （一）-能”等等。在这方面，非動作動詞在動詞範疇之內所佔的地位和不容許個別計算的名詞在名詞範疇之內所佔的地位一樣（§ 23）。其次，这類動詞还有一個特徵，就是不容許具有動作動詞所具有的質量。結果的變化，因此不能構成可能式（§ 94）。

在甘肅和陝西方言中，用这類動詞作成的謂語通常帶上語尾“呢”（現在-將來時，見 §§ 128,129），並且在特殊的上下文裏，还勉强可以帶上語尾“着呢”（-дини 或 -чжэни，指說話時的現在時，見 § 138）。後者只当遇着兩种平行進行的过程時，才有可能（現在相对時，見 § 138）。例如：“我 知道呢”，但“我 也知道着呢”。

非動作動詞的另一特點是和上述的特點联系着的。既然否定詞“不”和“沒”同語尾“呢”和“着呢”形成一個系統，那末，很自然地，非動作動詞容易和否定詞“不”（現在將來時）結合起來，而比較难同否定詞“沒”（指說話的時候）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在用動詞“在”的時候見到一些猶豫不決的情况（在白話中）：对於“他在家嗎？”这個問題可以回答“他 不 在家”，也可以回答“他 沒 在 家”。

助詞“了”在非動作動詞後面永遠具有句子的（語氣·時間的）意義而沒有動詞的（結果·時間的）意義，它表示对比的意思，即从一种情况轉變爲另一种情况：“有 了”（早先沒有而現在有）“会 說 俄國 話 了”（早先不会說俄國話而現在会了”（§ 114）。

由於同一原因，非動作動詞的名詞形式（帶語尾“的”）用做謂語的時候，總是只有語氣的意義（§ 77），不轉變爲过去時的範疇。我們可以从語氣·時間關係的觀點來比較：“他 也 知道的！”（語氣性“的”）和“他 八點 鐘 吃的 飯”，或者“他 也 來的”（時間性“的”，过去時）。

这類動詞裏有的具有名詞性質，这也同缺乏動作的性質相關。例如，在許多山东方言裏，像“知道”這類動詞的主語如果是代詞，常常可以領格語尾“的”，例如不但可以說，“他 知道”也可以說，“他的 知道”。这种主語的採取領格形式是同動詞缺乏動作的性質相關，这件事可以用下面的事实來証明，就是，在这些方言中，这樣的結構在動作動詞那兒也是可能的，但是只在帶有否定詞的時候，也就是說，恰好当動作不發生的時候。例如这些方言裏可以說，“他 不 去”，也可以說，“他的 不 去”。

在甘肅方言中，这些動詞由於它的意義（無動作）能直接加用表示过去狀態的語尾“來”而動作動詞則要求先加上名詞語尾“的”，然後才能加上“來”。我們說“知道 來”，“有 來”，但動作動詞只能說“唸的 來”或“唸書的 來”。在这方面，由非動作動詞作成的謂語和由名詞或形容詞作成的謂語相類似，例如：“十 年 之前，我是 一個 青年 小伙子 來”，“октябрь революция 的 之前 俄羅斯 工人的 陰 都 难 來”。

---

❶ 關於這些動詞，請看作者的專刊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дунган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Тр. Инс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27 卷，51—56 頁，1940。

这些方言中，由这一類動詞作成的謂語往往不要求一定加用謂語語尾以取得一定的形式構成。例如："我 知道(呢)""他 会 說 俄羅斯 話(呢)"(§§128,129)。

92 非動作動詞本身的內部又可分爲若干組，每組有它自己語法上的特點；特別是半实詞性的動詞在這裏面形成特殊的一組："姓、像、在"，等等。—

他 姓 馬。

不 像 老虎。

他 在 北京。

半实詞性動詞的語法上的特點是：保持自己的声調("像"去声，"在"去声，"姓"去声)，可是不容許有體態上的構成，特別是不能加名詞語尾"的"。它們的第一個特點使它們接近实詞，而第二個特點使它們接近虛詞。

繫詞"是"近似這些半实詞性動詞，也有它自己的声調(当然，並非永遠如此❷)，可是不能加名詞語尾"的"。但是繫詞"是"跟这一類動詞又有所不同，因爲它不是動詞，所以除了單純的連繫作用外，它还可以有表語氣兼連繫的作用，而後者又可以用它的起源於代詞來解釋。

動作動詞

數量的變化

93 跟非動作動詞不同，動作動詞首先具有允許各种數量變化的特點。这些變化或藉助於動詞詞根的重疊來实現(看～看看，走～走走，商量～商量-商量)❸，或藉助於加於動詞的計算詞來实現。按俄語，我們說"звал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посмотрел один раз"，按漢語，則說"叫了 好幾声"，"看了 一眼"或者"看了 一-看"，等等。

加於動詞的計算詞按意義和語法性質爲三個基本組。

第一組。計算詞就是動詞詞根用爲計量單位。如："看了 一-看""想了 一-想"。这一組的計算詞能加名詞語尾"兒"，也就是說，能說"看了 一-看兒"(§58)。

第二組。計算詞是名詞性的詞根，它在某一方面跟那個動作在語義上密切地联系着：这多半是動作的工具，較少的是動作的对象，例如："幫了 一-手""罵了 他 一-嘴"，"对 看了 一-眼"，"打了 他 一-針"，"放了 三-槍""救 我 一-命"(比較"救命")。

跟第一組計算詞不同，这一組計算詞在一定程度上是類別詞(§§19－21)。例如凡是跟計算詞"声"用在一起的動詞，它們的動作都密切地跟声音相联系，因而这些動詞在这個關係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詞義。語法組：屬於这一組的動詞有"喊，叫，喊叫，吶喊，喝，說，罵，言語，唱，答应，笑，哼"，等等。表示观看意義的一些動詞構成另外一組，語法上由計算詞"眼"联合起來，例如，"看，望，瞪，瞥"，等等。可是跟名詞的情形不同，在動詞內部，这樣的小組，或者更精確一點說，詞義·語法組，不是那末多；有些計算詞的使用限於一兩個動詞。这是十分自然的，因爲計算動作比計算事物稀少得多。

第三組。跟上面兩組不同，这組計算詞是嚴格意義的度量單位。它們裏面除了"次"这樣最中性的以外，大多數(場，頓，番，趟，通，遍，等等)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示長度，因而也表示動作的强度，而与此相联，往往帶有感情色彩(§22)，例如：

---

❷ 例如在指示代名詞作主語的時候，系詞"是"就失去自己的声調——比較"这^{4} 是 他^{1}"和"这^{4}個 人^{2} 是^{4} 学^{2}生"。

❸ 重疊動詞詞根，在不同的上下文，可以表示：a)動作的加強，或 б)動作是減弱。比較下列例句：

a) 这 一點 咱們 得 好好的 想想。

所以 不 能 不 看看 他的 說法。

б) 我 昨天 早晨 出去，到 樹林子裏 去 走走。

吃过了 晚飯 休息-休息，到 十點 三刻 睡覺。

有意特別強調動作的加強(多次性)的時候，可以在第二個動詞詞根前面安上副詞"又"，例如："他 想了 又^{4} 想"。

相反，需要強調動作的減弱(一次性)的時候，可以在第二個動詞詞根前面安上數詞"一"，這第二個詞根就作計算詞用，例如：

假如 查 一-查 Legge 輯的 段 玉裁 《詩經韻類》……。

你們 下 課 以後，也 要 唸 一-唸，寫 一-寫，不 要 忘了！

用動詞詞根重疊來表示動作的加強和減弱("強度体")，僅僅是文学語言的特徵。在口語裏，尤其在方言裏，有明顯地表示出來的一种傾向，就是強度体只有一個意義——動作的一次性或是動作的減弱的意義。这种过程在甘肅省某些方言裏發展得特別遠，这裏動詞詞根的重疊［而且中間一定要加"一"，第二個動詞詞根一定要"兒化"，§58］只能用在命令語氣的句子裏，例如："看 一-看 兒！"

把強度体的作用限制在表示動作的一次性和減弱只適用於單音節的動詞，跟双音節的動詞無關。双音節的動詞一般不容許在中間加數詞"一"，因此在什麼場合動詞重疊表示動作加強，在什麼場合動詞重疊表示行爲減弱，这個問題完全決定於上下文。

在 会上 他 被 同志們 批評了 一頓。

細細的 說了 一遍。(熱河)

他的 母親 大 哭了 十幾一場，他的 老婆 跳了 三回 井。(魯迅:《吶喊》)

想着 出 一趟 門兒。(熱河)

質量變化

94 其次，跟非動作動詞不同，動作動詞允許有各种質量變化，而相应地構成"可能式"。例如："說得～說不得"，"看得見～看不見"。

受了限制的動詞——例如，"花"＋"清"，"花清"，"關"＋"上"❹，"關上"——由於具有結果的意義，就跟未受限制的動詞不同，很难跟过程的延長性或持續性相容，——这种情况在漢学家的著作裏已經不止一次被注意了。

受了限制的動詞的許多重要的語法特點都是由此而來。例如，它們容易跟表示動作完成的語尾"了"相結合，而跟表示在一定狀態中存在的語尾"着"不相容：可以說"寫上了"，"看見了"，但不能說*"寫上着"或*"看見着"。根據同樣的理由，受限制的動詞很难和表示說話瞬間的現在時的語尾"着呢"相結合。間或有这樣的例子，但此時的語尾"着呢"已經不是關於動作本身而是關於在說話時已經完成了的動作的結果的存在，例如：

嗳！难道 二俚 还 在呢 嗎？чжē 強盜 还 打 xē 了着呢。(甘肅)

受了限制的動詞和过程的延續性的观念很少相容，表現在这件事情上(§ 110)：和否定詞"沒"不同，否定詞"不"照例不能放在受了限制的動詞的前面，而永遠插入它中間。可是这樣已經不是否定動作本身而是否定这動作足以達到某一种結果的可能性了。可以說"沒 寫上"，但不能說*"不 寫上"而只能說"寫不上"。在稀有的情况下，当否定詞"不"居然放在受了限制的動詞的前面的時候，它們否定的也不是動作本身，而是做出这一動作的願望，也就是說，仍然有語氣的意義，例如："这 烟圈兒 總 不 散掉"(不肯散掉)或者"我 把 你 不 放開"(甘肅)(我不願放開你！)❺。至於否定詞"沒"用在这些動詞前面，總是只有过去時的意義，而沒有說話瞬間的現在時的意義。

还有可以注意的是，數量補足語和表結果的動詞同用的時候，總是放在動詞的前面，而不是放在它的後面。試比較：

抬起 头 來，一眼 看見 高 升，手裏 拿着 兩 張 名片。(茅盾：《子夜》)：

張 叔叔 看了 他 一眼。(同上)

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

95 動作動詞按照其意義和語法特點又分爲兩個基本的類——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的[特]點是它要求自己後面有賓語❻，而不及物動詞就不[要]求有这個成分，例如："他 看 報"，"看"有賓語[；]"他 來了"，"來"沒有賓語。

在漢語中，及物動詞十分緊密地和賓語联系着[。]对於"他在作什麼？"这一問題，俄語可以回答"говорит"，"пишет"，"работает"，"спит"，"рисует"，等等[，]但在漢語这是不够的，它要求有賓語，也就是說，[不]能簡單地回答"說"，"寫"，"作"，"睡"，"吃"，"畫"等等，而必須說"說話"，"寫字"，"作工"，"睡覚"，"吃飯"，"畫畫兒"。

問題在於，在漢語裏，賓語起着兩种作用——一是詞彙上的作用，就是確定動詞詞根的意義，其[二]是語法上的作用，就是把動詞性詞素从簡單的動作[名]称轉變爲語義和語法上的完整体，轉變爲及物動詞[。]这特別可以說明爲什麼漢語裏有这麼多動詞帶上空洞洞的賓語，这些賓語不給動詞帶來任何新的意義[，]而所以不得不有这類賓語，完全是爲了給動詞詞根[一]种形式構成——"睡 覚"，"吃 飯"，"畫 畫兒"等等。

在漢語中，賓語不僅有詞彙上的作用，而且也[有]形式上的作用(而且常常主要是爲了後者)，这可以[由]許多事实証明，特別是拿这些動詞和不及物動詞來[比]較。例如，在許多方言裏，回答問題"他 幹 什麼？"時，可以用完整的形式——句子——回答，"他 看 報"，但只能說"他 (在) 走着"，就是說必須加上[表]示狀態的語尾"着"，使它得到形式上的構成。反过來[，]也可以說，"他 (在) 看着"，動詞帶有狀態標誌[的]語尾"着"作爲必要的形式構成，但是說"他 走 路"不用任何形式構成，因爲動詞後面的空洞賓語已經[給]它一种形式構成了。

在命令句裏，不論及物動詞或不及物動詞，都可[以]不要形式構成，例如"吃！"，"寫！"，"跑！"，"听！"

96 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之間的區別，也表[現]在結果動詞的結構上(§ 94)。爲表示主要動詞詞素[的]質量變化而用的絕大多數詞素都是不及物動詞的或是形容詞的(即仍然是不及物的)內容的詞根，像"中，成，破，錯，死，掉，透，開，下，出，來，

---

❹ 比較英語的 up。

❺ 關於这些動詞，請看作者的專刊《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дунган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Тр. Инс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27 卷，7 頁，1940。

❻ 这裏所說"賓語"指動詞後的補足語，能轉變爲[主]詞・前置詞"把"的賓語並且連"把"一塊兒放在主要動詞之[前]作爲副動詞性的加語的，例如"我 把 这本兒 書 唸[完]了"。

真，够，飽，等等。跟这個相联系的另一情况是：
說 個 明白”这個類型的表結果的動賓詞組裏
30），賓語也總是由具有不及物動詞或者形容詞內
的一些詞來充当。

有些方言裏，來自及物動詞的形動詞可以名詞化，
爲名詞，例如（甘肅）：“吃的”，“喝的”，“穿的”（參
§56）。來自不及物動詞的形動詞，例如來自動詞
”的“跑的”，來自動詞“來”的“來的”，一般不名詞
它們能在句子裏担任各种不同的職務，特別是作
語，但是它們並不因此而成爲名詞。

97 跟動詞的及物性和不及物性相联系的还有一
事：加詞尾“子”構成的派生名詞絕大多數來自及物
詞，並且表示具体的，有形的事物（§62）：“投子”
自“投”，“剪子”來自“剪”，“錐子”來自“錐”，“盒
來自“合”，等等。

与此相反，加詞尾“兒”構成的由謂詞派生的名詞
大多數或是來自不及物動詞或是來自形容詞（§§53,
），並且表示抽象的概念，例如：“覚着 沒
兒”（來自“逃”），“看了 個 过兒”（來自“过”），
了 個 多半 死兒”（來自“死”），“太陽 冒紅兒”
自“紅”），等等。

趨向動詞

98 从不及物動詞裏又分出不大的但是非常重要
一組動詞，這就是表示運動的趨向的動詞：“出，
上，下，到，來，去”，还有少數別的。

这些動詞的語法特點是：它們由於本身有結果的
義，不能加上表示狀態的語尾“着”，但是很容易跟
示結果的動詞詞素“了”結合（出了 門；來了），也
易跟動詞詞素“得”結合，例如在“出得 門”，“上得
子”，“到得 大堂”等等狀語裏。

趨向動詞的另一語法特點是大家都知道的：它們
能作爲限制詞素，不論是加在運動的動詞之後（拿
跑出去，走到），或是加在其他意義的動詞之後
起來，關上）。在後一場合，这些限制成分中有幾
（上，下）有變成“体”的語尾，變成一种“完成体”的
義的傾向。

以趨向動詞爲限制成分的複合動詞，語音上的特
是重音在第一音節，就是在基本詞素上，例如：
拿來”，“跑出去”，“關上”，等等，和另一類表結
的動詞如“唸完”或“花清”不同，後者的重音照例是
限制成分上面。

趨向動詞（“進，下，起”，等等）和一般運動動詞
走，飛，跑，拿，等等）之間的區別，很有趣的反
在甘肅方言裏，在那兒，第一組動詞直接和動詞詞素
來”和“去”結合起來（§§99,100）：可以說“進來了”，
來了”，“起來了”，等等。第二組動詞就不容許这
樣，必須預先加名詞語尾“的”（造成副動詞·形動詞）。
这些方言裏說：“走的 來了”，“飛的 來了”，“跑
的 去”，“拿的 去”，等等❼。

99 在趨向動詞之內，動詞“來”和“去”佔有特殊
的地位。

作爲複合動詞的限制成分，它們指明動作的方向，
或是向着說話者的方面（來），或是離開說話者的方面
（去），不論是本來意義，例如“拿來”，“拿去”，或是
引申意義，例如“想起來”，都是一樣。例如：

但 他 手裏 沒有 鋼 鞭，於是 只得 撲上
去，伸 手 去 拔 小 D的 辮子。小 D 一
手 護住了 自己的 辮根，一 手 也 來 拔
阿Q的 辮子。（魯迅：《吶喊》）

涼 風 雖然 拂拂的 吹動 他 斑白的 短髮，
初冬的 太陽 却 还是 很溫和的 來 曬 他。
（魯迅：《吶喊》）

在这种虛詞作用上，大家都知道，動詞“來”和“去”
的語法特點是：能被賓語把它跟主要動詞或其他限制
成分隔開，例如：“拿 水 來”，“掉 井 去了”，
或是被附屬主語隔開，例如：“下起 雨 來了”❽。

100 在現代漢語中，不管在日常口語裏还是在文
学語言裏，尤其是在文学語言裏，有这樣的傾向，就
是利用動詞“來”和“去”作爲一种形式的標誌，表示發
生在主要動作以前的，有目的的移動（实際的來去或
想像的來去），特別是利用这些動詞來引出表目的的
“不定式”，例如：

我 出 門 去 買 點兒 东西。
我 舉 这幾 條 例 來 証明……。
我 也 沒有 功夫 來 跟 你 多 講了。

在甘肅方言裏，動詞“出”的虛詞作用以幾种另外
的方法進行。

在甘肅方言中，經常利用動詞“去”作爲限制詞素

（轉9頁）

---

❼ 比較英語的“came running”，德語的“kam gelaufen”，等等。

❽ 關於“附屬主語”的概念，請看我的論文《О зависимых членах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Изв. АН СССР，ОЛЯ，5卷，6号，484—489頁，1946。J. Mull e 和別的作者們利用“無定性主語”的名稱，这是不成的，因爲这隱蔽了这個問題的本質。“客人 來了”和“來了 客人”这兩個類型的句子之間的根本差別，不在於前者的主語是有定的而後者的主語是無定的，而在於前者是兩部分的句子，回答“誰來了?”的問題，後者是單部分的句子，回答“有什麼事情?”的問題。後一种句子主要是用來対於某一事实、某一現实作不加割裂的陳述，例如：“台上 坐着 主席团。”

“附屬主語”永遠是謂語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有一系列的語法特點使它接近補足語，而它是既可以是無定性的，也可以是有定性的。後者可以下例爲證：

这 時 走來 他 兒子，郭 富貴。（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報道·消息

汉語拼音文字怎样处理声調問題

——北京語言学界第三次座談会記要——

1955年5月16日，北京語言学界第三次座談会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会議室舉行。依照計劃，这次会議討論的是漢語拼音文字怎樣处理声調的問題。

会議由中國語文雜誌社韋愨社長担任主席。

王力先生在会上作了中心發言，要點概括如下：

一、理論方面：

1.声調是漢語音位的構成部分。从音位学上説，漢語拼音文字是应該把声調標出來的。

2.標明声調可以多一种區别詞形的手段。

3.標明声調能指明声調的种類，从而使人便於掌握声調的讀法。

二、方法方面：

王力先生舉出三种可能的標調法：1.用專職的字母放在每一個音節的後面；2.用韻母結構的變化；3.用符号。在詳細分析比較三种標調法的優點缺點之後，王力先生主張用符号標調法。

關於標調的範圍，王力先生認爲，在詞典裏每個詞都要標調，在書報上，就沒有普遍標調的必要。王力先生主張：單音詞標調；複音詞一般不標，只在必要時標出某一音節的声調。

三、对於標準調類的建議：

現代北京話沒有入声，原來的入声歸入陰、陽、上、去四声，和其他方言沒有一定的对应規律，这在学習上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是事实，不应当改變。至於陰、陽、上、去四声，和其他方言一般都有对应規律，只有少數例外，这种例外是应該也可以減少的。北京話裏的變調，王力先生主張不標。

在会上發言的人一致同意王力先生对於声調的性質和它在漢語裏的地位的看法，認爲声調是漢藏語系諸語言的一种特徵。声調在漢語裏是客观存在的，是語言本質的东西。它和元音、輔音，同是漢語語音的要素。

然而，關於声調的重要性，大家的意見就不完全一致。因而在拼音文字裏如何处理声調的問題上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傅懋勣先生認爲，既然声調在漢語裏有構成音位的功用，就应該在拼音文字上表示出來。從區分詞義的功能來看，在漢語裏声調的重要性並不次於輔音和元音。这正是漢語的一個特點。假如文字不把这個語言特點表示出來，將是不完善的。在漢語裏，一個音節若不肯定是哪個声調，在詞義上是中性的；譬如："ma"只肯定了輔音和元音，它的意義是"媽"呢，是"麻"呢？是"馬"呢？还是"罵"呢？只要根據漢語的特點來統計漢語的音節，就应該計算声調的區别。这就是説，輔音、元音相同而声調不同的，应該看做不同的音節。標調还有給詞根定形的作用。如果不標調，漢語裏有許多詞根就会沒有一定的形式，如"買"、"賣"，"矮"、"愛"，……兩兩之間，輔音、元音完全一樣，形式的不同就全靠標明声調。因此，傅先生主張每個有固定声調的音節都標声調，声調应和詞根結合在一起。他不同意"標一部分"、"在必要時才標"的办法。他对这种办法表示懷疑説："究竟標哪一部分呢？""什麼時候是'必要'呢？""这樣会不会造成詞形混亂的現象呢？""爲什麼語言裏重要的而又是內部一致的特點，不用統一的办法体現在拼音文字裏头呢？"他説，有人覺得普遍標調有困难，可是不能爲了避免困难就抹殺語言的特點，我們应該設法克服困难。文字是代表語言的，要是看了文字还要在許多情况下猜詳它們的意義，那就是缺點。他舉出袁家驊先生等在廣西進行僮語教学的情况爲例：当時草擬的僮文方案是標調的，六個声調都標出來，教師学員並不感到什麼困难；相反地，当沒有標調的時候，学員就捉摸不定。如果全部的或許多的詞只在詞典裏標調，則調類和標準音不同的地區的漢族人民学習標準音，少數民族人民和國際友人学習漢語的時候，每個詞或許多詞都得查詞典才能学会，这是很麻煩的。既然是拼音文字，特别是新創立的拼音文字，如果不能使人們通过它很便利地学習它所代表的語言，还能算是完善的文字嗎？我們的語言文字在國際上的地位已經隨着我們國家的地位大大地提高，如果我們將來的拼音文字不能体現我們語言裏現成的一個主要的語音特點，而只把这個特點寫在詞典裏，这是很不妥当的。至於標調的方法，傅先生認爲附加符号有三個缺點：(1)不好看，(2)打字印刷不方便，(3)書寫麻煩，不能連寫。他主張用字母標調，寫在每個音節的後邊。用字母的好处是能連寫，寫得快，好看，又便於印刷打字。当然，这樣做詞形会長一點兒；但是这並沒有多大防礙，反正將要有許多詞的音節是連寫的，不可避免地要有許多長的字。語言的事实需要我們这樣做，我們就应該这樣做。創立拼音文字是我們國家的一件大事，希望对这個問題詳細研究，展開討論，以便總結出完善的办法。

陳剛先生在發言裏認爲声調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不能把它和声母、韻母同等看待。文字裏缺了声母、韻母是不可想像的，而不標声調的文字，像北方話拉丁化方案那樣，大致上能夠辨别認識。陳先生舉例説明声調的一定的重要性，説，如果"住址"寫作"ㄓㄨㄓ"，"敢幹"寫作"ㄍㄢㄍㄢ"，是費猜的，類似这樣的情形，就有必要標出調來。但是，"同音詞"寫成"ㄊㄨㄥㄧㄣㄘ"，"電訊"寫成"ㄉㄧㄢㄒㄩㄣ"，人們看了可以懂得，就可以不標調了。他説，有些字"定調不標符"是可以的，"調"不妨只在字典上寫出來。陳剛先生主張以北京話声調爲根據，他説，調類不应沒有標準。其他地區的人学習北京話声調雖然有困难，但是困难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大。據了解，学習北京話的外地人，首先掌握的往往是声調。北方人学北京話一般只学調類，不学調值；而南方人則往往同時学会調值。將來在調值上，我們不一定作硬性規定，因爲

寫調類。陳先生贊同王力先生用符号標調的方法，他認要好处是方便以後取消它；如果用了字母，那末，当以要取消調号的時候，詞形就不免要變動。

杜松壽先生認爲在文字上標調不標調，同声調的重要性必然的關係。卽使不算標，也不等於否定它。学習拼音有一般的情況，也有特殊的情况。小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就学習拼音文字，这是一般的情况，也就是考慮問題的情况。認識漢字的知識分子或不認識漢字的成人学習拼字，应該認爲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过渡期間的情况。等來完全使用了拼音文字、文盲已經掃除的時候，这种情不存在了。因此，我們考慮拼音文字的声調問題应該弄讀者对象。从一般情况說，拼音文字的詞是一個一個認，每個詞都是作爲生詞來認識的。在新詞首次出现的時該標出声調，以後就不用標了。在閱讀時候碰到生詞，檢查詞典，詞典上是標調的。我們知道英文、俄文等的是很重要的，处理的办法就跟上边談的一樣。我們学英俄文，一般沒有会話環境，重音常常記不準確。如果出都標重音，对我們是方便的。但是人家並不爲外國人考从而在他們的出版物上都標上重音，因爲標出重音对他要不大而麻煩反而增加不少。我們的標調問題也可以这慮。这個意見跟爲了區別同音詞（指同声韻而不同調的而在詞上標調是兩回事，這裏指的是在沒有同音詞情况是爲了確定調類而標調的問題而說的。拉丁化新文字是調的，那些沒有同音詞的詞我們可以順利地讀懂它，这強爲把調子標上去反而增加麻煩。至於上边所說的特殊，也就是今天学会了字母和拼音明天就念大塊文章，由乏对詞形的長期熟悉过程，如果不每個音節都標調，起然免不了要猜着讀的。但是，時間長了也就不用猜了。久讀的人念得快，新学会的人念得慢。爲了適应这种特况，在一定的讀物上多標調是可以的。

鍾秀生先生（藏族）在会上提出了幾個問題：1.漢語音節四声不过1300多個，如果只是一音一義，是不是太少？2.同音同調而不同意義的字很多，要是光利用声調來義，是否可能？3.漢語某些方言，包括北京話在內，調的現象，卽同一個字在不同的詞語中間声調有時不如果肯定標調，这种情况如何处理？鍾先生認爲在解決拼音文字的声調問題時，用英語、俄語等爲例証，恐怕用的，不如用漢語的親屬語言爲好。他扼要介紹了藏語母——卽前後綴輔音和字基輔音根據性別相互拼綴——声音的高低強弱的办法，提供製訂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參考。

部昌厚先生（苗族）認爲在有声調的語言中，声調是与声韻母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的，因此贊成拼音文字裏全部標主張。他舉出苗語爲例，从声調在分辨詞義的巨大作用，从声調和声母、韻母的不可分割性方面，証明標調的性。他說，在苗語中，不吐氣清声母在不同的声調上可成濁音、濁吐氣音等形式，如果不標声調，这些声母的就無法確定；此外，假如不標声調，就要多造好多個字这也將造成極大的浪費。在談到標調的办法及声調的教問題時，部先生介紹了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的經驗。他四年來民族学院前後講授了二十三种有声調的語言或方声調的表示是用字母標寫在韻母的後面。同志們在学習時並不感覚到这种表示法不方便，也沒有感覚到在学習声調時發生特別大的困难，一般同学在半年內就完全掌握了。有個別同学在学習時發生过困难，但是这种困难不單產生在声調上，也同時產生在声母和韻母上。部先生認爲用字母標在韻母後面較好。

俞敏先生不同意部先生的看法，他說，全部標調在苗語是可以的，对於漢語來說就不一定合適。用北京話作例，成段話中大約有⅓的字調子模糊，这俗名叫輕声字，这一部分最好不標。比如“寒 ㄔㄣ”的“ㄔㄣ”，究竟是什麼声？誰也說不定。“地下”一詞裏的“下”，当然可以考出來是去声，但是它並不当下头講，就不該標成去声了。因此，俞先生主張輕声字不標，重音字全標。俞先生同意用符号標調，因爲容易略下去。只要不普遍標，就可以避免“滿臉麻子”的毛病。

李榮先生說，声、韻、調同樣重要，拼音文字要把声、韻、調全標出來。有人認爲声母、韻母重要，声調不重要，那裏头有數目的問題，因爲声調少，声母、韻母多。北京話有四個声調（連輕声五個），有二十一個声母（連零声母二十二個），韻母更多。標声母、韻母不標声調，把四個歸併成一個，这种文字有時可以猜出來。標韻母、声調不標声母，把二十一個歸併成一個，这种文字就不好猜。同一段話，要是只標声韻不標調能看出意思來，換一种標音法，標出韻母声調，同部位声母用一個符号（如 ㄅ 代表 ㄅ、ㄆ、ㄇ、ㄈ，ㄉ 代表 ㄉ、ㄊ、ㄋ、ㄌ），把声母歸併成 ㄅ、ㄉ、ㄍ、ㄐ、ㄓ、ㄗ 六個，照樣也能看出意思來。拼音文字裏，ㄅㄆㄇㄈ 要有分別，陰陽上去同樣要有分別。

丁声樹先生同意傅懋勣先生的看法，認爲声調是漢語的特點，声調的重要不下於声母、韻母，並認爲輕声也是一種声調，不過是不能重讀的特殊調。比如“簾子”和“蓮子”的分別就是“簾子”的“子”是輕声，“買賣”的“賣”字重讀和輕讀意義不一樣。他說，有人嫌全部標調麻煩，事實上我們說話有調並不覺得麻煩，在拼音文字上標出怎麼就見得麻煩呢？丁先生舉例說明標調的必要性說，王力先生主張像“所以”、“簑衣”之類声調不同，可以不標，但是这兩個詞有時也用在一塊兒，比如說“所以簑衣不帶了”，也可以說“簑衣所以不帶了”，不標調又怎樣分辨？“賊”这個音（ㄗㄟˊ）在北京話裏只有一個陽平調，但是別的方言地區学習北京話不見得就知道是念陽平，所以從教学观點上看，不对立的字音也有標調的必要。至於“單子、撣子、担子”，“政治、正直、爭執、整治”之類是必須分清楚的。有人說有了上下文不標調也能猜出來，但是文字的使用非常廣泛，不是处处都有上下文的，比如記帳、開清單、寫發票、編目錄等等，必須確定明瞭，不能讓人亂猜的。此外如人名地名之類，不標調簡直就無法讀出來。当然，若干絕無誤会之可能的地方偶爾省略是可以的。我們应該正視我們語言的事实，声調不是外加的东西，在拼音文字上是不可少的。有人說声調不易学習，事实上，個別声母、韻母，有些地區的人也学不好，如ㄓ、ㄔ、ㄕ，ㄗ、ㄘ、ㄙ的分別，ㄥ、ㄣ 的分別是。既然以北京音爲標準，就得規定明確，不能含混。語音的標準必須明確，学習的要求可以放寬。

張壽康先生的意見基本上和傅懋勣先生的相同。他指出声調不僅在單音詞中有作用，在双音詞中也有作用：松樹、松鼠，書架、暑假，李子、栗子……如果在書面語言中不標

調的話，將会降低書面語言作爲交際工具的作用，將無補於語言的規範化，学習使用都將感到困难。張先生主張有區別詞義作用的帶輕声的詞（如“做買賣”中的“買賣”，“賣”字輕讀，与“買賣东西”中的“買賣”不同，一是名詞，一是動詞），有用輕声字母或符号標明的必要。

鄭林曦先生發言說，声調是否像輔音、元音那樣重要，最好从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看。四声在漢語裏的作用和地位，並不是一向就是这樣而且一成不變的。在現代漢語中多音節詞日益增多的情况之下，它是否还像过去那樣重要呢？声調誠然是漢語中客观上存在着的語音現象之一，但是並不見得一种語音上存在的东西都必須在文字上表示出來。語氣在語言中是客观存在的，而文字上並沒有特別表示出語氣的成分。俄語的重音是有區別詞義的功用的，在彼得大帝以前的俄文裏是把它標出來的，1702年進行改革後却不標了。鄭先生認爲文字是不同於音標的。作爲音標，要求必須嚴格，需要把音節之間的細微差別，把每一音節的特徵，準確無誤地記錄下來；但是，作爲給六億人口应用的文字，則主要应該从人民大衆用起來是否方便着想。如果一種拼音文字不在每一個音節上標出声調，而絕大多數的詞兒就它的詞形看來也可以分辨意義，並可以把一定的概念表示出來，那又爲什麼一定要標呢？不標声調还可以接受漢字的經驗，漢字爲漢語中本來不存在的东西造了形旁，却偏偏沒有爲本來存在的声調造出標誌。过去在教学上曾有过圈調的办法，但是未見於正式文字上。不在文字上標調，事实上也並沒有否認調，或使它歸於消滅。当然，在不標声調就常常会引起混的詞類相同的同音詞上，还是可以利用声調符号加以區別。

陸志韋先生認爲作爲正音符号而標声調的問題，重點在於複音節詞，而在於單音節詞。現代漢語裏單音節詞还少，就是標上声調也还有很多問題，要是不標的話，恐怕行不通的。單音節詞是一個個的意義單位，其中常用的必寫得面貌清楚，才行得通。陸先生不同意李榮先生發言裏說的下面的假設：“同一段話，……標出韻母声調，同部声母用一個符号，把声母歸併成ㄅ、ㄉ、ㄍ、ㄐ、ㄓ、ㄗ六個，照也能看出意思來。”陸先生指出，六組声母只歸併一組还可，要是把“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这六組同時歸併的話，恐怕是猜不出意思來的。

主席韋慤在結束会議的發言裏，建議下次座談会繼續討論这個問題。下次討論之前，要歸納出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分歧的，就意見分歧的地方進一步深入討論。他說，我們是要解決一個巨大的問題，希望經过充分討論之後，得出正確的答案來。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
召开汉語規範化問題座談会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正在籌備今年8月間要舉行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学術会議（參見本期36頁上的消息）。爲了听取有關方面对这個問題的意見，該所特在55年5月24日下午二時半開了一次漢語規範化問題座談会，邀請在京的同这個問題密切有關的單位和個人參加，了解情况，並初步交換意見。出席的有：于道泉、王还、白鳳鳴、老舍、呂叔湘、朱文叔、杜澎、吳青、岳野、林子丹、俞敏、馬学良、姜椿芳、侯宝林、夏青、張勉予、張壽康、謝添、羅式剛、羅常培及該所工作人員等共四十餘人。該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苏联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及其夫人塔塔耶娃教授也參加了这次座談会。

座談会由該所呂叔湘副所長主持。他說：在全國範圍內，作爲交際工具的語言如果沒有一個標準，那在互相交際時，必然要產生許多困難。例如廣东的高等学校畢業生到山西工作，因爲言語不通，感覺工作困难，要求調回廣东。可見統一的民族共同語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漢字需要改革，要走拼音化的道路。如果語音、詞彙沒有一個規範，是沒有办法製訂拼音文字的。有人以爲進行語言規範化就是要馬上消滅方言，这是一种誤解，其实只是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而已。我們語言的規範应該拿什麼做基礎，規範化的工作应該如何進行？請各位先生多發表宝貴的意見。

刘正琰（中央民族学院）說：語音規範化是解決拼音文字的先決條件。大多數人贊成以北京音爲基礎，但以过去所謂“國語”而論，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必須先加以調整，把讀音統一起來。地道的北京說法，如“ㄐㄧㄝ̀ㄅㄧ̌ㄦ”（隔壁兒）、“ㄅㄞ̌”（把）之類可以不採用。有些字的讀音要从俗，不必考究本音、古讀，以免羣衆不了解。

老舍說：我在《龍鬚溝》裏本來用的北京土話比較多，演員們又給加上了一些，因此有許多人不能全部了解，演出就受限制，翻譯也增多了困难，这給我的教育很大。我近來收斂多了。作家們喜欢用自己所熟悉的方言、土語，認爲这樣語言才生動有力。其實美不美倒不都在於那些方言、土語，簡明有力就美，比如唐詩、陶詩，都極簡鍊，可也很美。語言的統一是個政治任務，個人須克服自由主義，克服一些困难，要求自己在往統一的路上走的过程中有些幫助，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張朝炳、張勉予（亞偉速記学校）：速記工作者深切感到語言規範化的重要，特別是語音方面。從应用上講，听不懂就無法速記，即使記了下來也無法翻譯。从教学上講，我們目前雖然是以北京音爲標準，由於國家还沒有規定標準語，一般人又缺乏語音常識，因而在速記的教学上增加不少困难。因此，我們速記工作者希望語言規範化能早日实現，認爲“舊國音”那樣人爲的語音是行不通的。

姜椿芳（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說：我們在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經典著作的過程中，因工作同志各人的了解不同，对詞語的使用頗多分歧，常常開会討論，根據通用和隨俗的原則解決。爲了譯名、譯音的統一，我們設立專門机構，編製卡片，有一二十位同志參加工作。依靠这一机構，我們的譯文才稍具“規範”，但还是範圍很小的一些參考資料，工作中感到的困难日益增多，所以確定比較全面的統一的規範是很必要的。

夏青（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在廣播中常常遇到許多難以確定字音，大致有：1)古、今異讀；2)語音与字音；3)不同讀音同樣通行；4)意異音異；5)專業用語讀音；6)外語譯音；7)人名、地名讀音以及8)“兒化”的適用範圍等問題。对这些問題，我們的初步意見是：1)古、今異讀依今讀；2)語音、字音依語音；3)不同讀音同樣通行的选擇一种固定下來；4)意異音異的讀法有保留的必要，这对將來實行拼音文字，有利無弊；5)專業用語服從專業；6)外來語之譯音要求与原音接近；7)人名从主人；8)兒化韻有一定的用处，可以適当使用。

莊晶(中央民族学院)說：漢語方言的差別很大，至今標还沒有完全確立，这給兄弟民族学習漢語帶來了許多困如果漢語規範化了，教兄弟民族学漢語就可以有個標教材有了標準，教員有了準則，学員学習起來也能節省時間和精力，这樣就可以更快地学習漢文及其他科学知。漢語規範化之後，对有方言差别的兄弟民族語言的規將会有所影響，促使它們也趨向於規範化。

羅式剛(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說：在全國廣大地區，許多是通过舞台上演員的語言來学話的。無疑地，話劇是推準語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因此在漢語標準語確立之後，廣標準語的工作上話劇演員是有很大責任的。坦白地我們演員对語言方面的修养相当差，今後必須加強这方修养。劇作家們对語言的使用也应当注意，因爲演員是劇本上的語言來進行表演的。

杜澎(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說：第一個問題，標準音和北語音的界限是什麼？希望明確一下。其次，話劇台詞是京音來讀的，但劇作者在台詞中用了方言詞彙時，如果京音來讀，是否会失去味道呢？同時怕也不容易讓人了什麼意思。翻譯劇本中的語言有些是直譯的，有的是某所特有的習慣用語，有的句子还特別長，这些最好盡量，使之接近漢語。

王还(北京大学外國留学生語文班)說：由於我們的工作外國留学生，每篇文章必須逐字逐句地講解，於是我們法和詞義的要求非常嚴格。有些詞句在中國讀者看起可以含混过去，並不妨礙我們对文章的了解，但一經仔講解就会出問題。目前大家对語法和修辭似乎不夠重或是寫文章時失之草率，这就給我們的教学工作造成很困难。这种例子我們在教学中遇到的实在不少，可以隨幾個：

(一) 在《關於中國通史簡編》一文中有这樣一句話：漢武帝時，才打了决定性的大戰爭。”平常只說“打仗”而“打戰爭”。这大概是作者一時的疏忽。

(二) 《標點符号用法》裏有一句：“句号还有圓點兒的(·)，用的人很少，爲的是印刷、書寫的工夫差一點，易跟旁的符号相混。”这裏“爲的是”应該改爲“因爲”。

(三) 《学習》雜誌1955年4期的社論中有这樣一句“我們並不主張对缺乏必要文化準備和政治經驗的人，須学習唯物主義。”这裏“对”字用得豈不是多餘？

作家們、学者們的文章是被人当作典範來学習的，用詞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会有很大的不好的影響，所以我望作家和学者們寫文章時要特別慎重。我們还希望在一範的語法書以外能有一本給每個詞下定義，並說明用法典，使大家有所遵循。否則在教学時就会感到沒有把握，道还是我們吹毛求疵，甚至了解錯了，还是作者自己寫。此外在規範化工作中，標點符号也不能忽視。大家必用法有一致的認識，而且嚴格地实行。

白鳳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說唱曲藝用的是北京我們不分尖团，因爲北京話裏沒有。京劇裏講究分尖团，得分在什麼地方使，“令箭”、“宝劍”的“箭”跟“劍”就不個唸法。規範化的時候最好別把北京沒有的音給加進去。

吳needs(北京電影演員劇团)說：我在对電影演員進行語音的工作中，感到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解决。首先我感到演員從思想上明確全國人民對語言規範化的迫切要求，明確在全國語言規範化工作中電影演員負有怎樣重大的。我希望今後在推行語言規範的工作中，能从理論上和上对这個問題給予深刻的闡明，從而推動電影演員在工担負起应盡的光榮任務。其次是使演員更進一步理解語科学性的問題。有許多演員有改正語音的要求，但感到像汪洋大海，学一個記一個，沒有依傍，难於徹底改好，因而沒有信心。我們進行語音訓練是从掌握語音的規律性入手的：先使演員了解北京語音的規律，了解自己方音的規律，並找出兩者的差別和对应關係來，然後進行比較研究，看異同點在哪兒，这樣就可以舉一反三執簡馭繁了。还有，就是需要社会輿論來督促演員更有毅力地克服自己語言中的方言口音。語音在我們的生活中已經成爲下意識的習慣，要把这下意識的習慣有意識地克服，並逐漸使正確的語言變成下意識的習慣，这是個艰苦的过程。

曹書端(廠橋小学)說：我們參加会議、參加学習，有時因爲發言人的口音不好懂，就不能充分吸取他人之長、彌補自己之短，因此感到苦惱。我們不希望今後孩子們長大再有同樣的苦惱，那就需要進行語言規範化的工作。小孩子的語音最容易糾正，他們最相信的是老師，他們無意中就摹倣教師的言談舉止，因此全國小学教師应当把学習標準語、爲語言規範化打基礎当作一項政治任務來看待。爲了使小学教師学好標準語，希望領導上能有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專門爲教師編寫適用的辭典，電台每天在業餘時間用標準語联播課文的講讀作爲示範，就像通过播音來教学俄語一樣。總之，語言規範化是需要的。小学教師在这一工作上能起很大作用，希望幫助教師，使之能对这一個意義重大的任務有足夠的認識，同時也要給予具体的必要的幫助。

最後是謝爾久琴柯教授發言。他說：大家提出來的問題，不僅關係到語言研究所的工作，而且關係到國家利益。我們必須建立統一的民族標準語，才能解决今天已經發現的許多語言方面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与民族問題》一書中說：“民族運動的力量决定於該民族廣大階層卽無產階級和農民參加運動的程度”(《斯大林全集》2卷303頁)。斯大林同志又說过：“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國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这裏所指的是民衆的口头語言，而不是官場的文牘語言”(同上書292頁)。应該有統一的共同語來進行全民教育，來团結各階層。談到民族的概念，要和書面的口头的全民語言的概念联系起來。由於歷史條件限制，全民性的漢民族語形成得很遲緩。現在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新中國，必須建立一個無論是哪個方言地區的人都能懂的全民的統一的語言。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建立这樣的一個在書面上和口頭上都統一的標準語。

新中國各方面的經濟联系日益加強，來往越來越頻繁，交通越來越發達，这些都促使我們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語。我們应該定出一個明確的語言規範，並且把它推行到各地。目前由於缺少統一的規範，就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例如：有的学生听不懂老師的話，有的老師听不懂学生的話；如果一個学生由某地轉学到另外一個地方，成績就会下降。剛才戲劇工作者和廣播工作者舉了一些例子，也是由於規範沒確定使工作受到影响。北京的廣播電台用北京話廣播，別处是不是都能听懂？能完全收到應有的教育效果嗎？这些問題廣播台的同志也应該考慮到。莫斯科的廣播苏联任何地方的听衆都能懂，能充分發揮教育作用。但在中國，南寧用北京話、白話(廣州話)、西南官話三种方言廣播；南京用北京話、上海話兩种方言廣播，这种情况是不能長期容忍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識分子应該掌握標準語的規範來促進新中國文化的發展。在北京演出的話劇是很好的，各方面的藝術很高。新中國的戲劇正在日益發展着，但是如果要到南方給不懂北京話的观衆演出，話劇的優點和教育作用就沒有了。譬如說，如果演給廣东人看，他們就看不懂。前些日子我們在南京、上海、南寧等地開了一些座談会，大家感到北京話的語音按照他們的話講是“很美的”。各地的学生也都要求老師教北京話，因爲他們感到北京話用处很大。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該考慮標準語这個問題，(轉12頁)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〇二二号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定期出版物

每冊定價人民幣二角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一九五五年七月号

第三十七期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社長　韋慤

編輯委員　丁西林　王力　呂叔湘　杜松壽　吳曉鈴　林漢達　高名凱　陸志韋　陳剛　倪海曙　韋慤　曹伯韓　莊棟　傅懋勣　葉恭綽　葉聖陶　葉籟士　鄭之东　黎錦熙　魏建功　羅常培

總編輯　林漢達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
北京景山东街四十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
北京景山东街四十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
北　京　虎　坊

總發行処　郵電部北京

訂購処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訂代銷処　全國各地新華

1—29.780

預訂
三個月三期　六角
半年六期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期　二元四角

寄費
1.平郵寄費不計
2.掛号郵費由訂戶負

阅读组 1955.7.29.